賭怪大戲客

第一部

鄧小閒 註冊商標

賭怪大飆客

鄧小閒

第一部

註冊商標

鄧小閒小説集

賭怪大飆客

第一部

鄧小閒

註冊商標

YUH TAY

鄧小閒小說集

賭怪大騷客

第一部

保證新稿

鄧小閒 註冊商標

徵稿啓事

親愛的讀者：

您看了多年的武俠小說，是否想動筆寫一部呢？或者您已寫好了一部處女作，無處投遞而束之高閣！讓本社爲您服務。

本社誠徵武俠稿件，更不惜巨資將您塑造成「古大俠」第二，遨遊於醇酒、美人與武林高手之間。只要將您的稿件掛號寄台北市重慶南路二段二十一號九樓之三「裕泰出版社編輯部收」就是您邁向「名」「利」雙收的第一步，稿件一經採用，稿費從優，並禮聘您爲「基本作家」。

裕泰出版社 啓

一

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

在一般人心目中，以爲江南金粉薈萃，冠蓋雲集，以及那荷塘映月，柳條拂風的輕靈意境，該是好去處。

然而塞外風寒的北國，却有另一番令人沉醉的景色，而不只是：一川碎石如大斗，隨風滿地石亂走的悲涼悽景。

當秋風掃過北國，塞外的山河就變成了彩色的世界，松花江的水，就像一川綠色水晶，顯得清明澄澈。

在松花江上游的長白山區，在秋日裡它更使人陶醉；凋黃的原野，血紅的落葉，畫一般的醉人色調，塗染了北國大地。

而在長白山的南麓，有一座長白牧場，佔地廣大，氣勢雄偉，是關東的最大一座牧場。就在這樣淡淡秋陽中，一個迷人的黃昏裡，長白牧場中飛騎奔出三匹快馬。馬上坐的是一個少女和兩個青年。

他們一路快馬加鞭，直撲天摩嶺。

長白山離天摩嶺不下千里路程，雖然他們騎術都很高明，而所騎的又是千里名駒，但在這樣崎嶇難行的山路上，奔馳了不過才三百里左右，人和馬都有些喘息了。

走在中間的少女抬頭看看天色，雙脚輕蹬，趕上前面的青年道：「大師兄，咱們還是在八道溝打個尖再走吧！如這樣一直趕下去，就算人能挺得住，馬也受不了。」

那個大師兄點點頭，却跟着又嘆了口氣，道：「救兵如救火，我也很擔心這樣趕下去馬會受不了，但咱們在八道溝絕不能久停，馬上些料，人打個尖，立刻就走，無論如何今夜五更前要趕到天摩嶺，否則不僅師父他們恐有危險，只怕整個牧場都將遭到空前刼難……」

他們說着話，三人三騎已經奔進了八道溝。

這個小集鎭雖然不大，但由於位置適中，得天獨厚，而附近又沒有其他的集鎭，所以也就顯得特別熱鬧，三教九流，五花八門，連跑江湖賣藝的都有。

此時不過初更將過，三個人走過一條大街，正想找家客棧給馬上些料，却發現前面不遠的廣場上，有五個滿臉橫肉的大漢，正圍着一個儒衫青年。

這三個人對八道溝當地各類人物倒是很清楚，那個爲首青年乍見五名大漢，不由神色一變，再看那個被圍的儒衫青年，竟是神態自如，背插一柄古老式的長劍，看樣子似乎很潦倒，

但又不像是本地人。

因爲圍住他的五名大漢，是惡名遠播的關東五虎，而他們五個人的背後靠山，却又是名震關東的黑道梟雄三環刀沈天寶。

光憑關東五虎的名頭，已經夠響的了，再加上個三環刀沈天寶，在這周圍三百里內，還眞沒有人能惹得起他們。

再看那儒衫青年，仍是一付滿不在乎的樣子。

這時大虎已經指着儒衫青年鼻子道：「小子，你既然帶着劍，一定是個會家子，亮傢伙吧！讓大爺領教你幾手。」

儒衫青年道：「在下是出外人，不想多事，還請各位高抬貴手。」

二虎不等他說完，已怒聲道：「咱們要是對每一個人都高抬貴手，老子喝西北風！」

儒衫青年冷聲道：「在下窮得連褲子都快送進當舖了，你們如眞找上我這個窮哈哈，恐怕連西北風都沒有機會再喝了。」

二虎冷笑道：「你如眞的脫掉褲子，老子們就高抬貴手一次。」

四虎接口道：「光脫掉褲子不行，還得在地上爬一圈學狗叫。」

五個人說完一齊大笑，連圍在四周看熱鬧的人，也被逗得大笑起來。

儒衫青年臉上始終沒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聲音却變得十分冷厲的，道：「五位還有什麼話說？」

大虎道：「咱們並不想跟你多說廢話，只是想看表演。」

儒衫青年道：「你們關東五虎是眞的想看表演？」

大虎剛一點頭，他突然發現儒衫青年的雙目中射出兩道逼人光芒，不由暗中一震，但根本沒有容許他有思考的餘地，一條人影竟比閃電劃空還快，青光乍閃，自五虎面前一晃而逝。

沒有人看清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儒衫青年依然站在原地，但關東五虎却躺在地上不動了，每個人前胸都有一道口子，屍體並沒有分別，但鮮紅的血却不停的向外湧出。

沒人看出他是怎麼拔的劍，怎麼出的手，事情的發生像是變魔術一樣，恐怕連關東五虎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死的。

圍在四周的人沉默很久，才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

騎馬三人中的那個少女，却忍不住低聲道：「好快的劍法，就憑這一劍，也值五千兩銀子……」

她那大師兄向她使個眼色，而儒衫青年的聽覺却特別靈敏，看了她一眼，冷冷的道：「在下自從學會殺人那天開始，從來沒有空手而回，關東五虎身上雖沒有帶銀子，却有人把他

們銀子送來。」

少女心中一動道：「是誰送銀子來？」

儒衫青年道：「關東五虎是沈天寶的看門狗，我既然宰了這五條惡狗，倒不怕狗主人不出面。」

少女變色道：「老兄是專爲找沈天寶來的？」

儒衫青年點點頭道：「在下聽說沈天寶在這個山窩裡勢力很大，而且還開了不少家賭場，每一場下來輸贏都是幾十萬兩銀子，我目前周轉欠靈，想找他借五萬兩銀子做路費。」

少女道：「老兄怎麼會用這種方式借錢呢？」

儒衫青年道：「我已經告訴過妳了，我是爲了賺錢才殺人的，不用這種方式，沈天寶肯借銀子給我嗎？」

少女搖搖頭道：「沈天寶不是一般普通江湖人物，老兄這種借錢方式太過分了。」

儒衫青年道：「就因爲他不是普通江湖人，我才不用普通手法借錢。」

少女想了一下道：「老兄所需的數目如果可以商量一下的話，小妹願盡一份……」

儒衫青年冷笑道：「並不是妳眞的願盡一份力量，而是妳想用五千兩銀子，買我去替長白牧場賣命。」

少女臉色一變道：「老兄是怎麼知道的？」

儒衫青年道：「妳剛才不是說過嗎，我殺死關東五虎的那一招劍法，能值五千兩銀子？」

少女紅着臉道：「不是只值五千兩，而是我們……」

她那大師兄輕輕咳了一聲，少女只好住口不語。

儒衫青年看了他們一眼，道：「我雖是爲了銀子殺人，但我從不計較報酬多少，更不討價還價，只看對方是否合我的胃口。」

少女趕忙接口道：「這樣說你是準備接下了？」

儒衫青年道：「現在還言之過早，如果我今夜不死，也得把五萬兩銀子花光了，要是還沒有大生意上門，才能再接妳的。」

少女急聲道：「那怎麼行，這關係着上千條人命。」

儒衫青年道：「誰教你們把價碼殺得那麼低，我殺死關東五虎每個人代價是一萬兩銀子，而妳們一千條人命却只肯花五千兩銀子。」

少女道：「情形不同，你現在是殺人，我們是請你去救人。」

儒衫青年冷笑道：「怎麼個不同法，難道不殺人，就能夠救得了人嗎？」

少女道：「我們目前只能出這個代價，請老兄幫我們一次忙。」

儒衫青年道：「我雖然有心幫忙，恐怕還有人不肯答應讓我走。」

少女怔了一下，突聞一個冷厲的聲音接口道：「不錯，在老夫的五萬兩銀子沒花光之前，你就不能再接第二票生意。」

隨着話聲，只見一個手提金環大刀的老人，輕飄飄的落在儒衫青年身前。

刀背上的三個金環映目生輝，不用問就知來人是三環刀沈天寶了。

沈天寶身後還跟着兩個老人，雙目半睜半閉，似乎剛從賭場輸了錢，顯得沒精打彩的樣子。但內行人只一眼就可以看出這兩個老傢伙內功已經練到了不着形象的境界。

少女那邊的三個人，乍見沈天寶現身，都不自覺的緊張起來。

而儒衫青年的臉上，却依然看不出有何表情。

沈天寶很仔細的打量他一眼，道：「閣下是怎麼稱呼，請恕老朽眼拙。」

儒衫青年冷聲道：「你愛怎麼稱呼都行，反正我不是找你套交情來的。」

沈天寶道：「你是爲銀子來的？」

儒衫青年道：「不錯，關東五虎狗眼看人低，所以我才殺了他們，但我相信你不會跟他們一樣短視。」

沈天寶一怔道：「閣下可否把話說清楚一點，老夫這幾年手風雖然不錯，但對過往的江

湖朋友却從沒有虧待過。」

儒衫青年道：「招待江湖朋友是你的事，何況你也有你的目的。」

沈天寶不解的道：「老夫不知你是指何而言？」

儒衫青年道：「我以爲你應該清楚，在下替你宰了五條不會看門的狗，只開價五萬兩銀子，不能算多吧！」

沈天寶氣極大笑道：「不算多，閣下只要能開出價來，老夫一定按碼付酬，不要說五萬兩，就是再加五倍，老夫自信還拿得出。」

儒衫青年哼了一聲道：「在下做生意從不拖泥帶水，你身上的全部家當，不過是三萬七千兩，而其中的一萬二千兩和那顆逐水珠，還是別人玩命賺來的，認眞說起來，我只是收你半價。」

沈天寶心中一動，趕緊伸手往懷中摸去。

儒衫青年却哈哈一笑道：「不用找了，我在殺了關東五虎時，利用收劍旋身的機會，已經順手從你身上把銀票收回來了。」

沈天寶本來還有點不大相信，但他伸進懷中的手，半天却又縮不回來，怔在當地，臉色變得十分難看。

儒衫青年却伸手從懷中掏出一把銀票，還有一顆碧綠色的珠子。

沈天寶再看那些銀票和珠子，正是自己帶在身上之物，却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被人家摸走的，單憑這一手，也就足以駭人了。

他心中雖然震驚，但表面仍是不動聲色的道：「你認識這粒珠子的主人？」

儒衫青年道：「這是林飛玩命從一個告老還鄉臟官手中弄到的東西，連他自己也沒想到，會在陰溝裡翻了船，路經八道溝，却被你這位沈大老闆洗刼一空，而且還幾乎丟掉了老命。」

沈天寶吃驚道：「林飛？你說的是名震江湖的塞外風林飛？」

儒衫青年道：「除了他還有誰，難道這就是你三環刀對待江湖朋友的禮數！」

沈天寶想了一下道：「你和林飛是一夥的？」

儒衫青年道：「他當獨行盜，我是跑單幫，咱們根本扯不上關係。」

沈天寶道：「這是誤會，老夫事先絕不知道他是林飛。」

儒衫青年道：「可能你是眞的不知道，現在關東五虎既然死了，可是你旁邊這兩位朋友還活着。」

站在沈天寶左首的老人冷冷地道：「跑江湖是賭命，跑場子是賭銀子，林飛既然輸掉了銀子，只能怪他賭藝不精，這可跟他塞外風的名號扯不上關係。」

儒衫青年臉色一寒道：「我想你說得很對，他輸了銀子是怪他賭藝不精，但他如果知道你們是天星指侯天蓀和飛毛腿曾助雄，恐怕你們早活不到現在了。」

侯天蓀似乎還想說什麼，但沈天寶却沉着臉道：「侯兄，他說的是眞的嗎？」

侯天蓀點點頭道：「是有這麼一票生意，但林飛並沒有自報名號，咱們可不知道他是塞外風。」

儒衫青年冷笑道：「你天星指和飛毛腿可是老關東，假如你們連塞外風林飛都不認識，那沈大老闆這塊金字招牌可就不用別人砸了。」

飛毛腿怒聲道：「認識又怎麼樣，假如你小子不服氣，咱們可以再擺一場，只要是你贏了，不但林飛的東西你可以帶走，連老夫這條老命也任憑吩咐。」

儒衫青年道：「好，在下對賭雖是門外漢，但我倒願意試試手風。」

曾助雄冷笑道：「最好你考慮清楚一點，老夫五歲學賭，七歲跑江湖，走遍東北九省，還沒有遇上名家，林飛雖然輸了銀子，老夫却不得不承認他是賭中君子。」

儒衫青年道：「君子欺之以方，林飛遇上你這個賭場小人，當然是血本無歸了。」

曾助雄道：「好說，好說！林飛也只有在賭場上還像個人樣，他自幼靠強盜起家，那裡還配稱君子。」

儒衫青年道：「名家當前，在下看來是非領教不可了。」

曾助雄道：「八道溝雖然是個小地方，但咱們的場子可不輸中原武林。」

儒衫青年道：「那樣太麻煩，在下生平不進賭場，咱們還是就地取材，一擲定輸贏，越簡單越好。」

曾助雄道：「閣下倒是很對我的胃口，老夫幼年學賭怕被人家看到，曾經躲在毛坑裡大賭了九天九夜，那一次可眞過癮……」

儒衫青年目中閃過一種異樣色彩道：「老兄在此時此地，能多想一點值得回憶的事情，總是好的。」

曾助雄道：「老夫就是爲了那次的壯舉，所以這三粒骰子一直沒有捨得丟掉，本來是想留着做個紀念的，却沒想到今天竟派上用場。」

他說着話已從懷中掏出三粒拇指大的骰子來。

儒衫青年接在手中掂了一下，淡然的道：「你先開始吧，強賓不壓主！」

曾助雄一怔道：「咱們的賭注還沒說清楚。」

儒衫青年道：「一擲定輸贏，咱們不是早就講過了，既然是輸家就沒有選擇的餘地。」

曾助雄點點頭不再說話，把骰子在手裡搖了一下，振腕往地上洒去。

光看他擲骰子的手法，就知是個中高手，骰子在地面上旋轉兩下，點數很快就出來了。兩個六一個五，加起來是十七點，如果那個五也變成六的話，就成了天豹，那樣一來儒衫青年根本就沒有翻本的機會，等於是輸定了，可惜只差一點。

儒衫青年冷冷一笑，也不說話，他彎腰撿起那個五字，屈指輕彈，把另兩個六字撞得在地面上不停旋轉，而且越轉越快，轉到後來竟變成一條銀線。

衆人正看得入神之際，突聞沈天寶一聲大喝道：「快退！」

隨着他的喝聲，一片金光已疾湧而出。

那片金光正是他仗以成名的三環刀，他一刀劈出之後，跟着又是一聲怒喝，趕忙收刀急退，可是仍然慢了一步，只見血光噴洒，人影翻滾，曾助雄的屍體却橫躺在地面，而人頭竟整齊的平擺在他們剛才擲骰子地方。

但在曾助雄人頭的頂門上，却併排的嵌進三粒骰子，那是三個六，也正是天豹，剛好比曾助雄所擲出的點子多了一點。

這一下把所有的人都看呆了。

儒衫青年仍是站在原地，他帶着玩味的表情，看看沈天寶道：「大老闆，勝敗乃兵家常事，曾助雄以一點之差落敗，但罪還不及斬首。」

沈天寶怒聲道：「小子，你不必得了便宜還要賣乖。」

儒衫青年道：「沈老闆的話是什麼意思？在下早已說過了，對賭是門外漢，雖以一點之差小勝，却全仗着手風好。」

沈天寶看看三環刀上被曾助雄屍體噴上的血漬道：「假如不是你在骰子上賭注內力，使老夫收刀不及，又何致誤傷了他……」

他似乎發覺自己說漏了嘴，趕忙住口不語。

儒衫青年哈哈一笑道：「在下雖然在骰子上取了一點巧，但以沈老闆的內功修爲，總不致連自己的大刀都控制不住吧？」

沈天寶紅着臉道：「老夫雖有息事寧人之意，但閣下却似有目的而來。」

儒衫青年道：「不錯，在下是爲銀子來的。」

沈天寶道：「如果是爲了銀子，咱們似乎可以商量。」

天星指侯天蓀趕忙接口道：「沈兄，這件事你可得愼重考慮，這小子已經殺了咱們六個人，如就此罷手，傳到江湖上，今後咱們就不用混了。」

沈天寶沉着臉道：「侯兄的意思呢？」

侯天蓀道：「請沈兄先纏住他，兄弟利用這段時間去召集人手，只要能宰了他，咱們不

必顧及手段。」

沈天寶道：「侯兄說的是，但你到那裡去召集人手呢？假如你利用這個機會，先到別處去躲上一段時期，再回來接收這個地盤，老夫並不反對。」

侯天蓀變色道：「沈兄說的那裡話，兄弟再不成材，總還不致於背棄老朋友……」

沈天寶截斷他的話道：「也許你沒有這個意思，但是誰也不願意跟自己過不去，尤其在性命交關的時候，必須先爲自己打算。」

侯天蓀嘆口氣道：「沈兄是要兄弟先接他一陣了。」

沈天寶道：「侯兄與飛毛腿是焦不離孟，該怎麼做你自己衡量一下吧！」

侯天蓀暗中咬了咬牙道：「好，請沈兄替兄弟壓陣。」

他說着話，人已直欺儒衫青年。

儒衫青年始終是站在原地，天星指欺進他身前五尺處，他仍然連動都沒有動一下。

這一來侯天蓀反而自動停下了，他已經暗中將全身勁力都運集在右指上，却沒有出手。

儒衫青年冷冷的道：「老兄沒有帶骰子吧？」

侯天蓀一怔道：「沒有，你也想跟老夫賭？」

儒衫青年道：「有了飛毛腿的例子，在下總不能厚此薄彼。」

侯天蓀道：「怎麼賭法？」

儒衫青年道：「你是靠天星指成名，就賭十根手指吧！」

侯天蓀怔了一下，隨即厲聲道：「好，說出你的辦法吧！老夫無不奉陪。」

儒衫青年道：「在下的辦法很簡單，我砍下你的十根手指作爲賭具。」

侯天蓀怒極大笑道：「老夫的指頭就在這裡，你自己來砍吧！」

他說着眞的平伸雙手，舉步緩緩的朝前走去。

但在距離儒衫青年身前三尺之際，他平伸的十指上，突然發出尖厲的銳風。

天星指侯天蓀也是江湖成名人物，他的指功雖然比不上少林的金剛指，但這全力一擊，仍可洞石裂碑，何況雙方的距離又是如此近。

他的指風發出之後，儒衫青年的身子果然微動了一下，侯天蓀當然不肯放過這個機會，伸出的雙手也不收回，身子竟比閃電還疾，直撲過去。

事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儒衫青年對他這麼凌厲一擊，竟然視若無睹，不閃不讓，等他發覺事情有異時，雙手十指已齊根插進對方前胸。

而幾乎在這同一時間，沈天寶已經配合他的行動，展開進攻，三環刀洒出朵朵金光，以雷霆萬鈞之勢凌空下擊。

可是就在沈天寶的刀光湧起同時，儒衫青年的身子也在驟然之間疾旋了一圈。空中響起很輕微的幾下響聲，以及侯天蓀的慘叫聲，而後一切又靜止下來。

這時侯天蓀已經躺在三丈外的地上，而他的十根手指却已齊根不見。

沈天寶右上胸有個小洞，鮮血雖然不停的湧出，似乎沒有傷到要害，他手握刀柄仍是一臉悍然之色。

儒衫青年看看地上已經碎成了肉片的侯天蓀那十根斷指，道：「沈老闆的三環刀果然名不虛傳，隨便出手一招，就把天星指的十指絞成了碎片，只可惜在下好不容易把賭具弄到手又被你毀去了！」

侯天蓀聽得臉色一變，道：「沈兄，我的十指眞的是你三環刀絞碎的？」

沈天寶點點頭：「他暗用內家眞力震斷你的十指，而後又當作暗器，在匆忙中兄弟一時不察，以致誤傷了侯兄。」

侯天蓀突然從地上跳起來，厲聲道：「誰叫你出手！」

沈天寶道：「我是怕他傷了侯兄的性命。」

侯天蓀冷笑道：「就憑這小子也能要了我的老命，老夫再笨，也不會硬把指頭朝他的無相神功上撞。」

沈天寶道：「我知道侯兄的解體大法已經練到六成火候，可是對方既然能把你的勁力原封不動的引到背後去，這無疑表示他的功力火候遠遠地超過你了。」

侯天蓀一怔道：「沈兄是從他背後絞碎我手指的？」

沈天寶道：「侯兄不是看見我從他背後發的招嗎？他把你的斷指引過來，我用刀劈開時，仍是勁力十足，當時我還以爲是暗器，直到我中劍退回後才看清楚。」

侯天蓀想了一下道：「既然是誤會就算了，但我不相信這小子就眞的能要了我的老命。」

他說着人又朝儒衫青年走了過來。

他的雙手十根手指雖然沒有了，但雙臂仍舊平伸，而且走路的姿式也很怪，身形不停搖擺，有若幽靈，輕飄飄的，三丈多距離僅一抬步就到了儒衫青年面前不及三尺之處了。

儒衫青年這時面色却很凝重，雖然他的劍還沒有出鞘，但從神態上可以判斷出他已經運集全力，準備出手一擊了。

侯天蓀停住脚步後，却突然衝着儒衫青年發出一陣有若鬼哭般怪笑，笑聲才起，四周的人都有一種大難臨頭的感覺，聽得毛骨悚然。

然而就在衆人怔神之際，侯天蓀平伸的雙臂，竟自動的脫離身體，快如離弦的疾弩，直朝儒衫青年攻去。

儒衫青年凝神靜立，雙手齊出，硬朝飛來的兩隻手臂抓去，他出手既快又準，但那兩截飛臂才一入手，一股奇猛的衝勁，却把他的身子撞得飛出好幾丈遠，侯天蓀正待乘勢追擊時，而儒衫青年却藉着翻滾之勢，身子一弓一彈，竟凌空躍起三丈多高。

幾乎在他身形躍起的同時，沈天寶右後方的大樹上，也飛落下一條人影。

雙方發動都快，而他們撲擊的目標，看上去似乎都是三環刀沈天寶。

兩條人影乍合即分，等沈天寶發覺不對時，他身前已經站着兩個人了。

其中一人是儒衫青年，另一個却是七十開外的老人，左腿和右手只剩下了半截，左手拄着鐵拐，右手的斷臂上却接着一支金鈎。

而他的金鈎與鐵拐上，却沾滿了血漬和碎肉。那是儒衫青年用侯天蓀的手臂攔擊時留下的。

雙方仍然對峙着，雖然他們都沒說話，但這一招硬接，二人心中已經有了譜。

侯天蓀乍見那個鐵拐老人，以及他失去的斷臂，像是在突然之間老了許多，吃力的朝老人一點頭道：「呂老，是你來了……」

鐵拐老人冷冷的道：「當然是我來了，你的解體大法既然被人澈底解了體，現在存留的只不過是一具行屍走肉，實在沒有再活下去的必要。」

「呂老的意思是……」

鐵拐老人厲聲道：「老夫的意思很簡單，你自己了斷！」

侯天蓀不服氣的道：「這小子不過是靠運氣好，我不相信他能逃過我的最後一解。」

鐵拐老人大怒道：「混賬，你不但有眼無珠，而且至死不悟，假如你早知道他是鏢客尤不平，你還以爲他是靠運氣好嗎？」

侯天蓀駭然的道：「他是鏢客尤不平？」

鐵拐老人冷聲道：「你怎麼不去問他？」

侯天蓀垂首不語，儒衫青年却哈哈大笑道：「鐵拐金鈎呂半仙確不愧半仙之稱，僅見一面竟能認出在下。」

鐵拐金鈎臉色動了一下，道：「老夫認識你並不算稀奇，因爲我在三年前就見過你了，但你是怎麼知道老夫叫呂半仙的？」

尤不平一怔，道：「據在下所知，你很少離開關東，三年前咱們是在那裡見過，請恕在下健忘。」

呂半仙道：「咱們有一份人物表，凡是江湖成名人物，那份表上都列有他的名字、圖像和簡歷，由於你的身分不同，所以被排在前十名，老夫是在圖中認識你的。」

尤不平冷笑道：「在下倒是很榮幸，竟然能上了你們的排行榜。」

呂半仙哼了一聲道：「那是生死簿，凡是排在前十名的，都得優先死亡，你現在活着也只是時間遲早而已。」

尤不平道：「排在前十名的除了在下而外，那九個人是誰？」

呂半仙道：「請恕老夫不能奉告，因爲你離死亡已經不遠，老夫才事先打個招呼，也讓你死得明白一些。」

尤不平笑笑道：「這樣說在下一定是排在最前面了，假如在下不死，其他九個人也都不應該死。」

呂半仙道：「不錯，但老夫只能告訴你這些。」

尤不平道：「這樣說來在下爲了其他九個人，也得好好珍惜自己。」

呂半仙漠然的道：「你的生死可不是你自己所能夠決定的。」

尤不平想了一下道：「原來你是從畫像中認識我的，但我却在興安嶺見過你三次，而且每次你都是扶着鐵拐，靠在牆角邊像一條看門狗。」

呂半仙怒聲道：「放屁，老夫是何等身分，豈有靠在牆角之理。」

尤不平道：「就算你不是靠在牆角好了，但至少你沒有坐在大廳中間的正位上。」

呂半仙想想道：「坐在那裡並不重要，但老夫却不信你能進出興安嶺三次而不被發覺。」

尤不平道：「信不信是你的事，在下去年曾去過興安嶺二次，今年初又去了一次，只是這一次運氣不好，正趕上大雪，我不想驚擾你們，只好在雪窟裡睡了兩天兩夜，最後餓急了，出來想找些東西吃，却沒想到竟摸進你們果園去了，遇上一株梅樹，結了滿樹梅子，雖沒成熟，味道還算不錯，所以我一口氣就把它吃了個精光……」

呂半仙不等他說完，已經跳起來大叫道：「混賬小子，原來那一百零八粒寒冰棗竟是被你偷吃的！」

尤不平道：「什麼寒冰棗我可沒見過，在下因爲餓急了，只是吃幾個生梅子，怎麼能算是偷。」

呂半仙冷聲道：「你眞是孤陋寡聞，既然天還飄着大雪，梅花不過剛放，怎麼會結成果實。」

尤不平道：「在下是飢不擇食，那裡想到那麼多，怪不得我吃起來沒有一點梅子味道，不但不酸，還甜甜的。」

呂半仙恨聲道：「寒冰棗乃千年難得一見的靈物，普天之下只有興安嶺的氣候才能生長，它含天地間最寒陰之氣，孕育成苗，三百年開花，五百年成實，這株寒冰棗已經有四百八十

七年，僅差十三年即大功告成，想不到竟被你這小子毀於一旦。」

尤不平道：「你說得那麼神奇，在下把整株的棗子都吃完了，却沒有感到什麼不同之處，反而害得我好幾天吃不下飯。」

呂半仙神色一動道：「你現在感覺如何？」

尤不平道：「我現在很好，吃得飽，睡得着。」

呂半仙厲聲道：「老夫不信，寒冰棗乃承天地間至寒至陰之氣而成，常人吃上一粒，不死也將落個終生殘廢，你吃了一百零八粒，絕不會如你所說的那麼好過。」

尤不平道：「我現在不是好好的嗎？」

呂半仙目現凶光道：「老夫自然有辦法證明，咱們原先以爲寒冰棗是被看園的十八金剛偷吃了，等到把他們殺了之後，破腹檢查，才知道他們十八個人死得冤枉。」

尤不平道：「你的意思是要把我也殺了，破腹檢查一下。」

呂半仙道：「假如你眞的偷吃了寒冰棗，絕對消化不了，現在一定還是留在胃裡。」

尤不平道：「本來是留在胃裡的，可是在下一直感到很不舒服，後來找到一個江湖郎中，經他診斷結果，要去了我五百兩銀子，給我半塊千年龜壳，我把它燒成灰，用無根水冲開喝下去就好了。」

呂半仙臉色一變，道：「你說的可是眞話？」

尤不平冷聲道：「你還不夠資格在我面前聽到假話。」

呂半仙一撑鐵拐，跳過來就想動手，但他仍然忍住了，道：「那個江湖郎中叫什麼名字？」

尤不平道：「我花銀子看病，何必一定要問人家名字！」

呂半仙道：「你不說老夫也知道。」

尤不平道：「你知道又何必問我！」

呂半仙冷聲道：「老夫只是想證實一下，你雖然服下了千年龜壳，老夫還是要殺你。」

尤不平道：「寒冰棗早就變成大便了，你還殺我有什麼用！」

呂半仙道：「寒冰棗雖已消化，其精華必滲入血液，老夫殺人吮血，照樣可增加百年修爲。」

尤不平道：「辦法是不錯，但你既然想靠我的血液增加修爲，你還有能力殺我嗎？」

二

呂半仙想了一下，道：「老夫如果殺不了你，就只好被殺，既然被我遇上了，我絕不放過這個機會。」

尤不平道：「我看這樣不大好吧！你們來此的任務不是找我拚命，只是想阻擋我一下，使你們能有充份的時間，進攻長白牧場。」

呂半仙變色道：「小子，你是怎麼知道的？」

尤不平道：「我是從你們行動上判斷出來的，我既然是你們黑名單上重要人物，可見我的一舉一動早在你們監視之中，我既然答應接下長白牧場這票生意，你們就必須設法阻止我，因爲你們必須取得長白牧場的收入，才能使你們在這個即將來臨的漫長冬季裡生存下去。」

呂半仙大聲道：「小子，你知道的眞不少，這樣一來老夫更是非殺你不可了。」

尤不平冷然的道：「恐怕你這是言不由衷吧！」

呂半仙道：「不錯，老夫未必有十成把握殺死你，但你活着就是咱們威脅，不管用什麼手段，老夫誓非殺你不可。」

尤不平大笑道：「你連一成殺死我的把握都沒有，相反的你却有十成被殺的可能，所以我說你言不由衷，因爲你們此來要殺的對象，不是在下，而是三環刀沈老闆。」

沈天寶反而一怔道：「他們爲什麼要殺我？」

尤不平道：「我以爲你早就該想到了，剛才如不是多虧侯天蓀那兩條手臂幫忙，你能接下呂半仙的鐵拐金鈎凌空一擊嗎？」

沈天寶仍是不信的道：「他爲什麼要殺我？」

尤不平哈哈一笑道：「沈兄，事情既已攤開了，你還想在八道溝待下去，何況人家早就注意到你了。」

沈天寶嘆口氣道：「都怪老朽無能，我雖然處處小心，想不到仍被他們看了出來……」

他一句話還沒有說完，空中已疾如電光石火般撲下一條人影。

隨着人影出現的同時，一片無形的劍氣，已把沈天寶周圍三丈內的退路全部封住了。

尤不平臉色一變，正想撲過去，而呂半仙却在這間不容髮之際，金鈎配合着鐵拐，連攻出十一招。

尤不平硬被逼退七步，不由目中殺機驟湧，反腕拔出長劍，大喝道：「沈兄左手！」

他人隨劍起，但見青光流動，凌空一閃，一切又都平靜下來。

這一道青光比起剛才那條人影不知快上多少倍。

青光過去之後，現場的情況已有了很大的變化。

三環刀沈天寶這時是左手握刀，一條右臂已經被砍成三段散落在地上。呂半仙的鐵拐金鈎被劍氣削斷了，他僅存的右腿和左手，也被絞碎洒在地上。

沈天寶身前三丈外躺着一個八九十歲的老人，他的四肢已被劍氣絞得血肉模糊，雖只剩下半截身子，但他雙目中仍充滿了凶光，狠狠的盯着尤不平。

尤不平走過去替沈天寶斷臂止住血，傷口上洒了一些藥，又給他服下一粒丹丸，才苦笑道：「都怪在下自作聰明，害得沈兄失去了一條右臂。」

沈天寶道：「老弟說的那裡話，如不是你出手得快，老朽所失去的就不僅是一條胳臂了。」

尤不平道：「是在下把他們估計低了，我以爲沈兄既已練成左手刀，對付一個駱北通應該沒有問題。」

沈天寶道：「老弟早就知道來人是駱北通了？」

尤不平道：「不錯，是我忽略了他素有劍煞之稱，直到他現身出手，我才看出他的劍法

不錯，當時又被呂半仙耽誤了一下，以致造成沈兄失臂之痛。」

沈天寶哈哈一笑道：「老朽既然練成了左手刀，這條右臂留着反而是多餘的，我倒是應該感謝駱北通的成全才對。」

尤不平知道他是自我解嘲，倒不便再說什麼，遂轉過話題道：「在下剛才一時情急使出那一劍，把他們另外一個人也嚇跑了，這三個人已經成了殘廢，沈兄處理一下吧，咱們也該上路了。」

那個少女聽尤不平要走，趕忙接口道：「喂，老兄原來就是大名鼎鼎的鏢客呀！」

尤不平道：「在下是鏢客不錯，但大名鼎鼎却不敢當。」

少女道：「你的名氣本來就很大，有什麼不敢當。」

尤不平道：「在下是靠着保鏢糊口，如果名氣太大了，誰還敢找我？」

少女道：「咱們談的事算不算數？」

尤不平道：「什麼事？」

少女道：「當然是保鏢的事，你不是答應過我了。」

尤不平道：「在下替人保鏢一向有個不成文的規矩。」

少女道：「什麼規矩？」

尤不平右手一伸，道：「先收訂金後看貨，妳既然開價五千兩銀子，至少也要先交一半訂金。」

少女紅着臉道：「我出門很少帶銀子，等到了長白牧場一次付清行嗎？」

尤不平道：「不行，行有行規，到了長白牧場妳要賴賬我可沒有辦法。」

少女怒聲道：「憑長白牧場的招牌，會賴你五千兩銀子，你未免欺人太甚。」

尤不平道：「這可難說，憑鏢客的大名，誰又相信爲了五千兩銀子賣命，假如還沒有到長白牧場，走在半路上被人殺了，那才更冤。」

少女想想道：「你說的話也有道理，因爲想殺你的人太多了，可是咱們目前又必須請到一位像你這身手的鏢客。」

尤不平搖搖頭道：「在下也很想替小姐效勞，但我却不能破壞自己的規矩。」

少女道：「除了銀子以外，沒有別的可以商量嗎？」

尤不平道：「假如妳拿不出一半訂金，找一位在江湖中有聲望的保證人也可以。」

少女怔了一下，道：「我很少在江湖上走動，雖認識幾位武林前輩，但一時之間又到那裡去找，我這兩位師兄作保行不行。」

尤不平看看和她隨行的兩名青年，道：「不行，在下跟兩位陌生得很。」

少女急聲道：「那怎麼辦，在八道溝我再也找不出其他的人可以作保了。」

尤不平道：「假如妳能找到天摩劍客關重九作保，在下倒可以考慮。」

少女星目一亮道：「你認識關老前輩，咱們正是要去天摩嶺請他幫忙的。」

尤不平道：「不認識，但天摩劍客的名氣比我大多了，只要他肯拍下胸脯，這趟鏢我就保定了。」

少女還想說些什麼時，她身後突然傳來一陣大笑，道：「老朽想偷個懶都不行，尤老弟，你可別再逗雲丫頭了。」

隨着話聲，一個背插長劍的老人，已緩步走了出來。

少女見到那個老人，趕忙施禮道：「關老前輩，原來您早就來了，幾乎讓我跟師兄白跑了一趟天摩嶺。」

老人不等她說完，又是一陣大笑，隨即朝尤不平拱拱手，道：「尤老弟，難得承你看得起老朽，只要老弟肯賞臉，老朽任憑吩咐。」

尤不平冷笑道：「天摩劍客關重九關老爺子出面，誰敢不賞臉。」

關重九一呆道：「老弟，這是什麼話，咱們雖是第一次見面，但老朽對你老弟的爲人可是心儀已久。」

尤不平道：「不敢，不敢！在下出生也晚，對關老爺子昔年俠義雄風，不勝仰慕！」

關重九又是一怔，但隨即大笑道：「那裡，那裡，人老了往事不提也罷！」

尤不平道：「過去事不提可以，但目前有件事却非要麻煩關老爺子不可。」

關重九道：「老弟是指銀子？」

尤不平搖搖頭道：「既然有你關老爺子出面，別說區區五千兩銀子，就是五十萬兩，在下也不怕長白牧場賴賬。」

關重九道：「既不是爲了銀子，還有何事需要老朽効勞？」

尤不平指指躺在一旁的天星指侯天蓀道：「此人在興安嶺不過是個三流角色，而他的解體大法却已練到六成火候，在下久聞關老爺子精通各派武功，想請你研究一下。」

關重九道：「老朽雖然略懂一點這種邪法，但從不染指，只怕有負老弟厚望了。」

尤不平道：「興安嶺練成這種解體大法的人，恐怕不止侯天蓀一個人，在下是想請關老爺子研究破解之法，不敢要求你習此邪法。」

關重九想了一下道：「老朽曾在醫書上看過一段記載，但不知是否有效……」

他說着人已朝侯天蓀走了過去。

侯天蓀起先還不怎麼注意，但見到關重九的表情後，不由臉色大變，道：「你是……」

關重九不等他說完，已經把口一張，一道血箭疾噴而出。

說也奇怪，已經解去四肢的侯天蓀，身上並沒有流過一點血，但此刻被關重九噴出一口血箭之後，不僅是傷口處鮮血翻湧，而那半截身子更如同洩氣的皮球，胸腹下陷，很快的變得就只剩下一堆衣服了。

尤不平看得皺眉道：「關老爺子，你向他下毒？」

關重九喘着氣道：「習練此法的人，血液裡均蘊藏有劇毒，破解此法必須提足三味眞火，咬破舌尖，而後以純陽眞氣凝血成箭，即可破解，但也最耗眞力。」

他說着又喘了一口氣，臉色却變得更加蒼白。

尤不平趕忙從懷中掏出一粒藥丸道：「這是少林寺的九轉丹，關老爺子，你服下去調息一會吧！」

關重九接過丹丸，撕破外層臘壳，只覺清香撲鼻，不由讚道：「好藥……」

可是當他把那粒九轉丹剛送到嘴邊時，尤不平已疾如閃電般點出了一指。

雙方距離本來就很近，再加上尤不平的超人身手，關重九雖然發覺得快，及時閃開前胸死穴，但他中樞穴上仍被點中。而尤不平在一招得手後，竟運指如風，一連又點中了他身上十二處要穴。

這位年輕鏢客，他剛才在談笑之間，連殺了六七個人，不過是舉手投足的事，但這一次他出手點中關重九的穴道，似乎已用上了全力，一陣指風過後，他額頭已隱現汗珠。

站在一旁的少女，怔了下神，才跳起來大叫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尤不平冷着臉道：「有很大意思，等一下妳就知道了。」

少女怒聲道：「我不想等，現在你就得給我個交代！」

尤不平走過去自關重九手中拿回那粒丹丸道：「給妳交代的人來了，你去問他吧！」

少女回頭一看，不由嚇了一跳，原來在她身後赫然又站着一個關重九。

不管是裝束、長相，這個關重九跟躺在地上的關重九竟是完全一樣。

少女呆了一呆道：「這是怎麼回事？」

後來的關重九沉着臉道：「丫頭，現在是什麼時候，妳還那麼任性，今天夜裡如果不是遇見尤大俠，不僅長白牧場要被妳毀掉，連你們這幾條小命，也都要留在八道溝了！」

少女似乎被人說中了心事，有些不安的道：「關老前輩，你們到底是在變什麼魔術，我眞弄不清，你們誰是眞的誰是假的？」

關重九嘆了口氣道：「妳不清楚的事還多哩，現在過去看看，不就知道誰是眞的誰是假的了。」

少女聞言，一個箭步人已到了躺在地上的關重九前面，伸手就待朝他面上抓去。尤不平急忙出聲阻止道：「用劍，不可以用手！」

少女怔了一下，已會過意來，伸手拔出長劍順勢輕挑，劍尖上已多了一張薄薄的精製人皮面具。再一看地上躺着的那個人，她不由驚叫起來，連手中的長劍掉在地上她都不知道。

原來地上躺着的這個假關重九，那張人皮面具一去掉，現出本來面目，根本就不是人像，雙目凸出，鼻口連在一起，而且滿臉是毛，形若猿首，那裡還像個人。

這一來連尤不平和眞的關重九都有些意外，兩人對看一眼，似乎都想不起此人來歷。

尤不平沉思很久，仍是搖搖頭道：「在下三入興安嶺，見到他們不少高手，就是沒有見過此人。」

關重九道：「老朽棲身天摩嶺三十多年，幾乎把關東有幾塊石頭都摸清了，可也想不起這個怪物是誰。」

三環刀沈天寶剛才斷臂後即已離開現場，這時正匆匆趕來，身後還帶着兩名青年，三個人背上都揹着個小包袱，他走進現場乍見地上的那個怪物，不由吃驚的道：「怎麼他也來了？」

尤不平道：「沈兄認識他？」

沈天寶道：「我曾聽說過興安嶺有這樣一個人，他列身七大護法之一，叫做千手靈猿萬面人，不但一手暗器獨步關東，而他的易容術更是武林一絕，因爲他這張面孔長得太難看了，所以很少在江湖上出面。」

尤不平道：「沈兄可知他的武功底子如何？」

沈天寶道：「這個老朽不大清楚，他既然名列七大護法，身手應不會太差。」

尤不平想了一下道：「他的身手可能不錯，但眞才實學却有限，尤其在內功修爲方面，他恐怕比沈兄還要差上一大截。」

沈天寶苦笑道：「老朽連駱北通一招都接不下，怎會是萬面人敵手！」

尤不平道：「沈兄不是他敵手是事實，但那不是他的眞才實學，駱北通一劍削去你的右臂，却是憑眞才實學。」

沈天寶不解的道：「老弟似乎又有了什麼發現？」

尤不平點點頭道：「如果在下猜得不錯，這個萬面人才是興安嶺上解體大法的眞正高手。」

關重九接道：「不錯，剛才侯天蓀似乎認識他，但却被他搶先出手殺了。」

尤不平道：「這只是猜測，並不能證實，但從我九成眞力的一指上，證實了他是解體大

法高手。」

關重九一怔道：「老朽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以尤老弟的修爲，就算他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身，也要被點個前後胸對穿。」

尤不平道：「在下當時也以爲他練成了佛門金剛之體，由於心中不服，所以一口氣連點了他十多指，而且每一指都運集了十成眞力，雖然從他的雙目中可以看出他內心所受的痛苦，但竟未傷到他分毫皮肉，後來聽沈兄說他是興安嶺的七大護法之一，我才從各種經過，判斷他是修練解體大法的高手。」

沈天寶仍是不解的道：「老弟又是怎麼判斷出他的內功修爲不高呢？」

尤不平道：「這是關老前輩的提示，萬面人隱身在那株大樹上時，關老前輩爲了提醒我，故意在他身旁弄出一點響聲，可笑這個怪物還以爲是自己不小心碰上樹枝，由於他很少在江湖走動，缺少臨敵經驗，心中一慌，所以就隱身在原來的地方一直不動，假如他內功好的話，一定可以發現關老前輩就藏在他身後不遠之處。」

關重九苦笑道：「假如他內功好的話，老朽可能已無法活着和各位見面了。」

尤不平正色道：「萬面人的解體大法練到什麼程度，晚輩不敢斷言，但以侯天蓀身手推測，在那種情況之下，關老前輩似很難倖免。」

關重九嘆了口氣，道：「老朽自以爲這些年來，底子已經練得不錯了，但跟你老弟一比，才知道江湖雖大，可眞沒有咱們這些老傢伙落脚之處了。」

尤不平道：「老前輩的修爲豈是晚輩可以望其項背，而前輩所吃虧的，也就是因爲很少在江湖走動，晚輩由四歲學武，先後曾認了九位師父，加上先父正好是十個人，在他們十位老人家當中，除了先父把我當兒子外，但其他九位却從不把我當徒弟，更嚴格規定不准我叫他們師父。」

關重九道：「他們眞是怪人，但也是高人……」

尤不平道：「他們既不怪也不高，只知道把自己限定在固定圈子裡孤芳自賞，否則以他們的修爲，如肯獻身江湖，天下武林也不致弄成現在這個樣子了。」

關重九不以爲然的道：「人各有志，那可是勉強不了的，不知老弟所說的那九位高人大名可肯見告。」

尤不平道：「晚輩跟他們學武之初，就曾立下重誓，不但不能說出他們的名字，連他們的相貌也不准說。」

關重九道：「老弟可知他們現在隱居何處？」

尤不平道：「早死了，一個都沒有剩，因爲他們彼此之間從不連絡，住的雖然隱秘，最

後仍被敵人個個擊殺，反而使先父也陪上一條命。」

關重九道：「他們終年隱居，怎麼會有仇人……」

尤不平道：「老前輩也是終年隱居天摩嶺，不知是否有仇人？」

關重九道：「老朽棲息天摩嶺三十多年，自信沒有結過一個仇家。」

尤不平冷笑道：「既然如此，這個萬面人爲什麼要冒充前輩？」

關重九一怔道：「他們可能是爲了長白牧場吧！」

尤不平道：「既然如此，前輩就不該殺他！」

關重九道：「老朽並沒有動手……」

尤不平哈哈一笑道：「前輩這趟渾水是蹚定了，我看你用不着再裝啦！」

關重九還想再說什麼時，尤不平却已走到萬面人的身旁，一言不發舉手就拍落在怪人的頂門上。

他一掌劈出之後，隨即彎腰在萬面人後腦門上拔出一根松針，屈指輕彈，那根松針已不輕不重的插在關重九的長袍前襟上。

關重九看看前胸那根松針，臉上顯出一片無可奈何的苦笑。尤不平却是一臉肅色道：「晚輩十成功力未能傷到人家一點皮毛，前輩一根松針却要了這怪物的老命，總不能再說沒有

殺人吧！」

關重九有些不安的道：「老夫並非有意欺瞞，只是擔心老弟上了那個怪物的當，因爲解體大法非一般武功可比。」

尤不平道：「我很感激前輩關懷之情，但你殺了人不認賬，却硬朝我身上栽，這就叫晚輩不敢領教了。」

關重九嘆了口氣道：「看來這趟渾水老朽是蹚定了。」

尤不平道：「晚輩肯說出認師經過，目的在提醒前輩，老躲着不是辦法，早晚人家都會自動的找上門來。」

關重九道：「老朽何嘗沒有想到這一點，但原先我總以爲有你們幾位年輕人應付就夠了。」

尤不平伸出左手，攤開掌心，指着一小塊樹葉上面「仿冒」二字道：「前輩留言示警，我就想到你仍有意獨善其身，但你有沒有想到你這抽身一走的後遺症？」

關重九不解的道：「老弟不是已經向萬面人作過測驗，證明了他不是老朽，就算我沒有事先揭穿他，相信你也不會上他的當。」

尤不平道：「很難說，我是接到前輩所留的『仿冒』二字，才想到他的身分可能有問題，

所以我才故意跟他說只有見過一次面，後來又拿出前輩的清血轉功丹，他竟然不認識，才證明他是冒牌貨，爲了減少麻煩，我只好逼着前輩現身。」

關重九道：「不是老朽有意偷懶，看了你老弟今夜的表現，我有自知之明，還是藏拙一點好。」

尤不平道：「晚輩所做的種種措施，都是臨時被逼出來的，先父過世時，我只有十五歲，流落江湖四海爲家，而且還要躲避仇人，十年來耳濡目染，江湖上各層人物，我大多接觸過，變成今天這個樣子，連我自己也覺得太狡詐，又怎能怪前輩看不順眼。」

關重九正容道：「老弟乃性情中人，老朽以人格擔保，對你只有尊敬，絕無絲毫輕視之意。」

尤不平道：「晚輩只是就事論事，前輩何必那麼認眞，既然你決定插手，咱們也該上路了。」

關重九道：「長白牧場既牽涉在內，事實上也不容許老朽置身事外。」

尤不平道：「晚輩與長白牧場淵源，比起前輩還深，這些話咱們以後再談，但目前有一件事必須勞駕前輩。」

關重九怔了一下，才指着沈天寶身後那兩名青年道：「你說的可是他們兩人的事？」

尤不平點點頭道：「他們可能都是沈兄的門下……」

沈天寶接口道：「他們都是我的侄子，我哥哥英年早逝，把他們託孤給我時，才只有三歲，老大練的是左手刀，叫沈宋賓。老二練右手刀，叫沈長賓，如果他們雙刀配合，連老朽也接不下十招。」

尤不平道：「沈兄，你們沈家還有些什麼人？」

沈天寶道：「除了他們兄弟之外，沈家再沒有人了。」

尤不平臉上突然顯出沉痛之色，道：「沈兄用心良苦，在下有生之年都會感激，但你不該用這種方式訓練他們，至少也該爲沈氏門中留下一脈香火。」

沈天寶目中一亮，道：「想不到老弟的修爲，居然達到無我無相境界，只一眼就已看出他們的底子。」

尤不平道：「這與武功無關，完全是經驗，我自幼就在競爭中求生存長大的，什麼樣殺手我都見過，我們雖然需要武功，但不一定要靠武功而征服別人，尤其像他們這種年齡，更不該把他們訓練成職業性的殺手。」

沈天寶黯然一嘆道：「老朽身受老弟和令尊大人數度救命之恩，縱然是沈家絕後，也無從報答你們兩代恩德於萬一，尤其對於令尊大人的遇害，事因老朽而起，我午夜夢廻，無時

不思粉身以報。」

尤不平道：「家父遇害與你無關，就算眞要報仇他還有我這個兒子，在下從來未把報私仇之事列爲第一優先，在我能力未及報仇之前，更應該多做些有益江湖同道之事，何況目前天下武林正值多事之秋。」

沈天寶道：「老朽乃一江湖俗夫，怎敢跟老弟這種天生超人相比，但老朽自從接下老弟交代的任務，在八道溝鬼混一年之後，才發覺興安嶺實力大得驚人，我竟然找不出一個可以信任之人，所以我才在他們兩兄弟身上下點功夫，把他們訓練成爲超級殺手。」

尤不平道：「這樣一來他們不是更加對你起疑嗎？」

沈天寶道：「不錯，起先只有關東五虎在此對我注意，後來竟連侯天蓀、駱北通等都來了。」

尤不平道：「沈兄做得太急了，你每年如多付給他們幾十萬兩銀子，大概還不致被他們發現得這麼快。」

沈天寶道：「那可不行，八道溝本地人並不富有，全靠一般過往商旅，而且老弟又有交代，不得在正當生意人身上動手脚，大肥羊多數都被三三會的人刼去，咱們只能撈點小油水，所以五年下來，成績並不理想，總共數字還不到五百萬兩銀子。」

尤不平目中一亮道：「沈兄所說的三三會，可是指的興安嶺？」

沈天寶道：「正是他們，老朽在八道溝混了五年，也只打聽出這三個字，還是從關東五虎他們口中得知的。」

尤不平道：「這已經是不錯了，在下三闖興安嶺，却連一個字都未能打聽出來，現在咱們既然知道了這個組織叫三三會，今後朝這個目標着手，就沒有錯。」

沈天寶道：「恐怕很難，老朽曾在暗中捉住他們兩個人，但口風却緊得很，一問三不知，我只好把他們給殺了。」

尤不平道：「像這種機密大事，小脚色不可能知道太多，下次我想辦法捉他們兩個護法級人物，也許能問出一點名堂。」

他說着却朝沈家那兩兄弟招招手，道：「兩位請過來拜見關老前輩！」

二人依言走到關重九面前，叩了個頭，却不知說什麼好。

關重九搓搓手道：「老弟，你何必來這一手。」

尤不平道：「咱們這一路上可能不大好走，這兩位小兄弟倒是很好幫手，可惜他們武功走的是凶狠路子，出手勢必殺人，請老前輩出手把他們幾處主要穴道打通，使他們能收發由心，將可減少很多不必要的死亡。」

關重九抓住二人脈門把了一下，道：「他們基礎打得很穩，縱然穴道打通了，只怕一時之間也難改得過來。」

尤不平笑道：「那就麻煩前輩好人做到底，再送他們兩粒仙丹。」

關重九搖搖頭道：「老朽這次下山是跟自己過不去了。」

尤不平道：「假如前輩留在天摩嶺，也同樣的跟自己過不去。」

關重九不解的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尤不平道：「道理很簡單，那個怪物是以你的身分出現的，不管他是在八道溝或長白牧場殺了人，都有人會找上天摩嶺，那時前輩的麻煩可就更大了。」

關重九嘆了口氣，道：「看來這也是天意。」

尤不平道：「不錯，不管你下不下山，這趟渾水反正你是蹚定了。」

關重九苦笑道：「老夫遇上你，是被你吃定了。」

他說着已從懷中摸出兩根金針，並遞給二人兩粒丹丸，道：「二位把藥吞下去，盡量放鬆肌肉，老夫這就開始了。」

他等沈家兄弟吞下藥丸後，雙手疾出，金針已同時刺中二人身上七處穴道。

他出手奇準，衆人剛見金光閃動，他已經收起了金針，微見喘息的道：「好了，尤大俠

還有什麼吩咐？」

尤不平對他歉然一笑，沒有再說什麼。沈家兄弟正想再跪下叩頭時，關重九已阻止他們，道：「好了，好了，快別來那些俗套，你們只要記住以後少殺幾個人就行了，否則尤大俠不知又想出什麼花樣來整老夫呢！」

二人只好說聲謹遵前輩令諭，便一齊退回沈天寶身邊。

沈天寶朝二人看了一眼，不由心中一動，暗道：「好高明的手法，竟能在這片刻之間，把他們的殺氣化去不少，更難得的，是使二人平添了三成以上的功力。」

尤不平這時却一整肅容，走到關重九面前道：「前輩這份人情晚輩記下了。」

關重九仍是冷聲道：「不必，老夫說過遇上你只好認命，還有什麼人情可談，此地既然沒有別的事，咱們該上路了。」

他說着朝那少女等三人招招手，轉身朝長白牧場走去。

沈天寶叫來一名中年漢子，告訴他把那些屍體埋掉，並散去場子，而後回到中原等候消息。

該做的事都做完了，於是在尤不平領導之下，一行四人，隨在關重九後面，也朝長白牧場趕去。

長白牧場不僅是關東最大牧場，而且經營得也很出色，場主叫陸上飛，三十年前曾是關東的風雲人物，被人稱爲塞上隱農，後來因爲專心經營農場，便很少過問江湖中事。跟關重九先走的那個少女，便是陸上飛的獨生愛女陸小雲。那兩個青年是他兩個弟子，一個叫林清鎮，年小的叫李石生。

在塞外有一股勢力最大的馬賊，他們有三個頭子叫做長白三煞。這三個人不但武功高強，而且心狠手辣，每逢農作物收穫期間，他們會依時來到長白牧場，糧食銀兩洗刼一空，甚至連鷄鴨也別想逃過一隻。

原先大家都以爲興安嶺是長白三煞的老巢，直到近兩年來江湖上才知道興安嶺是一個神秘組織，而長白三煞只不過是其中的小頭目之一。

長白牧場在上一次收穫季，沒有受到任何損失，那是碰巧遇上一位蒙面客出現，把長白三煞打跑了，並且還殺了他們不少手下。

但三煞在上次受挫後，曾發誓要在這一季收成時，加倍討回，而且還要血洗長白牧場。陸小雲在得到這個消息後，便和她的兩位師兄偷偷離開牧場，趕往天摩嶺去搬救兵，找天摩劍客關重九，却沒想到在八道溝遇上尤不平，而關重九也剛好來到八道溝。

關重九與長白牧場，似乎還有某一種很微妙的關係，連陸小雲也不知道，當然外人更無

法得知了。

關重九等四個人雖然是先上路，但在時間上比尤不平等四個人，最多也不過先走半個時辰，當然在高手來講，這半個時辰是有很大的差距，可是在他們中間，有陸小雲和她兩個師兄，關重九就無法全力施展脚程了。

沈天寶和他兩個侄子，輕功雖然不如尤不平，但比起陸小雲他們却又高明的多了。可是他們跟在尤不平身後，全力施爲，足足趕了兩個時辰，依然沒有發現關重九他們一行。

這時連尤不平也覺得有些不對勁了，他看看天色道：「沈兄，咱們會不會走錯路了？」

沈天寶道：「不會，八道溝往長白牧場的路只有這一條，何況他們還有三個人騎着馬，更不可能走山區。」

尤不平道：「咱們這一路走來太順利了，這似乎不是個好預兆。」

沈天寶道：「老朽亦有此感，尤其是老弟在八道溝連殺他們數名高手，不該有這種反常的現象。」

尤不平想想道：「咱們追不上關前輩他們，只有一個可能……」

沈天寶接口道：「是不是天摩劍客發現了敵踪，故意把他們引開了，好讓咱們先趕到長

白牧場援救？」

尤不平點點頭道：「沈兄想想看，這附近是否還有其他的路可通長白牧場。」

沈天寶道：「有一條山谷，可以直通長白牧場，但那並不是捷徑，不僅荒涼，而谷中森林密集，很少有人行走。」

尤不平道：「他們可能是選擇這條路走。」

沈天寶道：「走這條路，對天摩劍客並沒有好處。」

尤不平道：「這就是關重九很少在江湖上走動的關係，他以爲把敵人引開了，好讓咱們先解決長白牧場危難，却沒有想到竟把自己置之於死地。」

沈天寶道：「關重九是老江湖，他不致如此笨吧？」

尤不平道：「就因爲他是老江湖，對方才看準他的弱點，而將計就計的跟了下去。」

沈天寶道：「照老弟這樣說，對方不是有意放咱們一馬嗎，他們的目的是在洗刼長白牧場，假如咱們先趕到長白牧場，仍然對他們不利。」

尤不平道：「假如咱們走在一起，對他們更不利，所以他們採取最高明的戰術，個個擊破。」

沈天寶道：「如此說來，這條路上前面還有更厲害的人物在等着咱們了，老朽這幾年來

在八道溝實在窩夠了，我眞想會會他們是何方神聖。」

尤不平道：「兵貴在神速，咱們目的是救人，而不是拚命，請沈兄帶路，順着那條山谷，找下去看看，希望關重九他們還能活着。」

沈天寶道：「天摩劍客乃劍道有數高手，應該不會有太大危險。」

尤不平道：「可是他還要照顧另外三個人。」

沈天寶倒是覺得事情嚴重了，他點點頭不再說話，當先朝左前方一片叢山中走去。

這片山並不是很大，四人穿過一座參差環列的森林，很快的就看到一條雲霧浮沉不定的山谷。

沈天寶剛剛踏進谷口，兩邊叢樹中却同時撲出八條人影，人影乍現，八道寒光分從上下左右，已把他罩在層層劍氣之中。

三

沈天寶冷哼一聲，身形不退反進，金光驟起，三環刀湧起千層波浪，一招八方風雨，反向出手偷襲的八人硬封過去。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過後，圍攻的八人中，有兩個被他削斷握劍的右腕，但剛被他逼開的六柄長劍，却又疾如電光石火般，點近了他身後六處要穴。

沈天寶刀傷二人，招式已經用老，這時不管是收刀回救，或閃身退讓，均來不及，眼看就要傷在六劍之下，而在這間不容髮剎那，他身旁突然昇起一道青芒，正如山谷中浮沉不定的雲霧一樣，若隱若現，倏忽消失。

然而當那道青芒消失後，在沈天寶的四周，除了洒落一地斷劍外，並多了六具屍體，死亡的方式完全一樣，心窩中劍，一擊要命。

這當然是尤不平出手，這一招劍法，不僅把那兩名斷腕大漢震住了，連三環刀沈天寶也同樣的是驚駭不已。

沈天寶怔了好一會子，才嘆口氣道：「好快的一劍！」

尤不平神色微微動了一下，却把沈宋賓和沈長賓兩兄弟叫到一邊，低聲吩咐了他們一陣子，才輕輕一拉沈天寶道：「此地不會有太多高手把守，留下他們兩兄弟已足夠應付了，咱們還是先抄到前面去看看。」

沈天寶才一點頭，那兩名斷臂大漢已是一聲慘叫，齊腰被斬成兩段。

沈天寶低聲道：「這兩個孩子仍是劣性難改，對方既成殘廢，又何必殺他們。」

尤不平道：「是我叫他們這樣做的，此地絕不能留下一個活口，否則咱們這一番心機仍然是白費了。」

說着話，二人已沿着谷邊，走出了好幾十丈。

由於他們身法太快，所以一路行來，倒是沒有被人發現行踪。

可是他們身後的慘嚎聲，却不停傳來，此起彼落。

從這些慘嚎聲上判斷，被沈氏兄弟殺死的人已不在少數，而且都是一叫即停，可以想到那些被殺的人也都是一刀喪命，絕未拖泥帶水。

沈天寶道：「老弟，你剛才可是傳了他們兩手，否則憑他們二人之能，絕難應付得了阻擋的敵人。」

尤不平點點頭道：「我也是剛在谷口從你那一招八方風雨中，想到了三招刀法，替你解

圍的，就是從刀法中脫演出來的一招。」

沈天寶動色道：「那確是一招絕世刀法，快、狠、準，不論從攻守那一方面，都使人無懈可擊。」

尤不平道：「刀法雖好，還是要看使刀的人領悟性，他們如果眞有此天賦，這一路殺下來，却正是三絕刀法練招的千載難得的機會。」

沈天寶失聲道：「三絕刀，老弟，你會三絕刀法？」

尤不平怔然道：「不錯，是三絕刀法，難道沈兄也知道三絕老人？」

沈天寶道：「豈僅知道三絕老人，而且淵源很深，但不知你是怎樣學得這三絕刀法的？」

尤不平道：「那是十年前的事，在下在江南遇上長江七蛟，這七個武林敗類，不僅洗刼財物，還輪流強暴三名村婦，那時我只有十六歲，劍法雖還沒有大成，却不能眼看這種傷天害理之事不管，結果在力拼之下，雖然劍斬七蛟，而本身也受到很嚴重內傷，當夜就在大巴山一個山洞中療傷，不料無意中發現三絕老人在洞壁上留下的三絕刀法，我一邊運功療傷，同時默記刀法，等我傷勢好了之後，三絕刀法已瞭然於胸。」

他停了一下，又道：「於是我就在洞中練習了幾遍，可是始終無法領會刀法精髓，更難

達到上乘境界。直到剛才見你使出那招八方風雨，才觸發我的靈機，想到了這三招刀法的眞正境界，不是在練，而完全靠殺。」

沈天寶不解的道：「這是怎麼說法呢？」

尤不平道：「一個人在眞正情急之下，三招齊出，再加上心中被逼的一股殺氣，給他來個拚命打法，縱然是千軍萬馬，也難擋這三招狠殺。」

沈天寶想了一下道：「他們兄弟二人，僅只學了刀法的口訣，縱然想拚命，恐怕仍難發揮出刀法的眞髓。」

尤不平道：「他們本來就是超級殺手，雖經關重九的金針過穴及藥物壓制，只怕仍難平抑下他們心中積存已久的殺機，正好藉此舒展一下，縱然沒有大成，却可殺他們片甲無歸。」

沈天寶嘆了口氣道：「老弟說得不錯，三絕刀確是一種凶殘武功，老朽雖未習過此三招刀法，却也略知一二，認眞算起來，三絕老人還是我的師叔祖，就因爲他自創了這套凶殘刀法，才不能見容於師門。」

尤不平有些意外的道：「如此說來，兄弟是不該教他們這套刀法了？」

沈天寶道：「事在人爲，這就要看他們的造化了，是福是禍誰也不敢說，何況老弟對這套刀法已經有了很深的研究，或許能有控制之道。」

尤不平道：「在下既已教了他們這三招刀法，當然不會再藏私，但我所以能夠壓制這三招刀法，不使其造成太多的殺機，是因爲我練的武功路子太雜，除了有十位師父之外，我自己還另外學了一些，而我那十位師父中，除了先父之外，他們每人最少也教了我三家以上的武功，佛門道教，正邪各派都有，可是我仍被你那八方風雨，引發胸中澎湃殺機。」

沈天寶道：「老朽看得出老弟那招劍法未盡全力，否則只怕他們死得更慘。」

尤不平道：「招式是人用的，假如我無法控制三絕刀法，我絕不使用它，因爲我的殺人方式一向很文明，我不能自破規矩，那穿心一劍是我殺人招牌，所以我使出那招刀法時，也摻進了一招平常劍法，這樣看起來就不覺凶狠。」

沈天寶只聽得心頭暗震，他知道面前這位年輕俠士，才是江湖上眞正超級殺手，只是他所殺的都是一批十惡不赦之徒。

忖思間，二人又奔出了好幾百丈，走在前面的尤不平，突然在一株古樹下面停住了身形，只見他面色凝重，雙目一直注視着左前方。

沈天寶跨前一步，低聲道：「老弟可有什麼發現？」

尤不平冷冷的道：「我以爲關重九眞的笨得會拿自己老命開玩笑，原來他是找到了一位好幫手。」

沈天寶道：「關老先生爲人正直，他如果眞的找到幫手，也應該暗中知會老弟一聲。」

尤不平道：「他找任何人都可以告訴我，就是這個人他不敢說出來。」

沈天寶道：「這個人是誰，難道他跟老弟有過節？」

尤不平淡淡一笑，却故意岔開話題道：「沈兄，請招呼他們兩位小兄弟過來吧！不必殺了，咱們樂得看個現成的熱鬧。」

沈天寶正要轉身往來路找去，却見五十丈外兩條人影，迅即的奔了過來。

他一眼就已認出二人正是沈宋賓和沈長賓。

二人奔進尤不平身前，道：「尤大俠，你那三招刀法眞了不起，谷口埋伏已一個不剩了。」

尤不平道：「二位領悟力很高，你們使起來可感到有不順手之處？」

沈宋賓道：「不是不順手，而是太順手了，如果三招連環使出，咱們根本就無力控制招式，直待把阻擋的人殺光了才能停下來。」

尤不平道：「這是武功進入上乘境界必經的途徑，當二位能自動控制那三招刀法時，你們就不再想殺人了。」

沈宋賓道：「尤大俠，這三招刀法眞那麼難練嗎？」

尤不平點點頭道：「你們先休息一下吧！待會還要有一番苦戰，但在二位還無能控制三招刀法之前，你們出手時，最好由我給你們指定對象，千萬不可隨便殺人。」

沈宋賓道：「這個我們知道，就是尤大俠不吩咐，我們已經想好了一套應付高手的方法。」

尤不平一怔，道：「二位有什麼好辦法，可否說出來聽聽？」

沈宋賓笑道：「不是好辦法，而是笨辦法，假如我們兄弟二人聯手出擊，在連環三刀之下，仍然殺不死對方，顯見那個人的武功比咱們高出太多。」

尤不平道：「不錯，三絕刀法聯手出擊，威力要增加一倍，二位雖還沒有大成，但亦非一般武林高手所能匹敵，而三招盡出，仍然殺不了人家，不知二位還有什麼更高明的辦法？」

沈宋賓道：「這個辦法很簡單，咱們既打不贏人家，就給他來個跑爲上策，敵人如追上來，就回頭再攻三招，如此跑跑打打，逃命應該不成問題。」

尤不平笑道：「辦法雖不高明，仍不失爲可行之道，二位如能謹守原則，在下也就放心了。」

沈長賓接口道：「尤大俠儘管放心，你逼着關老爺子替咱們打通穴道，又傳了咱們這三絕刀法，就是希望我們能活得像樣一點，假如咱們糊裡糊塗被人殺了，豈不有負尤大俠厚望

。」

尤不平嘆口氣道：「我倒是白操心，看來你們比我想像中高明多了。」

沈長賓也嘆口氣道：「咱們跟尤大俠一樣，是自幼磨練出來的，在下兄弟自父母去世後，即跟家叔流浪天涯，咱們武功及江湖閱歷雖不及大俠，但所吃的苦頭並不比大俠少。」

尤不平道：「世事洞明皆學問，以二位的天賦，將來必有一番成就。」

沈長賓道：「尤大俠，你不必替咱們兄弟戴高帽子了，咱們是什麼料子，自己可清楚，如果不是大俠各方促成，就算下輩子，咱們也別想練成三絕刀法，何況我們兄弟從來就沒存什麼野心，只想幫助家叔完成心願，而後能退出江湖，終老林下，就很不錯。」

尤不平不由一呆，他想不到這兩兄弟年紀輕輕的，竟有如此胸懷，他們的資質雖還不錯，但在武功方面，却難望有大成，他所以敢把三絕刀法傳給他們，也就是因爲看出二人心地不錯，不似奸詐之徒。

他微一沉思道：「二位能有如此胸懷，更加令人敬佩，咱們還是過去看看吧，關重九可能不大輕鬆。」

他說着，已當先朝左前方走去。

沈天寶這時也察覺出，在左前方那片山谷中，似隱伏着殺機，一道似有形而又無形的劍

氣，時隱時現，顯然是關重九他們已經遇上了頂尖高手。

穿過一片雜木林，走在前面的尤不平，突然一提眞氣，身形凌空飛起，快若流星趕月般，朝正面一座突出的山峯上撲去。

沈天寶打量一下地形，發現這座山峯，在附近一帶位置最高，居高臨下，谷底所有情況當可一目瞭然。

他不敢像尤不平那樣凌空飛躍，只好沿着山腰攀登。

沈天寶登上山峯不過片刻工夫，沈宋賓兄弟也跟着趕到，這時見尤不平站在一株古松下面，雙目凝視谷底，臉上顯出憤然神色。

沈天寶隨他目光看去，只見山谷下面，有七個老人，把關重九等圍在中間，陸小雲和她那兩個師兄都躺在地上。

陸小雲傷勢可能不輕，全身染滿了血，而她那兩個師兄却躺着不動，顯然已經死了。

另外有一個使劍的青年，這人的年齡跟尤不平差不多，而他那一手劍法，似乎也跟尤不平不相上下。

關重九身上也有兩處劍傷，雖不是要害，但在七名使劍的高手圍攻下，他只能緊守門戶，而無力還擊。

使劍的青年却跟一個老人打成平手。

這個老人也是使劍，他的年齡比關重九還大，光看他劍身上所透出的煞氣，就知他是個劍道高手。

青年的劍術，似乎比老人尤高一籌，因爲從他們劍身上的煞氣可以比較出來。

青年劍煞是無形的，老人的劍煞却是有形的，而且每當關重九處於不利地位時，青年總能適時攻出一劍，逼得七個老人撤招自保。

沈天寶看了一陣，低聲道：「老弟，這個青年劍手是誰，他的劍術不錯。」

尤不平冷聲道：「能被關重九依爲靠山的，當然不錯，他好像未出全力。」

沈天寶一怔道：「老弟認識他？」

尤不平剛一點頭，突然雙腿齊出，把沈天寶跟沈宋賓等三人，同時踢到一丈以外。而他踢出的雙腿還沒有收回來，破空一片寒光，疾如星丸彈瀉，把他全身的要穴全都罩住了。

尤不平雙腿踢出，身體的重量不能平衡，整個身子都幾乎斜仰在地面上，而那片寒光也就是利用這一點空隙擊落下來。

寒光初現時，速度並不怎麼快，但在將要接近尤不平身前剎那，却變得比閃電還疾，而且認穴奇準。

在這種情況之下，就可以看出尤不平的眞正功夫了。

他左手撐地，右掌平推，身子藉勢一個旋轉，全身功力也隨着這一轉之勢散發而出。

那片寒光本來已經逼近他的穴道，但被他掌拍氣震之後，却全部飛落到五尺外，併排的嵌在一塊岩石上，竟是十三張白骨牌。

尤不平這時雙腿已收了回來，身形一挺，正待站起，只見又是一片寒光，緊貼着他欲起未起的身子，一閃而至。

這次襲擊的部位，却是他的雙目和雙耳。

尤不平冷哼一聲，右手疾出，奇快無比的抓住了襲向雙目的兩張白骨牌，却順勢橫臂，眞力暗聚，硬把擊向雙耳的另兩張白骨牌震飛。

可是幾乎就在這同一時間，突然又是三道寒光，自他兩側及前胸擊落。

這後面的三道寒光，來得無聲無息，但却又快得不能再快。

尤不平利用左手撐地，身形平躺在原處未動，連閃開十七張白骨牌，已經是險而又險了，他一口氣還沒有喘過來，又是五張白骨牌分三路攻到。

而這發牌人的手法，更是怪得不可思議，看上去雖只是五張白骨牌，但等他伸手抓出時，却又抓了個空，好像有幾百張白骨牌在空中飛舞一樣。

以尤不平的武功，不僅被鬧得手忙脚亂，甚至連白骨牌襲擊的位置都看不出，他心中一急，不由把抓在右手的兩張白骨牌，運足全力振腕擊出。

牌一出手即分成兩道直線，但却正巧撞上由兩側下擊的四張白骨牌，雙方勁力接觸，發出一陣輕響，六張白骨牌却同時跌落在三尺外。

由於他發牌時用力過猛，右手一時無法收回，而在這一點空隙之間，正面下擊的那一張牌已一閃而至。

他匆忙中身形一連滾動三次，但被那張白骨牌擊中了前胸氣海穴。

因爲這一連串的變化太過突然，當沈天寶等人怔過神來，尤不平已被擊中穴道躺在地上了，而在他旁邊，不知何時，已站着一個高大老人。

尤不平雖然穴道受制，但他仍是一臉冷漠之色。

高大老人反而顯得神情緊張的道：「小子，你眞不簡單，五十年來，江湖上能破去老夫四歸一的，你是第二個人。」

尤不平冷聲道：「第一個人是誰？」

高大老人道：「你破不了老夫這招雙龍抱珠，就不夠資格問那人是誰。」

尤不平道：「在下既然能使你雙龍斷首，當不致被此一珠所困吧！」

高大老人臉色微變道：「那只能說是碰巧，假如老夫不收回你手中那兩張牌上的暗勁，只怕你破得就沒有那麼容易了。」

尤不平冷笑一聲：「假如你不收回那五成暗勁，這招雙龍抱珠根本就不堪一擊。」

高大老人臉色一變道：「小子，老夫是把你估計低了。」

尤不平道：「你是把自己估計太高了……」

沈宋賓兄弟二人乘他說話之際，已悄悄的向前欺近八尺，高大老人右手一揚，兩張白骨牌隨手而出，怒聲道：「滾開，你們連老夫的卡二萬都接不下，也想來湊熱鬧。」

沈宋賓已見過他白骨牌厲害，就在他手才揚起，二人的雙刀已同時劈出。

三絕刀法豈同凡響，但見刀光翻湧，起落之間，竟把兩張白骨牌絞得粉碎。

高大老人有些意外的道：「好小子，老夫倒是看走了眼，你們還眞有兩下子，再接老夫這招混一色試試。」

尤不平見狀，急叫道：「二位快退，這老傢伙是賭怪，雙刀連手，三絕望月……」

他擔心二人涉險，所以說出的句子根本無法連貫。

但沈氏兄弟却聽得懂，二人迅速退開兩丈，雙刀半舉，似發未發，光看了這個起手勢，就知他們聯手一擊，勢必石破天驚。

這高大老人正是五十年前名震江湖的賭怪林一奇。

林一奇聽到尤不平叫出他的來歷，不由一怔，後來又聽他語不成章的亂叫一通，竟不自覺的把已發出的一半招式又收了回來。

但當他看見沈宋賓兄弟起手勢時，不禁一呆，轉向尤不平道：「他們兩個是誰的門下，這招刀法老夫眼熟得很？」

尤不平神色也是一動，但他仍是冷聲道：「既然眼熟，你就慢慢的想吧！」

林一奇怒聲道：「混賬，你可是想死得快一點！」

尤不平道：「想殺我的人很多，假如我是好殺的，恐怕也輪不到你。」

林一奇道：「你別忘了老夫現在就掌握你的生死。」

尤不平道：「我剛才還告訴過你，不要把自己估計得太高，你眞的以爲那招雙龍抱珠能殺死我。」

林一奇道：「要不要試試？」

尤不平道：「先慢點試，假如你的雙龍抱珠殺不死我，還要不要使出你的壓箱底本領，最後一招槓上開花？」

林一奇一怔道：「小子，你知道的還眞不少。」

尤不平哈哈一笑道：「好說，好說，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你會的我全知道，可是我會的你却一點都不知道。」

林一奇又是一呆，道：「不錯，老夫只是聽說你的劍術還過得去。」

尤不平道：「聽說歸聽說，總不如親眼所見可靠吧！到目前爲止，我的劍還沒有動過，要是我劍出了鞘，你自信能接下我幾招。」

林一奇厲聲道：「老夫自信你的劍永遠也出不了鞘，因爲你破不了我的雙龍抱珠。」

尤不平道：「你先別把話說得太滿，假如我破了你的雙龍抱珠，你可不能再使槓上開花，因爲我們之間的年齡，最少也相差六十歲，所以我不願意陪你一起死。」

林一奇臉色一連數變，但他終於還是點點頭道：「你如果破了這招雙龍抱珠，老夫不但不再使出槓上開花，而我跟另外一人的約定，也從此取消，在沒有碰上比你更高明的人之前，老夫一切都聽你的。」

尤不平道：「跟你有約定的另外那個人，是不是三三會的會主？」

林一奇動色道：「你知道三三會？」

尤不平冷聲道：「誰不知道，至少我們來的四個人都知道。」

林一奇想想道：「不管你知道什麼，但在你未能破去雙龍抱珠之前，老夫什麼也不會告

訴你。」

尤平哈哈大笑道：「破解以後，前輩可不能食言……」

他說着話，人却一挺身，從地上站了起來。

林一奇不由一驚，正不知他怎麼能站起來時，却發覺自己的前胸上被東西碰了一下，趕忙低頭看去，只見那張原來擊中尤不平氣海穴上的白骨牌，這時却正緊貼在自己氣海穴上，勁力透衣及膚，但未傷及穴道。

光憑這一手，就比他那招雙龍抱珠高明多了，何況他根本就沒看見尤不平是怎麼出手的。而更令他吃驚的，是他原來保留的六成暗勁，竟然在不知不覺間，也被人家引開了。

林一奇雖然又驚又怒，但他仍不失爲一代名家風度。

他苦笑一聲，伸手摘下身上白骨牌，道：「老夫輸了，有什麼話你儘管問，有需要老夫辦的事，你也儘管吩咐。」

尤不平道：「在下只是取了個巧，前輩何必認眞。」

林一奇怒聲道：「老夫說的話又不是放屁，輸了就是輸了，在未出現第三個人破去那招雙龍抱珠之前，老夫一切都聽你的。」

尤不平神色一動道：「前輩當眞一切都聽我的？」

林一奇冷然的道：「老夫是何許人物，說出的話豈能不算，你就是要我的腦袋，老夫也絕不反悔！」

尤不平道：「沒有那麼嚴重，晚輩只想請前輩把這一百三十六張白骨牌，改變一下手法，重新再練一遍。」

林一奇一怔道：「改變什麼手法？」

尤不平道：「把你原來使用的手法，改成倒過來用。」

林一奇不解的道：「爲什麼，老夫練了一輩子暗器，難道還要你來糾正？」

尤不平笑道：「晚輩並沒有說要糾正你，我只是要求你倒反過來發招試試，也許還有可取之處。」

林一奇道：「用不着試，老夫這一百三十六張白骨牌，可以隨意發招，却從不倒反……」

他說至此處不由一呆，竟連說了好幾遍倒反，最後却忍不住大叫道：「小子，你眞是天才，爲什麼不早點告訴老夫？」

尤不平道：「晚輩連你的面還沒見到，就先挨了三招，那來機會早告訴你！」

林一奇雙手連招，把散落在四下的白骨牌全收了回去，而後雙手分抓了五張，比着尤不平道：「老夫就按照你的辦法，再來一招雙龍抱珠，看你如何破解。」

尤不平搖搖頭道：「以前輩的修爲，不要說是在下，就算放眼當武林，也找不出幾人能破解這招眞正雙龍抱珠。」

林一奇道：「假如眞找不出人能破這招雙龍抱珠，老夫豈不是永遠都要聽你的了！」

尤不平道：「在下根本無意要求前輩聽我的。」

林一奇道：「既然如此，你怎麼肯把這種秘密告訴我？」

尤不平道：「雙龍抱珠是前輩自己發明的，就算我不告訴你，有一天你自己也會發現的，何況我是練武人，更不希望一招絕學永遠錯下去。」

林一奇道：「你是怎麼發現我這一招錯誤的？」

尤不平道：「我在你的第一招一條龍上，就發覺你的暗器手法與衆不同，足可列入武林絕學，它不但廻旋飛繞，且能夠蘊勁不發，借力使力，只可惜那招雙龍抱珠，你把招式給用了。」

林一奇道：「老夫是問你怎麼發現的。」

尤不平道：「我在破去雙龍時，曾用上九成眞力，可是當一珠臨身後，我發現你的招式雖然複雜，却顯得後勁不足，而你所保留的勁力，必須要靠雙龍擺尾，才能激發後勁，所以我一出手，就先斷龍首，使它根本沒有擺尾的機會，龍也就抱不成珠了。」

林一奇嘆氣道：「老夫應該早就想到這個錯誤。」

尤不平道：「假如你先發珠，後出龍，保持眞力平均，對方均算能破去你一珠，却難擋雙龍飛搶之勢。」

林一奇道：「老夫在這付白骨牌上下了一輩子功夫，就是沒想透這一點。」

尤不平笑笑道：「這叫做當局者迷，前輩從此再也不必受人約束了，晚輩還有點私事，咱們就此別過。」

林一奇道：「不行，老夫雖明知可能上了你的當，但我說出口的話，仍是算數。」

尤不平冷聲道：「在下雖不是什麼成名人物，還不致卑鄙到如此程度。」

林一奇趕忙接口道：「這是老夫心甘情願的事，何況我還欠你一份情。」

尤不平道：「你誰的情也不欠，那招雙龍抱珠是你自己發明的。」

林一奇想了一下，道：「就算老夫說錯了話，咱們做個朋友總可以吧？」

尤不平道：「我如果再拒絕，可能你以爲我是故作矯情，但事實上我實在不想交你這個朋友。」

林一奇臉色一變，但他仍是忍住了，道：「老夫並不是你想像中那麼不通人情。」

尤不平道：「就是因爲你太重人情了，才變成一無可取。」

林一奇怒聲道：「小子，你把話說清楚一點，老夫不懂你是什麼意思。」

尤不平道：「意思很簡單，你是非不明，善惡不分，却爲了一個死規矩，把活人給限制住了。」

林一奇怔了一下道：「老夫自己也知道這個規矩定得不高明，只是……」

尤不平冷笑道：「只是爲了你對自己的話負責，即使成爲武林罪人，也都在所不惜了。」

林一奇道：「有那麼嚴重嗎？」

尤不平道：「太嚴重了，三三會連解體大法都不乏高手，就是缺少一個暗器名家，所以他們才找你，並且還把你的那點家當，摸得清清楚楚。」

林一奇道：「可是他們並沒有看出老夫那招雙龍抱珠的缺點。」

尤不平冷冷的道：「我以爲他們在未找到你之前，就已經早有底了，只是他們低估了你。」

林一奇不解的道：「你越說老夫越糊塗了。」

尤不平道：「你是裝糊塗，一個武林中成了名的暗器高手，怎麼可能每一招都有破綻。」

林一奇道：「武功之道，是永無止境的，一個人的招式如果沒有破綻，豈不成了天下無敵。」

尤不平道：「你這番道理就算說得通，也很勉強，如果每個人招式中都有破綻，怎麼還配稱之爲絕學。」

林一奇道：「理論歸理論，但却不能推翻事實，即使我的招式破綻最多，可是能接下我一招雙龍抱珠的人，實在找不出幾個。」

尤不平道：「假如你只有這點能耐，我勸你還是早點找個隱秘地方躲起來，從頭練起，最好是把你現在這幾手全部忘記。」

林一奇不信的道：「老夫花了幾十年工夫，才練成這幾手，他們只不過幾天的時間……」

尤不平道：「有幾天已經太多了，你如光憑那幾手，三三會隨便派個人出來，都能要了你的老命。」

林一奇想想道：「老夫還是不信，除非你能證明給我看，否則我只好碰碰運氣。」

尤不平道：「你的運氣不會好，而你的白骨牌製造不易，毀了却更可惜。」

林一奇道：「你如眞能毀了我的一百三十六張白骨牌，老夫倒是不虛此行。」

尤不平道：「好，在下當勉力一試。」

林一奇道：「敬請指教！」

他說完雙手拱了一拱。

尤不平臉色一變，道：「閣下這是起手式……」

他口中說着話，人却像箭一般的飛射出去，緊接着在沈天寶等人四周飛繞一圈，回到原地時，他雙手已分別抓住了十三張白骨牌。

林一奇哈哈大笑道：「好身法，老夫倒是獻醜了。」

尤不平冷笑道：「我以爲你不應該只有這點能耐……」

他一句話還沒有說完，只覺喉頭一陣冰涼，似乎被什麼東西碰了一下，喉結處火辣辣的，稍稍有點痛楚。

他悚然一驚，再看沈天寶三人時，他們也都有了同樣反應，顯見他們也都遭到了同樣的待遇。

尤不平怔了一怔，道：「閣下這招四歸一，倒有些名符其實了。」

林一奇道：「好說，好說，老夫只是取了一點巧，不敢使用複雜手法，怕誤傷了兩位小兄弟。」

尤不平想了一下，道：「你在江湖上聲名雖不怎麼好，爲人心地倒還算光明，假如你這招眞的存有殺機，他們兩人也許要吃點小虧，但你並不一定就能討到便宜。」

林一奇道：「不錯，老夫本來還想開個小玩笑，但我見到了你的右手姿式，却連玩笑也

不敢開了。」

尤不平道：「你是捨不得那四張白骨牌？」

林一奇點點頭道：「同時老夫更不希望你衝着我拔劍。」

尤不平道：「在下雖沒有拔劍，咱們等於是已交換過了一招，你可以把那四張白骨牌收回了。」

林一奇右手一伸，只聽「叮」然聲響，那四張白骨牌像是有靈性一樣，自四個不同方向，又回到了他的手中。

以沈天寶的修爲，竟也未能看出那四張白骨牌是停留在何處。

尤不平想想道：「前輩的暗器手法，光是這招四歸一，已足以稱得上武林一絕，但想勝過三三會主，還是差得很遠。」

林一奇笑道：「老夫如果沒有這一點自知之明，又何必找你老弟攀交情！」

尤不平一怔道：「你是用這種方式找我拉交情的？」

林一奇道：「這是最好的方式，打出來的交情最可靠。」

尤不平也會意的道：「看來咱們還要有一番好打。」

林一奇搖頭道：「不打了，白骨牌製造不易，咱們就此停手，各辦各事。」

尤不平道：「有一件事晚輩不便出面，前輩可肯偏勞？」

林一奇道：「你是指圍住關重九的那七個老怪物？」

尤不平點點頭道：「前輩知道他們的來歷？」

林一奇道：「他們是飛天七怪，因爲壞事做多了，二十年前被中原武林俠義道逼得無路可走，不知怎麼跑到關外來的。」

尤不平道：「他們現在是三三會的人？」

林一奇道：「不靠上三三會，憑他們這幾塊料在關外怎能混下去？」

尤不平目中寒光一閃，道：「恐怕得麻煩前輩大開一次殺戒了。」

林一奇昂然的道：「沒問題，倒是那個老的不好對付。」

尤不平道：「那個老的已經有個小的在應付，用不着前輩分心。」

林一奇道：「那個年輕人是誰？老弟，你好像對他有成見？」

尤不平道：「成見沒有，但是我們兩人不能見面，一見面非打不可，而我現在又沒時間跟他打。」

林一奇道：「他叫什麼名字？」

尤不平道：「他就是劍客呂劍秋。」

林一奇一怔道：「他的年紀跟你差不多，怎麼會是劍客呂劍秋？」

尤不平道：「前輩以爲劍客呂劍秋歲數有多大？」

林一奇道：「老夫聽江湖傳說，劍客呂劍秋的年紀至少也跟關重九差不多。」

尤不平道：「江湖人最喜歡多事，只怕劍客的眞正面目誰也沒見過。」

林一奇一怔道：「你也沒見過？」

尤不平道：「我見過的就是他現在這個樣子。」

林一奇道：「這不是他的眞面貌？」

尤不平道：「應該不是。」

林一奇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麼應該不是。」

尤不平道：「我沒有見過他的眞面貌，可是我在直覺上以爲他是易了容。」

林一奇道：「他爲什麼要易容？」

尤不平道：「江湖上的事，很多都不能以常理去推測，所以我想不通，乾脆就不去想它了。」

林一奇道：「可是你又怎麼想到這不是他的眞面貌？」

尤不平道：「一個人不管是多麼冷酷，但他臉上總是要有表情的，而這位老兄不但喜怒

哀樂不形之於色，且一年到頭，臉上總是死板板的，毫無表情。」

林一奇道：「這倒有可能眞的是易了容，老弟可曾和他動過手？」

尤不平道：「打過一次。」

林一奇道：「結果如何？」

尤不平道：「在下靠着所學路子雜，打了三天兩夜，維持不敗之局。」

四

林一奇笑笑道：「你既然說是維持不敗，那就是勝他一籌，老弟有沒有看出他的路子？」

尤不平搖搖頭道：「武林各大名家劍法，他幾乎全會。」

林一奇拍了一下腦袋道：「老夫收拾了那七個怪物後，倒是要會會他。」

尤不平剛想阻止，他已雙臂疾抖，身形冲天而起，升離三丈後，一沉眞氣，竟畢直朝谷底落去。

賭怪林一奇成名江湖數十年，他的一身修爲已足可列爲一流高手。

今夜他在尤不平面前連番受挫，表面上雖顯得若無其事，其實他早就蹩了一肚子窩囊氣。

他飛落谷底，一句話也沒說，迎着圍攻關重九的飛天七怪，一口氣就攻出了十多掌。

七怪老大莫長生見現身的是林一奇，起先還以爲他是來幫忙的，後來見他招招都是殺着，而且專對自己人下手，不由怒聲道：「林一奇，你這是什麼意思？」

林一奇冷笑道：「老夫已用事實告訴你了，還用問嗎？」

莫長生道：「你是想造反！」

林一奇哈哈大笑道：「老夫先前不過是逗着那個老混帳開開心而已，什麼叫做造反。」

莫長生道：「你可知道你此一舉動，給你帶來的後果是什麼？」

林一奇道：「不管後果如何，反正你們七個老小子是看不到了。」

莫長生道：「爲什麼？」

林一奇大笑道：「你們眞是七條笨豬，閻老二早就看中了你們飛天七怪，老夫是來送你們進入鬼門關報到的，你該明白了吧！」

莫長生大怒，跳過去就想動手。

但他剛跳起不及三尺，就摔在地上不動了。

其他六怪發覺情形不對，暗中招呼一下，正想採取圍攻之勢，可是他們招式才攻出一半也跟莫長生一樣，倒在地上不動了。

這個突如其來的變化，反而把關重九怔住了。

他打量林一奇一眼道：「閣下是……」

林一奇冷聲道：「老夫叫林一奇，這兩手不入流的玩意，倒是讓你見笑了。」

關重九一震道：「閣下就是名震江湖的賭怪，難怪一出手就是個通吃的局面。」

林一奇道：「好說好說，老夫只是靠着手風好一點。」

關重九似是不願意跟他多說，拱拱手道：「多承援手，老朽謝了。」

林一奇却趕忙閃到一邊道：「老夫不是爲了替你援手來的，我只是看那幾個老小子不順眼。」

關重九沒再說什麼，他拿出一粒藥丸給陸小雲服下，並替她止了血。

另一邊跟劍客呂劍秋動手的老人，對戰局的變化似乎也很感意外，而使他不解的是林一奇的武功，他怎麼也不相信賭怪能在舉手投足之間殺了飛天七怪。

當然，他更沒有想到，林一奇原來使出的那些招式，只是在尋他們開心，所以賭怪的眞正殺手只有飛天七怪見過，可是他們都死了。

尤不平也見過，但他却收去了賭怪的十三張白骨牌，現在那些牌還在他身上。

雖然林一奇殺了飛天七怪，而跟劍客動手的老人仍未對他重視，反而是呂劍秋的劍對他構成了很大的威脅。

高手過招不能有絲毫大意，就在他略微分神之際，呂劍秋突然無聲無息的攻出一劍，等他發覺時，劍氣已經逼近前胸。

這一招攻得不僅奇快無比，而劍身所蘊藏的變化，更加令人高深莫測。

老人出招封架已來不及，情急之下，猛然一吸眞氣，仰身貼地，使出了懶驢打滾的招式，

急翻出兩丈，但却乘着翻退滾伏之際，順勢把重傷未醒的陸小雲搶了過去。

關重九大驚，抓起長劍，振腕疾刺，眨眼間就攻出五招，他雖然攻得迅疾，而老人却跑得更快，他五招出手後，人家已經飛身在十五丈之外，快速絕倫的朝谷外奔去。

關重九也是成名的劍手，在這種情形之下，眞是比殺了他還要使他難過，怔在當地，竟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呂劍秋低聲道：「咱們追下去！」

他說着話，身形一起一伏，就掠出了十丈外。

關重九看看林一奇，一語不發的也隨後追了下去。

坐在旁處看熱鬧的尤不平却向沈天寶道：「咱們也該走了。」

沈天寶一怔道：「老弟不管他們了？」

尤不平道：「陸小雲是在關重九手中被人刼走的，自然用不着咱們多管閑事。」

沈天寶道：「可是她是陸上飛的女兒，而且又是被三三會刼走的。」

尤不平道：「假如呂劍秋和關重九聯手，仍然救不回陸小雲，咱們去了也是白搭，何況長白牧場還有更重要的事等着咱們去做。」

沈天寶雖然聽出他言不由衷，但也不便多說，想了一下道：「咱們還要不要等林老怪？」

尤不平道：「他該怎麼做，他自己知道，根本用不着咱們等。」

沈天寶也知道援救長白牧場的事比什麼都重要，他看了一下方向，不再說話，轉身帶路當先朝山下奔去。

於是一行四人再度向長白牧場出發。

這一路倒是沒有再發生什麼意外。

經過一陣緊趕，而長白牧場終於在望了。

但在黎明之前，天色仍然有着一段黑暗，只是這段時間不會太久。

尤不平等人就是踏着黑暗的步子走近了長白牧場。

他們是從西南方繞過來的，陸上飛在牧場四周種滿了榆樹防風林，這是屬於落葉喬木的一種，高逾三丈，秋季防風，冬季防雪，而且還會有着不忘桑梓的意味。

走在前面的沈天寶，來到防風林前，竟不覺的停了下來，他看看尤不平道：「老弟，你可覺得這裏的氣氛有點不大對勁。」

尤不平道：「長白牧場不下千人，不應該如此的靜，尤其現在天色將明，一般農牧人家早已起身下田了。」

沈天寶道：「依老弟看，會不會是牧場發生了變故？」

尤不平點點頭道：「整座牧場都充滿了殺機，可能是咱們來遲一步。」

沈天寶道：「如此說來，那場主陸上飛可能也遭了毒手。」

尤不平道：「塞上隱農陸上飛一身武功已是江湖頂尖高手，尤其是他的一手暗器，較之賭怪林一奇只高不低。」

沈天寶一怔道：「老朽從未聽說過陸上飛是暗器名家。」

尤不平道：「陸場主是眞正的深藏不露，他的一手暗器，在下還是一年前路過長白牧場偶然發現的……」

他突然壓低聲音道：「林中有人，請沈兄與兩位令姪緊守此處，不論發生了任何事，千萬不可離開，在下很快就回來。」

他也不等沈天寶開口，身形已像一道輕煙般，疾朝林中撲去。

一般武林中人在進入深林之前，大多是飛身躍上樹梢，踏枝而過，這樣不僅可以躲過林中埋伏，同時還可以觀察敵情。

但尤不平却一反常規，他的身子幾乎是貼着地面飛進林中的，而後再藉着樹身隱蔽，依次推進。

深入林中不及一丈，他就察覺到左前方有五個人躲在那裏，爲了瞭解敵人的實力，他停

身在一棵樹後，運起天聽法，很快的他就發覺這五個人中，有一個人功力很高，另外四個人不過是普通身手。

他估計一下，如果自己全力出手，一擊制住五人倒是沒有問題，但問題是不瞭解對方身分，他們是三三會的人呢？還是長白牧場的人？

他沉思一陣，而後又靜聽下去。

不久，五人之中終於有一人開口道：「錢老大，我看不會有人來了，咱們從初更等到現在，連個鬼影子都沒見到，躲在這裏喝西北風，眞不是味道。」

那個被稱做錢老大的冷聲道：「牛三，你說話要小心一點，總會的指示幾時有過錯誤，據說鏢客和劍客都是扎手人物，而賭怪林一奇更是藏了私，他在一招之下，竟能殺死飛天七怪，連火眼老人都不戰而逃，對方的實力當可想而知了。」

牛三道：「聽說咱們派出去攔截的人，只有一個火眼老人是活着回來的。」

錢老大道：「他擄回來陸上飛的女兒，總算扳回老臉。」

牛三道：「長白牧場的人一個也沒走掉，却單單不見了陸上飛，你說這不是怪事嗎？」

錢老大道：「神君就是爲了此事才決定留在這裏不走了，周圍的防風林中，咱們已派出一百二十名高手埋伏，就是飛鳥也別想逃得出去。」

牛三道：「我想那陸上飛八成是在混戰中被殺了。」

錢老大道：「長白牧場中一共被殺了三百七十九人，其中有一百二十名婦女，另外兩百五十九名男屍，都是經過驗明正身，就是沒有塞上隱農……」

他正說到得意之處，驟見空中人影一閃，還沒有看清是怎麼回事，一股尖銳的勁風已經透體而過。

這個出手襲擊的人當然是尤不平，他以雷霆萬鈞之勢，飛身凌空下擊，更在間不容髮之際，一連彈出五指。

尤不平已經從他們的對話中聽了個大概，所以他出手一擊，勢在必得，每一指的勁力都足可洞石裂碑。

隨着指風過處，五人中有四人被指力穿胸而死，另外一人雖然躲過前胸要害，但他的右肩骨仍被擊得粉碎，一條右臂只剩下三分之一的皮在連着。

這個人還眞夠狠，他伸出左手用力一扯，把已斷的右臂硬扯了下來。

尤不平冷冷的看他一眼道：「你就是錢老大？」

錢老大冷聲道：「是又怎麼樣，你小子不過是靠着運氣好一點。」

尤不平道：「可是你的運氣太壞了，碰上了我，假如你還不想死，就該告訴我這次襲擊

長白牧場來的都是那些人？」

錢老大道：「告訴你也沒有用，就算我不死，你可是已經死定了。」

尤不平道：「我的死活是我自己的事，倒用不着閣下關心，只要我問的你照實說就行了。」

錢老大道：「你問你的，說不說是我的事。」

尤不平冷笑道：「既然落在我的手中，恐怕你是口不由己了。」

他說着話，已欺身探臂，出手抓住了錢老大的左手脈門，並順勢點了他兩處穴道。

錢老大厲聲道：「就是殺了老子，你也別想問出一句話，有種的你就動手吧！」

尤不平道：「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問話技術很高明，假如你眞的不說，我就只好帶着你去求教於他了。」

錢老大道：「老子廢去一條胳臂都沒皺一下眉，了不起再砍去我兩條腿。」

尤不平道：「三環刀沈天寶這個名字你該知道吧！他是靠着開賭場起家，而他的眞正功夫却不是賭，對付地痞流氓才是他的專長。」

錢老大臉色一變道：「你們把時間浪費在我身上有什麼用，有種自己去問神君不就結了。」

尤不平道：「神君是誰？」

錢老大道：「除了玉鵰神君還有誰。」

尤不平道：「這個名字很陌生，在下三上興安嶺，就是沒有見過這個人。」

錢老大道：「玉鵰神君豈是隨便能夠見得到的，他這次如果不是爲了接收長白牧場，決不會離開玉鵰宮。」

尤不平一怔道：「接收長白牧場，誰來接收？」

錢老大道：「當然是神君，現在神君就是場主，陸上飛跑了，而長白牧場原有的人也都死光了。」

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接口道：「老夫既沒有跑，長白牧場的人也沒有死光！」

隨着話聲，自野草叢中，走出一個農裝打扮的老人。

尤不平乍見來人，神色一動道：「場主是很早就到此地了吧？」

來人正是塞上隱農陸上飛，他點點頭道：「老朽是比大俠先到一步。」

尤不平道：「在下知道場主就隱身在這附近，但你使用了龜息法，所以我無法向你打招呼。」

陸上飛一震道：「尤大俠當眞高明，玉鵰神君董之堅搜遍整座長白牧場，都未能察覺老朽隱身之處，大俠僅一照面就發覺了，幸好不是敵人。」

尤不平道：「場主的龜息法乃佛門上乘絕學，施行起來沒人能發覺，在下是從你殺人的手法上，知道場主就隱身在附近。」

陸上飛不解地道：「大俠是在那裏看過老朽殺人？」

尤不平道：「在下入林後曾經發現七具屍體，他們都是死在場主的播種法之下……」

陸上飛不等他說完，已疾退回五步，變色道：「普天之下，知道老朽擅長此手法的，大俠是第二人，請把師承賜告。」

尤不平道：「連在下自己也說不出我的師承是屬於那一派，不過我有樣東西，場主看到後當可放心了。」

他說着從懷中掏出一柄長不過三寸的小金劍。

陸上飛乍見那柄小金劍，先是一怔，隨即老淚縱橫，語不成聲的跪在尤不平面前。

尤不平趕忙伸手扶起他道：「場主，你這是做什麼？」

陸上飛道：「老弟大概就是琴劍書生尤子雲大俠的公子了。」

尤不平道：「琴劍書生正是先父，他老人家在未遇害前，曾將場主每年救濟黃河下游災民的義舉親口告訴在下，所以先父遇害後，我曾發誓完成先父遺志，但十年來，災民有增無

滅，而在下却找不出洪水氾濫的原因。」

陸上飛道：「十年前，老朽携帶三十萬兩銀子前往黃河下游賑災，不料却遇上岷山派的一批高手，不但銀兩被他們搶走，如不是適逢令尊大人路過，出手相助，老朽這條老命早就留在中原了。」

尤不平道：「在下一年前夜探興安嶺，本來想順道拜望場主，但到達長白牧場時，却正逢場主在播種麥子，我見你播種手法很特別，暗中略加注意，才看出你是一面播種，一面練功，那時我才知道場主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絕世暗器高手。」

陸上飛嘆口氣道：「老朽還以爲是令尊大人告訴你的，想不到我一時大意，竟露了相。」

尤不平道：「場主常用這種手法播種嗎？」

陸上飛道：「很少用，有時是爲了氣候，配合時間偶爾施爲，但在牧場四周，暗中都有人在防守，當世武林之中，除了令尊大人外，連那些防守的人也不知道老朽這幾手粗把式。」

尤不平道：「連岷山派的人也不知道？」

陸上飛道：「老朽當年在危急時，雖然施用一招，可是那時練得並不精純，而令尊大人又適時出手相助，所以岷山派攔截的人都被殺光了。」

尤不平道：「既然如此，場主的絕學，被敵人探知的可能性不會大，而先父又已去世，

大概當今武林中知道場主這手播種法的，只有在下一個人了。」

陸上飛道：「老弟僅經過長白牧場一次，就被你發現了，何況三三會唾涎此處已久。」

尤不平道：「在下的身分不一樣，我在接近牧場時，也曾受到場主手下阻擋，是我拿出鎮守三關總兵府的特使派令，以出關考察民情爲由，他們才不敢不讓我通過。」

陸上飛一怔道：「老朽聽說是有這回事，但老弟是如何當上總兵府的特使？」

尤不平道：「在下也是鑒於當年場主受到岷山派圍攻的啓示，而且我更發覺到，救災的工作是一件艱苦的任務，不但銀子不容易尋找，縱然有了銀子而要把它分送到災民手中却更難，四五十萬人，光是數人頭就不容易辦到，所以我才動上了官府的腦筋。」

陸上飛道：「老朽也曾想過使用此法，但我怕太過招搖了。」

尤不平道：「我是借用官府的名義，而絕對不准官方使用我的名義。」

陸上飛道：「這又不是一筆小數目，用官府的名義，銀兩來源如何報帳？」

尤不平道：「就是爲了這個原故，朱總兵才堅持不肯答應，他說他是武官，職責是守衛邊土，賑災濟貧的工作乃是州府的事。」

陸上飛道：「既然如此，老弟如何又當上了總兵府的特使？」

尤不平冷聲道：「去他的特使！我在一怒之下，就給那個陸總兵送上了十顆人頭。」

陸上飛一呆道：「老弟所殺的這十個人，大概都是一些貪官汚吏之輩。」

尤不平道：「這十個人中有兩個是貪官，而且官職很大，位及一品，其他八個人都是黑道梟雄，惡名遠播，他們官商勾結，不僅搜刮民脂，而且還計劃拟盜國庫。」

陸上飛道：「這是一件大案子，朱總兵怎敢輕易相信，而且他也無權作主。」

尤不平道：「他當然不相信，但我拿出他們親筆所寫的官商勾結往來信件，還有從國庫裏盜出的各種寶物，罪證歷歷，他就只好乖乖的替我把這件案子呈奏給皇帝了。」

陸上飛道：「國家大臣，縱然犯了殺頭罪，也應該由國法制裁，老弟一口氣殺了十個人已等於是殺官造反，這種事皇帝怎會批准？」

尤不平道：「反正人我已經殺了，也是爲國家除了害，皇帝如果不准，又恐怕引起民怨，准了於法又說不過去，所以就是這樣拖着等於是默認了。」

陸上飛輕嘆道：「一國之君也確實不好做，可是那數十萬災民也不是小數目所能解決得了的，朱總兵那來弄那麼多銀子？」

尤不平道：「那兩個貪官家裏抄出的銀子，實際數目還不到六百萬兩，但我在沒收的清單上，却硬列出六千萬兩白銀。」

陸上飛不解的道：「如此一來，老弟豈不是坑了那位朱總兵。」

尤不平道：「朱總兵的官譽並不壞，我當然不會害他，所以我答應分十年替他補足差額，這三年下來，我都是按期送去銀兩，從不拖欠。」

陸上飛道：「老弟出銀子，官府出名，這是收服民心的最佳效果，怪不得朱總兵這兩年在中原一帶，有口皆碑。」

尤不平道：「在六千萬兩賑災銀子還未發放完畢之前，他的罪可不好受。」

陸上飛一怔道：「老弟和朱總兵之間，可是還有什麼其他口頭約定？」

尤不平道：「什麼約定都沒有，但我在中途如果袖手不管，一走了事，他不但賠不起這筆銀子，而且還犯了個欺君之罪。」

陸上飛道：「老弟可不是那種人……」

尤不平道：「這可很難說，假如我死在興安嶺或者是死在長白牧場，他總不能去找個死人要銀子。」

陸上飛呆了一呆道：「老弟不似……」

尤不平哈哈一笑道：「我自己當然不想死，而朱總兵更不希望我死，所以我的要求只要不太過分，他總是乖乖的聽話。」

陸上飛道：「難怪老弟身上攜有總兵府的特使派令。」

尤不平道：「一個特使算得了什麼，只要我開口，就是要個縣官做，他也不敢不給……」

只聽一陣大笑，起自左側道：「老夫想當官已經想得快瘋了，始終找不到門路，小子你去替我活動一下，假如給老夫弄個縣官過過癮，我每年替你分擔一百萬兩。」

隨着笑聲，走出一個黑衣老人。

陸上飛神色一動道：「閣下可是塞外風林大俠？」

黑衣老人道：「老夫是林飛，這小子叫我獨行盜，可不是什麼大俠。」

尤不平冷聲道：「你現在連獨行盜都不夠資格，更別說做縣官了，一路上偷偷摸摸，是個十足的賭場小混混。」

林飛怒聲道：「混帳！老夫處處被你利用，弄得連棺材本都賠光了，你還說出這種混帳的話！」

尤不平道：「丟掉棺材本是你自己願意幹的，我可沒答應替你弄個縣官做。」

林飛道：「老夫當了官，對你可沒害處，何況你不過是開口之勞。」

尤不平笑道：「你也不尿泡尿，照照自己那副德性，你還眞以爲你像個縣官？」

林飛道：「將相本無種，老夫走東闖西的，什麼樣場面沒見過，何況一個小小的縣令。」

尤不平道：「你所見的場面都是躲在人家背後偷看的，眞正遇上了大事，你跑得比誰都

快。」

林飛道：「你跟陸場主在談話，老夫因爲不便開口，所以才不便現身。」

尤不平道：「你從八道溝開始，一路上跟着我又是什麼目的？」

林飛一怔道：「小子，你早就知道了，看來你的功夫更見精純了。」

尤不平道：「精純未必，我只是不甘心讓你撿便宜。」

林飛跳起來道：「混帳！你這是什麼話，老夫是因爲關心你，所以才暗中做做跑腿的工作。」

尤不平道：「我倒該謝謝你的關心了，假如我死在林一奇的雙龍抱珠之下，你就可以撿到一大堆的棺材本。」

林飛道：「你小子身上有幾兩肉都瞞不過老夫，憑林老怪那兩把爛骨頭，假如眞能要了你的命，老夫即使出手也是白搭。」

尤不平道：「你倒是有自知之明，但你仍然低估了林一奇。」

林飛道：「不是老夫低估了他，而是林老怪這幾年長進得太快了。」

尤不平道：「你承認你是一點長進都有了？」

林飛嘆口氣道：「小子，不管你怎麼說，反正老夫是被你罵習慣了，而且我自知來日無

多，想我一個像你這樣知己，還眞不容易。」

尤不平也喟然的道：「老林，我又何嘗把你當外人，但你這一次錯得太厲害了，如果早一點出面跟我接頭，也許不致於造成現在這種局面。」

林飛道：「你把三三會估計太低了，從八道溝到現在，你所見及所殺的人沒有一個算得上高手，那個火眼老人汪伯彥在三三會中，也只是二流貨，但呂劍秋跟他打了個時辰，不僅未能勝過人家，而且還被他擄走了陸場主的千金。」

尤不平道：「假如你出手攔阻，他應該跑不掉。」

林飛苦笑道：「老夫這雙腿可能比他們跑得快一點，若是比起眞功夫，却不見得就比劍客高明，如眞追下去，最多是賠上一條老命。」

陸上飛接口道：「這個人過去在中原黑道上是個頂尖高手，他原來叫做火眼道人，眞實姓名却沒人知道，不知怎麼也加入了三三會。」

林飛道：「原來是那個老雜毛，難怪我覺得眼熟，看來這個興安嶺上，當眞是臥虎藏龍之地了。」

尤不平面色凝重的道：「三三會的總壇恐怕不是設在興安嶺。」

林飛道：「今夜出現的這些人，你可是在興安嶺上都沒見過？」

尤不平想了一下道：「八通溝那批人我都見過了，其他的人却沒見過，尤其是那個玉鵰神君，我連聽都沒聽說過，更不知道有什麼玉鵰宮……」

他抬頭向那錢老大看去，見他已經自斷心脈死了。

幾個人來到尤不平原先入林的地方，只見沈天寶、沈宋賓等抱刀凝立，像是剛剛發生過一場大戰。

尤不平趕忙看看三人背上的包袱，見仍是好好的，這才放心。遂走前兩步，低聲道：「沈兄，可是發現了什麼？」

沈天寶喘了口氣道：「老弟剛入林不久，夜空中突然出現一隻怪鳥，其體形龐大無比，盤空飛旋，久久不肯離去，老朽以暗器手法連續發出十七粒石子，都擊中在牠胸腹之間，但牠却如同未覺，反而把石子震得倒飛回來，老朽正不知如何是好，突見一條人影自牧場內，有如閃電一般飛射而來，咱們以爲行踪暴露，匆忙中隱好身形，正待出刀撲擊之際，但來人却根本不曾停身，一躍就是數丈，藉着樹枝反彈之力，再一飛身，就落到那大鳥背上了。」

尤不平聽他說完，臉上現出一股從未有的肅殺之氣，他沉思一會才道：「沈兄，你可看清楚那是一隻什麼鳥？」

沈天寶道：「好像是一隻鵰，但老朽却從未見過這麼龐大的鵰。」

尤不平道：「不錯，是一隻鵰，而且是一隻神鵰，沈兄可曾看清楚躍上鵰背的是什麼樣人？」

沈天寶道：「來人身法太快，無法看清他的面貌，但隱約間，只能看出他是個老人。」

尤不平道：「只要神鵰在此地出現，不管這個人是誰，我都有辦法找到他……」

他說着話，突然引吭發出一聲長嘯。

這一聲長嘯，他是運足了內力，有若龍吟鳳鳴，仰首長吭，不僅震得枝葉紛落，沈家兩兄弟內力較差，也趕忙坐在地上，運功抵抗。

他的嘯聲未落，東方夜空中已出現一點黑影，像是星丸彈瀉般，僅一眨眼，已經到達了幾人的上空。

沈天寶怔了一下神道：「就是這隻大鵰……」

而大鵰似乎也發現了尤不平，雙翅疾斂，竟未帶動任何風聲，已落在尤不平身前。

尤不平乍見大鵰，竟似遇見了親人一般，撲過去抱住鵰頸，不停低語，而且在虎目中也不知不覺的流下了兩行英雄淚。

一人一鵰，「咭咕咕咕」地交談了半天，別人都聽不懂他們在說些什麼，但尤不平却從懷中掏出一個白玉瓶，一下就倒出十粒龍眼大的丹丸托在掌中，硬往大鵰長嘴中塞去。

大鵰吃了三粒就搖搖頭，表示夠了，而尤不平却不依的道：「小玉，你非把這十粒金丹吃完不可，如果你不吃，等一下董堅找來了，我就把你送給他。」

神鵰已通靈性，牠被尤不平的眞摯友情感動得不停的眨着怪眼，竟也流下兩行清淚，最後低鳴一聲，張開長嘴一下就吞光了其餘的藥丸。

尤不平這才笑道：「好了，你先休息一下，這十粒金丹少說也可抵得上你兩百年修行，等你內傷好了，咱們就去找那兩頭畜牲替你出氣。」

大鵰點點頭，移動一下身子靠在一棵大樹上，竟像練武人一樣，閉目調息起來。

林飛蹩了半天，這時才有機會開口道：「小子，你是玉鵰眞人的什麼人？」

尤不平怔了一下神道：「你是怎麼知道玉鵰眞人的？」

林飛得意的道：「天下間鮮有老夫不知道的事，而這其中的曲折，我也略知一二。」

尤不平冷聲道：「說你胖你就喘得更厲害，你既然知道又何必問我。」

林飛道：「我只是問你跟玉鵰眞人間的關係。」

尤不平想了一下道：「他是我的九位師父之中的一位，他對我最好，而我們也最談得來，所以我知道他的名字。」

林飛道：「你剛才所說的董堅，可是他的大弟子鐵翅鷂子董堅？」

尤不平道：「不錯，你知道的還眞不少，可是我沒有見過這個董堅。」

林飛道：「你當然不會見過，三十年前他就被逐出師門，所以才演成後來的悲劇。」

尤不平道：「老林，你可曾見過董堅？」

林飛道：「見過兩面，那還是四十年前的事，此人長得像貌非凡，一表人才，如不知道底細的人誰也不會相信，他竟是個弒師滅祖的叛徒。」

尤不平道：「這正所謂的人不可貌相。」

林飛想了一下道：「小子，有一件事老夫還不明白。」

尤不平道：「什麼事？」

林飛道：「據老夫所知，玉鵰眞人養的這隻神鵰，已通靈性，且兇猛無比，董堅如何能制服得了牠？」

尤不平道：「董堅養有兩隻鐵鷂子，都是千年難得一見異種，體積雖小，天性却很兇殘，力可生裂虎豹，飛行快速無比，小玉吃虧在體形龐大，所以在行動上反受到了那兩隻畜牲控制。」

陸上飛接口道：「他們所稱的那個玉鵰神君，大概就是鐵鷂子董堅了。」

尤不平道：「不錯，正是他，我剛才跟小玉談了很久，董堅目前功力已非昔比，他不僅

輕功一躍可達十數丈，而功力更是高得驚人，以小玉那身刀劍難傷的皮肉，竟遭他一掌擊傷很重，連雙翅的鋼羽也被擊斷了好幾根。」

陸上飛道：「老弟剛才那聲長嘯，勁力至少可送達二十里外，他的人就在附近，爲什麼還不找來？」

尤不平道：「在下的嘯聲雖然是爲了跟小玉聯絡，但也是給他一個警告，我希望他放出長白牧場的人，而後回去興安嶺。」

陸上飛道：「他聽得懂嗎？」

尤不平道：「應該聽得懂的，這嘯聲是師父成名江湖的龍銜丹詔。」

林飛冷聲道：「小子，你的龍銜丹詔藏了私，用出不到七成功力，只怕鐵翅鷂子不會把你放在心上。」

尤不平道：「那倒未必，聲既傳意，意已會神，如果我只有那點能耐，嘯聲就不可能達到那種境界。」

林飛道：「就算是這樣好了，你以爲他會聽你的嗎？」

尤不平道：「當然不聽，他如果聽，就不會弒師滅祖，把小玉控制這麼多年了。」

林飛不解的道：「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多此一舉。」

尤不平道：「鐵翅鷂子董堅是個疑心病很重的人，我如不弄得虛實莫測，只怕他早就找來了。」

林飛道：「他找來豈不是更好，咱們來此目的就是爲了找他。」

尤不平道：「話是不錯，但咱們總不能打糊塗仗，何況眼前我們必須爭取一段時間，讓小玉把傷勢養好，人手也得安排一下。」

五

陸上飛道：「老夫還訓練有一批人手，他們是分住在一個農村裏，離此不遠，也許還能派上一點用場。」

尤不平搖搖頭道：「咱們的人手已經夠少的了，現在更不能輕易犧牲任何一個人，何況場主在重整家園時，更需要人手幫忙。」

陸上飛嘆口氣道：「老朽只要能救出小女，已決定放棄這座牧場，讓給他們算了！」

尤不平道：「那可不行，沈兄八道溝的場子已經散了，咱們在關外就只剩下長白牧場這點本錢，絕不能輕易放棄了它。」

林飛也接口道：「這片牧場經營不易，地理位置重要，正好堵死了三三會的大門，豈可輕言拱手讓給他人。」

陸上飛道：「老朽人單勢孤，各位今夜縱然把三三會的人趕走了，他們仍然會捲土重來那時又豈是老朽所能抗衡的。」

尤不平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咱們還是先解決眼前的問題要緊。」

林飛道：「咱們是在此地等着鐵翅鷂子董堅呢？還是打進去？」

尤不平道：「用不着等，人家已經找來了……」

只聽一陣大笑聲傳了過來道：「果然不出老夫所料，三十丈外辨音識人，你比起那個老鬼強多了。」

聲落人現，只見一個儒衫中年人，神情洒脫的站在兩丈外一座小坵上。

尤不平還是第一次見到這位弒師滅祖的大師兄，他強壓制內心激動的情緒，冷冷的道：「我以爲咱們什麼都不必說，既然遇上了就是個不死不散的結局。」

董堅哈哈一笑道：「好，你不但武功比老的強，人也比老的乾脆，但老夫仍有一句話必須要對你說個明白，否則咱們不管是誰死，都將留下一件遺憾的事。」

尤不平道：「什麼事你說吧！」

董堅伸手一指小玉道：「你把玉鵰送給老夫，我答應放了長白牧場的人和陸場主的女兒之後，咱們再放手一搏。」

尤不平道：「你應該知道在下從不受人要挾。」

董堅道：「這是最公平的交易，你如不答應，咱們的交手結果，不論誰死誰活，而長白牧場的人却都是死定了。」

尤不平道：「假如我殺了你，這樣的交易你不是太吃虧了嗎？」

董堅道：「老夫豈肯做虧本的生意，要是你答應用玉鵰交換人質，老夫就先殺了這頭畜牲，後放人……」

陸上飛急忙接口道：「老弟不可答應，這種人連畜牲都不如，就是長白牧場的人死光了，咱們也要先宰了他。」

董堅冷笑道：「陸上飛，你能宰得了我嗎？」

陸上飛道：「宰不宰得了，要試過才能知道。」

董堅道：「你是連親生的女兒也不要了。」

陸上飛怒聲道：「老夫連老命都不在乎，又何在乎一個女兒！」

董堅道：「你可知道你的女兒到了興安嶺之後，她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嗎？」

陸上飛臉色一變，但他仍是橫了心道：「老夫管不了那許多，我已經殺掉一百多個三三會的人，也算夠本了。」

董堅陰聲一笑道：「你永遠也不會夠本，你的女兒到了興安嶺不出一年，她不僅將變成了人盡可夫的淫娃，還更練成了一種迷失本性的兇殘武功，專門屠殺你的先前好友，那時關重九就是第一個被她殺的人！」

陸上飛心頭猛然一震，但他仍是不顧一切的衝過去就是兩掌，銳風呼嘯，顯見他已是用上了全力。

董堅對他的猛烈掌風，却連看也不看，直待勁風臨體，他才右袖輕拂，冷哼一聲道：「滾開！」

陸上飛的全力兩掌，竟在他袍袖輕拂之下，不僅將攻出的勁力引開了，人也被震退七八步。

但他乃是成了名的高手，一提眞氣，柔身再上，掌指齊出，招招都是攻向要害之處。

董堅讓開他五招之後，臉上已佈滿了殺機，右腕一沉一翻，招式既不快，也不奇，但却一出手就抓住了陸上飛的左腕脈門，接着右手疾揚，掌力暗吐，逕劈他的天頂穴。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突然一股無形的暗勁逼近了董堅的氣海穴。

董堅不由一驚，他已顧不得再傷人，右臂一振一抖，把陸上飛摔出兩丈多遠，他自己也藉這一抖之勢，身形暴退八尺。

這時抬眼看去，見出手襲擊自己的人正是尤不平，不由臉色一冷道：「姓尤的，你太卑鄙了！」

尤不平道：「我只是救人，並沒有傷你，怎麼能算卑鄙？」

董堅道：「你也是個成名人物，出手怎麼不先打聲招呼呢？」

尤不平道：「我的名氣可沒有你大，而你在偷襲長白牧場時，也並沒有先打招呼！」

董堅紅着臉道：「老夫不想跟你多說廢話，你答不答應我的條件？」

尤不平道：「答應！」

董堅不由一怔，因爲尤不平答應得過於乾脆，反而使他覺得有些意外，想了一下道：「既然答應了，那就把玉鵰送過來。」

尤不平道：「牠就在那裏，你怎麼不自己去抓。」

董堅冷聲道：「你以爲老夫殺不了這隻畜牲？」

他說着已大踏步，直對小玉走去。

在場的人都已見過董堅的身手，雖然他只出手一招，但在一招之下，能使塞上隱農受制於人，其功力已可想而知。

眼看他已走近小玉停身處不及兩丈，除了林飛而外，沈天寶、陸上飛等人都已做出了聯手圍攻之勢，而沈宋賓兄弟二人更是雙刀半擧，招式未出，刀身上已隱隱透出一股殺氣。

但他們沒有得到尤不平的許可，一時之間却又不便出手攻敵。

再看看小玉仍然是靠在大樹上，雙眼微閉，全身的羽毛都緊收在一起，像是重傷未癒的

樣子。

但董堅在走近距離小玉一丈左右，却自動的停下了，他仔細的看了一陣，見牠沒有任何攻擊的意圖，才怒聲道：「畜牲，弥如不乖乖的向老夫磕頭認罪，我就拔光了弥的毛，送給小鐵做點心！」

小玉聽到他的喝聲，果然睜開微閉的雙目，看了董堅一眼，移動着身子，顯得有些傷勢不支，而後伸起長頸，斂緊雙翅，慢慢的朝董堅走去。

別看董堅對付陸上飛那麼輕描淡寫，但他面對這隻重傷的神鵰，却是不敢有絲毫大意，雙臂運足眞力，準備萬一發現有異時，卽立下殺手。

小玉走的很慢，似乎牠的雙腿無法負荷牠的體形重量，雙爪移動好多次，才走出不到三尺。

董堅終於忍不住又大怒道：「畜牲，弥給我走快一點……」

可是就在他喝聲未完，小玉緩緩移動的身子，突然像疾弩般怒射而出。

而在牠身形飛射出的同時，雙翅猛然一拍地面，數以百計的拳頭大小石子，一齊朝董堅急射過去。

小玉更是隨着石子發出之後，雙翅一搧一打，帶着挾山倒海之勢，朝董堅當頭撲落。

別看小玉是一隻扁毛畜牲，牠所拍出的石子，每粒都有百斤以上的勁道，董堅雖然事先有備，但仍被鬧個手忙脚亂。

他剛把石子震飛，小玉也緊隨着攻到，逼得他就地打滾，疾翻出六七丈，身形一挺，正待站起，而尤不平却無聲無息的一掌拍中了他的背心。

尤不平出手襲擊，不但董堅很意外，連陸上飛等人也未看出他是如何出的手，所以這一掌的攻勢竟是快得無法形容。

但董堅也確實不愧有鐵翅鵰子之稱，他背心中掌，傷勢奇重，而却能在千鈞一髮之際，藉着掌風推送，身形竟飛起十六七丈，嘬口輕嘯，半空中快如電光石火般，飛下一對鐵鵰子，一攻小玉，一救董堅。

等尤不平二度飛身撲到時，董堅已坐在一隻鐵鵰子背上，飛上了數十丈高空，傳來一陣怒罵聲道：「小子，一個月之內，老夫在玉鵰宮等你，到時如不把那隻畜牲送來，可就有陸上飛的女兒好看！」

聲落，人已到了百丈之外，鐵鵰子體積雖然不大，却行如風。

小玉這時仍在空中跟另一隻鐵鵰子打得難解難分，以小玉此時的功力，撲殺一隻鐵鵰子本是輕而易舉的事，但牠一則因重傷未癒，功力打了折扣，再則吃虧體形太大，而鐵鵰子又

閃躲靈活，所以一時之間，竟打成個平手。

尤不平看了一陣，知道時間一長，小玉必能搏殺這隻鐵鵰子，因此趕忙招呼陸上飛道：「陸場主跟老林速趕往牧場救人，在下和沈兄等負責在四周攔截，出手不必留情，盡量的殺！」

他此時已是動了眞怒，說完也不等陸上飛開口，即向沈天寶等人招招手，四個人轉身朝東北方撲去。

陸上飛和林飛一面趕回牧場，一面發出暗號，招來他散佈在附近農村的人手。

於是，長白牧場又再一次的展開了一場空前未有的大屠殺。

□　□　□

松花江的水仍在嗚咽的流着，秋天的陽光，給長白牧場籠罩着一層無名的哀愁，而在不遠的山坡上，又憑添了一堆堆新的荒塚，更顯得凋殘和零亂。

在淡淡的秋陽中，只有那些活潑頑皮的小黑熊，仍在軟軟的野草上翻滾，牠們似乎根本就不知道，昨天夜裏那場驚天地而泣鬼神的悲慘屠殺，牠們只是好奇的在那些新塚上跳來跳去。

這群小動物，牠們永遠也不會懂得什麼叫做生存競爭？雖然獸類也時有爭戰，也許牠們的戰爭更爲殘酷，但牠們爭的最多是爲了一塊肉，爲食而爭；牠們的生命不過是一隻酵母，大的吃掉小的，小的吃掉更小的，最後剩下來才是最強的。

而萬物之靈的人類，競爭的方式也許比牠們高明，但最終目的又何嘗不是一樣。

這又是一天的黃昏，長白牧場敵我雙方的屍體都已經清理完畢，黃土一堆，無貴無賤，同爲枯骨。

而這時在長白牧場的大廳上，擺着幾樣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小菜，可是林飛跟沈天寶，每人最少都已喝了三十斤以上的白乾，尤不平却喝得更多。

喝得最少的是沈宋賓兄弟倆，從昨天晚上到現在，這是他們第一次吃到能吃的東西。

大廳中的氣氛並未因酒而有所冲淡，每人心情似乎都很沉重，連林飛那樣玩世不恭的遊俠也是愁眉深鎖。

陸上飛並未因爲他的愛女被擄而顯得消沉，相反的他更全力着手重整他們的家園——長白牧場。

他有時也到大廳上來和各人打聲招呼，喝兩斤酒又匆匆的走了。

長白牧場的毀滅與存在，已經不是陸上飛個人的事了，它是代表着正義的堡壘，也是在塞外與邪惡勢力抗衡的，唯一的一個據點。

兩個負責搬酒的人比起其他的人更忙，尤不平總是來者不拒，酒到杯乾，他的臉越喝越白，竟蒼白的怕人。

林飛實在受不了這種氣氛，他忍不住叫道：「小子，你不能老是喝着悶酒！」

尤不平冷聲道：「我並沒有叫你喝，外面忙得很，也更需要人手，你可以去打打雜。」

林飛怒聲道：「放屁！老夫跟你講的是正經話！」

尤不平道：「我也沒有跟你開玩笑。」

林飛氣得搬過酒罈子，揮掌劈去封口，一口氣就喝了有五六斤，才放下酒罈子道：「陸小雲那個丫頭一定是被火眼老雜毛汪伯彥事先帶走的！」

尤不平道：「是又能怎樣，董堅不是已經定下了一個月的限期。」

林飛道：「咱們爲什麼要聽他的，現在坐着你的玉鵰趕去，給他來個措手不及，救人不是更容易。」

尤不平道：「董堅不會比你更笨，他中了我那一掌，最少也要一個月，傷勢才能醫好，而在這一個月之內，他絕不會回玉鵰宮。」

林飛道：「咱們難道就坐在這裏乾等他一個月？」

尤不平道：「這樣又有什麼不好，天天有酒喝。」

林飛怒聲道：「混帳！你總是拿老夫開心，我是跟你談正經的！」

尤不平道：「我說的也是正經的，假如小玉能活捉那隻鐵鷂子，或許還能換回陸姑娘，可惜牠把牠殺了。」

林飛道：「鐵鷂子是一種猛禽，使牠屈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玉鵰搏殺了牠，已經是盡了全力。」

尤不平道：「董堅視這一對鐵鷂子猶同生命，他如果知道小玉殺了牠，救陸姑娘將更難。」

林飛道：「鐵鷂子是他逃命的工具，咱們如果把另外一隻也殺了，豈不是斷了董堅的退路。」

尤不平道：「辦法是不錯，問題是咱們如何能殺死那另外一隻鐵鷂子？」

林飛道：「玉鵰既然能殺死一隻，難道就不能殺死兩隻？」

尤不平道：「董堅豈是簡單人物，他既然知道小玉傷勢已癒，且又內力大增，必定事先有所防備，何況玉鵰宮雖不一定是龍潭虎穴，但重重兇險是免不了的，而三三會的高手如董堅、汪伯彥之流，更不知有多少。」

林飛道：「就算他眞是龍潭虎穴，咱們也得闖上一闖，可惜林老怪被你氣跑了，如果有

他在，咱們倒是可以給他來一次空襲。」

尤不平道：「空襲並不一定有效，賭怪的暗器手法雖可稱爲武林一絕，但對三三會的高手很難構成太大的威脅，倒是對付那另一隻鐵鷂子，却能夠一擊奏效。」

林飛不解的道：「對人既沒有用，又如何能殺得了百丈高空的畜牲？」

尤不平道：「靠他個人力量當然不成，假如是坐在小玉背上，一招雙龍抱珠，再加上他的特殊迴旋手法，別說是一隻鐵鷂子，就是再多上三隻也絕難倖免。」

林飛仰頭又喝了一大碗酒，道：「對，這是個好辦法，但咱們又到那裏去找林老怪？」

尤不平道：「最好是找不到他。」

林飛一呆道：「爲什麼？」

尤不平道：「我說過三三會的高手中，缺少的就是暗器名家，賭怪不僅要了他們一手，而且還殺了飛天七怪，所以三三會第一個要殺的對象，該是林一奇。」

林飛道：「你小子把他氣跑了，讓他一個人落了單，豈不是更加危險。」

尤不平道：「目前三三會的注意力是放在長白牧場上，對他倒不會有危險，但以後就難說了，所以我希望他能盡快的離開關外。」

林飛道：「你小子對林老怪好像是挺關心。」

尤不平道：「我跟賭怪雖只見過一面，但我覺得他的爲人並不如傳說那麼邪惡，而且他外冷內熱，不善虛僞，倒是個性情中人。」

林飛哈哈一笑道：「恐怕連老怪物自己也很意外，他一生惡名遠播，素爲武林正派人士所不齒，沒想到在快入土之前，竟能得你這位青年俠士如此推崇。」

尤不平道：「江湖人的話能聽嗎？他們所謂正邪之分，根本就沒有標準，人云己云，始終是那所謂十大門派把持着。林一奇我對他知之不深，倒是你塞外風，咱們相交了已在十五年以上，打從我認識你那天起，從未見你做過一件有愧對武林道德的行爲，但江湖中却一直視你是個獨行大盜，無惡不作。」

林飛嘆了口氣道：「小子，這就叫做成者爲王，敗者爲寇，老夫如果當上了少林或武當的掌門，他們就不會叫我獨行盜，而改稱老夫爲林大俠了，更說不定還會公推我爲武林盟主……」

他正說到高興之處，夜空中突然傳來一陣大笑道：「豈止是武林盟主，憑你老兄的才能就是當個統兵大元帥也有些委屈。」

隨着笑聲，大廳中飛進一個人來，却正是賭怪林一奇。

林飛怔了一怔道：「眞是說曹操，曹操就到，你這老怪物怎麼經不起捧？」

林一奇怪笑道：「老夫打從離開師門那天起，就被人家罵習慣了，今天夜裏被尤老弟一捧，我反覺得很不自在。」

林飛道：「如此說來，你老怪物天生的就是挨罵的骨頭了。」

林一奇道：「那也要看人而論，如果是出自你這個老強盜之口，不管是捧是罵，都得給我小心你的賤骨頭。」

林飛反而嘆口氣道：「咱們這批老傢伙像是被這小子吃定了，你老怪物既然現身，大概也是準備上他的賊船。」

林一奇道：「老夫既不想當武林盟主，也不想當七品縣令，官船既然上不了，那就只好上賊船了。」

尤不平輕輕咳了一聲道：「兩位都是上了百歲的武林前輩，怎麼見面不談正事，盡是扯淡。」

林飛不作聲了，林一奇也有些不好意思的道：「老朽是特地趕來告訴老弟一聲，董堅的那頭畜牲又出現了。」

尤不平道：「我想大概也是如此，如沒有強敵把小玉引開，前輩恐怕也無法躲過牠的監視，而進入牧場了。」

林一奇點點頭道：「老朽擔心的是董堅又想出別的什麼花樣。」

尤不平道：「在下以爲他縱然有花樣，也不會在這個時候耍，因爲他仍希望留下的那隻鐵鷂子還活着，所以才派這一頭到牧場來證實一下。」

林飛道：「這却是個好機會，正好叫玉鵰把這隻畜牲也搏殺掉。」

尤不平道：「董堅豈是你想像中那麼簡單的人物，咱們既能想出以空制空的辦法，他當然也想得出，只怕是來者不善……」

他剛說至此處，玉鵰突然傳來一聲怒鳴，聲震四野，顯然是遇上了勁敵。

尤不平急聲道：「來人身手不弱，小玉已經發出求援信號，我得趕去看看！」

他說着身形飄閃，人已穿出了窗外。

林飛等人隨後跟出時，早已失去了尤不平的身影。

林一奇怔了一怔道：「好快的身法……」

突聞百丈外響起一聲清嘯，那正是尤不平所發出的嘯聲，餘音未歇，小玉已自百丈外高空中疾撲而下。

等林飛一般人趕到現場時，尤不平已經跨上了鵰背，冲天而起。

茫茫夜空中，只見兩團黑影，此起彼落，但僅只三五個照面就聽到一聲悽厲長鳴破空而

去，快若流星掠空，一眨眼就已消失不見。

尤不平跨鵰落回地面，滿臉都是憤怒之色。

林飛道：「那隻畜牲跑得好快。」

尤不平道：「牠爲了逃命跑得當然快，想不到董堅如此卑鄙，他竟用火藥暗器炸傷了小玉的左翼，我如再慢一步，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林飛等人聞言，這時才注意到玉鵰的左邊翅膀有一大片羽毛都被燒焦了。

林一奇道：「這隻畜牲下次遇到我手裏，老夫就給牠一招槓上開花，讓牠連骨頭都化成灰。」

尤不平道：「牠今天夜裏並沒有討到便宜，禽瞎左眼，人失右目，董堅在沒有想出破解我這一招手法之前，大概一時不敢再冒險了。」

林一奇一驚道：「左眼右目，老弟這招手法可是叫做左右開弓？」

尤不平也是一怔道：「前輩怎麼知道的？」

林一奇道：「彎弓雙開不射鵰，老夫是過來人。」

尤不平神色又是一動道：「碧血一點正義存，在下末學後進。」

林一奇哈哈一笑道：「好，老朽這一趟關外沒有白跑，神鵰受傷如何是好？」

尤不平知道他是有意岔開話題，想了一下道：「小玉一向是以毒爲食，牠被董堅控制後，十多年來從不准牠食用任何毒類，昨天晚上雖逼牠服下十粒金丹，但一時之間，仍難彌補牠十年來的虧損，所以牠目前最需要的不是藥物治療，而是食物的進補。」

林一奇道：「這裏到處都是原始森林，咱們分頭出發，活捉它三五百條毒蛇，問題不就解決了。」

尤不平搖搖頭道：「我已經問過小玉了，但奇怪得很，附近百里之內竟然是找不到任何毒物。」

林一奇道：「這怎麼可能，深山大澤，毒蛇、蜈蚣之類到處都有，可能是神鵰飛得太高，不容易發現罷了。」

尤不平道：「小玉自幼以毒爲食，牠用不着看，光憑嗅覺也能察覺出各種毒物藏身之所，豈有不易發現的道理。」

林一奇道：「那可就怪事，長白山麓找不到毒蛇、蜈蚣，牠們莫不是都成了精……」

這時牧場中一個隨行的年輕漢子，突然走到林一奇面前悄聲道：「前輩說得不錯，這附近一帶毒物都被一條大蜈蚣精吃光了。」

林一奇不由一怔，但隨即哈哈大笑道：「老夫活了近百歲，更是跑遍了天下名山大川，

今夜還是第一次聽說，蜈蚣竟也成了精。」

那漢子急聲道：「前輩小聲點，這條蜈蚣精神通得很，如果知道有人在批評牠，將會有一場大禍降臨到咱們這裏了。」

林一奇道：「老夫這一生就是不信邪怪，那條蜈蚣在那裏，你帶我去看看！」

那漢子更急，且臉現懼色道：「這可不能開玩笑，前輩就是殺了我，晚輩也不敢帶你冒瀆大仙……」

林一奇臉色一沉道：「什麼大仙小仙的，你既然如此膿包，快去叫你們場主來帶老夫去！」

那漢子竟急得跪下道：「前輩千萬不能告訴場主，否則他會割下我的舌頭。」

林一奇還想再說，尤不平已走過來對那漢子道：「咱們不要你帶路，也不告訴陸場主，請你把方向地點告訴我，由我自己去可以吧！」

那漢子道：「就在正南方兩百里外的蜈蚣嶺，我勸尤大俠最好還是不要冒險。」

尤不平毫不在乎的道：「眞有那麼厲害，那條蜈蚣精到底是怎麼回事？你說說看。」

那漢子猶豫了一下道：「究竟是什麼樣子我也沒見過，但聽人家說那條蜈蚣大仙身長有數百丈，一口就能活吞二十隻牛，蜈蚣嶺五十里內，草木不生，人畜難見，在附近百里內，

居民每天都要湊足五十隻羊送到蜈蚣嶺下。」

尤不平道：「如果不送呢？」

漢子道：「不送就會有五十個人失踪，所以他們每年除了五月五日那一天例外，每天都得送，風雪無阻。」

尤不平擺擺手道：「好了，我知道這些已經夠了。」

那漢子道：「尤大俠還要去嗎？」

尤不平道：「不但要去，我還要到蜈蚣嶺去住一夜。」

那漢子大驚道：「尤大俠，你千萬不能去，那樣太危險了。」

尤不平笑笑道：「我這個人就是喜歡冒險，假如你也有興趣，不妨陪我去看看熱鬧。」

那漢子嚇得連臉都變了色，一語不發，轉頭就跑。

林飛走過來道：「小子，你認爲眞有蜈蚣精？」

尤不平點點頭道：「關外居民終年都與野獸爲伍，一般不成氣候的怪物，不可能使他們如此懼怕，何況此地毒蛇之類既已絕跡，可見這條蜈蚣是眞有點道行。」

林飛道：「既然如此，你豈不是往虎口送！」

尤不平道：「牠再厲害也不過是條百足之蟲，咱們總不能讓一條蜈蚣嚇倒。」

林飛道：「即使要去，也得先問問清楚，多作一點瞭解……」

尤不平道：「那個人已經說得夠清楚了，我相信這個怪物誰也沒見過。」

林飛道：「既然沒人見過，事情如何能傳開來？」

尤不平道：「眞正見過牠的人恐怕都已遇害了，只有沒見過牠的人，才有機會把這件事傳給別人。」

林飛道：「眞這樣就更危險了。」

尤不平道：「能爲這附近幾百里內的人畜除害，縱然冒一點險也是值得的，何況小玉還可以好好進一次補。」

林一奇道：「老朽也隨老弟一起去，看看那個怪物是何長相。」

尤不平道：「那就藉重前輩了。」

林飛道：「老夫也去！」

尤不平道：「不行，小玉左翼傷勢不輕，載兩個人已經是很吃力了，而且保護長白牧場更重要。」

林飛怪目一翻，正待發火，尤不平已拍拍他的肩道：「老林，你應該知道我在牧場的大廳中藏着好幾百萬兩銀子，那是準備送交給朱總兵救災用的，總得有幾名高手保護。」

林飛冷聲道：「你就叫老夫一個人呆守在那裏？」

尤不平道：「你號稱塞外風，在咱們這一夥人中，你的輕功最好，所以我留你在院子裏把風，沈兄守住大廳門口，兩位小兄弟留在大廳中，在我未回來之前，任何人要想進入大廳都格殺勿論，包括陸場主在內。」

林飛動色道：「小子，你這豈不成了喧賓奪主！」

尤不平道：「現在是非常時期，咱們必須採取非常手段，我相信陸場主會諒解的。」

林飛看看沈宋賓兄弟，仍有些不放心的道：「他們能守得住嗎？」

尤不平走到沈宋賓二人身前，低聲吩咐了一陣，才道：「小兄弟，你們露一手請林老前輩指正。」

他的話聲才落，二人身形已動，只見刀光暴起，有如飛天匹練，根本看不到身形，挾着翻江倒海之勢，朝一片雜木矮林捲去。

但緊隨着二人刀光飛捲之勢，矮林中突然冲出一條身影，一躍十多丈遠，兩個起伏，就在夜色中消失了。

林飛怔了一怔道：「小子，你知道林中藏的有人？」

尤不平道：「你先別管這些，過去看看，這一招刀法如果是換了你，是不是能跑得掉？」

林飛依言走過去一看，不由呆住了，原來那片矮林看起來是好好的，但伸手一摸，却寸寸斷落，竟沒有一棵樹木是完整的，他忍不住嘆口氣道：「好霸道的刀法……」

他突然之間，發現身前不遠處，地上散落了好幾片衣襟，那種顏色和質料才一入目，他就想起了一個人，正待彎腰去撿拾。

尤不平却適時走過來，在有意無意之間，雙脚踏在那散落的衣襟上，並對他使了個眼色道：「怎麼樣？這一刀還過得去吧！」

林飛苦笑道：「如果換了老夫，大概比這些樹木也好不了多少。」

尤不平道：「那可不一定，你的輕功比起逃走的那人高明多了，我相信由你們四位守住大廳，再加上陸場主和長白牧場的現有高手，縱然是三三會主親來，短時間內他們也難以得逞。」

林飛點點頭不再講話，帶着沈天寶等人，逕自回轉牧場去了。

尤不平又叫過一名大漢道：「麻煩這位老兄去替在下取幾斤大豆來。」

那大漢雖有些意外，却也沒有多問，回去不久，就拿來有五六斤大豆，交給尤不平之後也就回牧場去了。

大豆乃關外名產，大漢拿來的又是長白牧場特選品種，所以每一粒都有食指那麼大，五六斤大豆也不過一千多粒。

尤不平把身上的袋子裝滿了，還剩下一斤多，遞給林一奇道：「蜈蚣既然成了精，大概已不食人間烟火，把這幾斤大豆帶着，或許對咱們能派上點用場。」

林一奇接過大豆，用手掂了掂，發覺不但每粒分量甚重，其堅硬的程度亦不弱於普通暗器，不由神色一動道：「老弟想得眞週到，此去萬一發現情況不對，就先賞牠兩把大豆子。」

尤不平道：「前輩可也不能太浪費，咱們到了緊要關頭，也許一豆難求。」

林一奇道：「既然如此，老弟怎麼不多帶一些？」

尤不平笑道：「咱們帶的已經夠多了，武林暗器名家有誰一次帶上近千粒暗器在身上的。」

林一奇道：「不錯，老朽帶着一百三十六張白骨牌，已經是暗器中最多的一種了。」

尤不平道：「前輩那招四歸一，如果分作兩次出手，威力是否會更大一些？」

林一奇一怔道：「老弟此時怎麼會想到這上面去了？」

尤不平道：「在下對這招絕學很感興趣，曾經暗中練了幾次，就是把它分成兩次使用的，我現在演練一下，如有不妥之處，還請前輩指點。」

他說着話，右手一揚，兩粒大豆已疾射而出。

林一奇見他出手的姿式不像是練招，正自不解之際，右前方大樹上已響起兩聲悶哼，緊跟着就摔落下兩個人來。

林一奇微微一怔道：「他們今夜像是來了不少的人。」

尤不平道：「就是這幾個，沒有了。」

林一奇道：「剛才逃走的那個人，老弟好像是有意在放水？」

尤不平道：「咱們可以從那個人身上查出不少秘密，所以我叫沈家兄弟故意讓他逃走的。」

林一奇道：「這兩個人怎麼辦？是不是也放掉他們？」

尤不平道：「這兩人不能放，咱們此去蜈蚣嶺正用得着他們。」

林一奇一怔道：「老弟帶他們去蜈蚣嶺，不是要增加個累贅嗎？」

尤不平道：「此行小玉可能要辛苦一點，但引出那條蜈蚣精，却必須藉重他們二位之力。」

林一奇不解的道：「他們有什麼辦法？」

尤不平道：「不是他們有辦法，而是那條蜈蚣精對他們有興趣。」

林一奇心頭一震道：「老弟是想利用他們做餌？」

尤不平淡淡的道：「此處既然找不到別的動物，也就只好委屈他們代替一下了。」

林一奇雖是江湖中出了名的煞星，但也聽得心頭發毛，微一沉思道：「老弟，你可是俠義中人，用這種手法不大妥當吧……」

尤不平道：「行俠仗義也要先看對象，對他們這種人講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

林一奇道：「老弟可以殺了他們。」

尤不平道：「殺了他們誰替咱們引出蜈蚣精？」

六

林一奇還想說什麼，尤不平却已提過那兩名被制住穴道的大漢，跨上鵰背道：「前輩可以上來了，再遲恐怕就來不及了。」

林一奇只好勉強的跟着跨上鵰背。

神鵰左翼雖然受傷，牠載四個人仍是非常輕鬆，一振雙翅，已冲天而起。

兩百里路程，在小玉的驚人速度飛行下，不過半個時辰，已經到了一座小山的上空。

尤不平視察一下地形，根據那漢子的口述經過，應該是這裏了。

只見這座小山，果然是數十里內，草木不生，一片光禿禿的山坵，在黑暗中更加充滿了神秘，而隨着夜風的飄送，却有一股怪異的味道，令人作嘔。

尤不平伸手從懷中拿出四粒紅色丹丸，自己服了一粒，給林一奇一粒，另外兩粒却塞在那兩名大漢口中道：「這種藥可解百毒，閣下大概還不想死，我也不希望你們死，所以等一下你們下去時，必須按照我的話做，也許還有活命的機會。」

林一奇吞下藥丸，却不以爲然的道：「老弟，他們能有多少機會？」

尤不平道：「一半一半，前輩如果配合得好，我保證他們死不了。」

林一奇一怔道：「你要老朽如何配合法？」

尤不平道：「把握有利時機，一舉搏殺怪物，絕不能容許牠有反擊的機會……」

他說着話，已輕輕在小玉長頸上拍一下，玉鵰得到他的暗示，雙翅微斂，疾朝地面俯衝下去。

尤不平雙手更沒有閒着，順勢拍開那兩名大漢的穴道，配合着玉鵰俯衝之勢，隨手將二人丟了下去，並且朗聲道：「二位如想保住性命，最好是守在原地不動，別打逃跑的念頭，未到緊要關頭，亦不可輕易出手。」

這兩人身手雖然不錯，但穴道初解，血液還未能流暢，就被摔落地面，一時竟被跌得昏頭轉向，等他們好不容易爬起來時，身前十五丈外，已慢慢的遊過來兩條巨大蜈蚣，紅信吞吐，全身閃閃發光，每一條都長達三十丈以上。

兩條大蜈蚣的長相雖然恐怖，但這二人也都是武林高手，尤其是尤不平的話，在二人心中已經產生了作用，所以他們定了一下神，遂將功力運集到十二成，站立在原地，以靜待變。

那兩條蜈蚣爬行的速度並不快，但是十五丈距離也僅一眨眼就到面前，突然展開巨口，身子一弓一彈，竟朝二人咬去。

兩名大漢本來是蓄勢以待，眼見蜈蚣飛撲過來，同時一聲大喝，四掌齊出，強猛的勁風已與疾撲而至的兩條蜈蚣迎撞在一起。

但出人意料的，是那兩條蜈蚣並不如傳說中那麼厲害，被掌風撞上之後，頭部以下，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長度都被擊成一團肉糊。

林一奇在鵰背上看得一怔道：「百足之蟲，縱然成了精，也不過只有這麼一點道行。」

尤不平道：「這只是兩條守門的小卒，大將還在後頭……」

他的話未說完，果然見到左面一塊巨大的岩石已在開始移動，這塊石頭少說也有三十丈方圓，看不出厚度，就像一座小山。

但經過一陣移動之後，却在石頭下面慢慢的伸出一顆龐大的巨首。

這顆怪頭竟然跟那塊巨石差不多大，牠發現了那兩名大漢之後，一雙怪目中，竟射出兩道令人迷惑的奇光，而後輕輕擺了一下頭，竟沒有看清牠是怎麼移動的，已經逼近兩名大漢一丈之內，張開血盆大口，却有小屋那麼大。

尤不平趕緊一拍鵰頸道：「前輩小心了！全力施爲，對付牠的怪口！」

林一奇手中早已就抓緊了兩把大豆，聞聲振腕，近百粒的豆子一齊自那怪物口中射進腹去。

賭怪乃江湖中少有的暗器名家，再加上他功力深厚，這近百粒大豆何異就是百粒炸彈，破胃穿腸，直攻無阻。

怪物口才張開，驟然感到腹中一陣絞痛，已知有人偷襲，昂首向空，猛然就是一口毒霧疾噴了出去。

尤不平等的就是這一霎那工夫，怪物頭才揚起，他已運集了十二成眞力，振腕就是四粒大豆，逕襲怪物的雙眼。

這一招正是林一奇的四歸一手法，但在尤不平手中使出，不僅招式更見深奧，而大豆亦不見絲毫勁力，却奇快無比，只見青光一閃，四粒豆子已分別擊中怪物的雙目。

但這條蜈蚣已有千年以上的道行，深具靈性，就在大豆將要擊中牠的雙目剎那，牠的眼皮驟然一闔，雖被豆子擊中，不僅未能傷到牠的分毫，反將四顆大豆震碎了。

緊接着雙目再張，而那顆怪首也在這片刻之間，又上升了三丈多。

可是就在牠昂首張目之際，那四粒已經被牠震飛了的大豆碎片，却在牠頸上轉了一轉，而後無聲無息的竟比閃電還疾，一下子全部嵌在牠雙目之中。

林一奇看得忍不住大叫道：「好，老弟，你這一招槓上開花，才憑的是眞功夫……」

尤不平急道：「前輩，你不能光是看熱鬧，事情還沒有完呢！要照顧牠的關節……」

就在他們說話之間，那怪物已發出一聲悶雷般怒嘯，聲音懾人魂魄，震得地動山搖，連空中的玉鵰也幾乎把持不住。

牠在內外受到重創之下，已激發了原始的野性，怪頭在空中連連搖擺，身子也不停抖動，眼看又是一聲巨響，那塊幾十丈方圓的巨石，竟被牠一尾打得翻滾到數十丈外，而牠的身形也在這時全部暴露出來，當眞長有一兩百丈。

蜈蚣與蛇類，牠的生命力和耐性最強，臨死反噬，其兇殘的程度，尤爲恐怖。這條蜈蚣怪雖然雙目已失，又受到致命的內傷，但牠臨死前的掙扎却更加兇猛，巨大的怪頭在空中不停的擺動，身形也不停升高，片刻之間，已上升七八十丈。

玉鵰雖是前古神禽，也不由緊張起來，口中不停發出長鳴，大有逃走之勢。

尤不平這時反而顯得特別沉着，輕輕撫着鵰頸道：「小玉別緊張，你把身形降低一點，看我來收拾牠。」

玉鵰受到安慰之後，才將上升之勢停了下來，並且逐漸降低，繞着怪物轉了兩圈，而後找個機會自側面俯身下衝。

眼看已經接近怪物十丈左右，尤不平突然雙手連抓連揚，一口氣之下，少說也發出了五百粒以上的大豆，勁風銳嘯，每一粒豆子上都散發閃閃青光，顯見他已將眞力運集到了十二

成。

這五百粒大豆全都是擊向怪物身上的重要關節，有一半是被震飛了，但却有兩百粒以上擊中了關節要害。

而林一奇也在尤不平出手的同時，發出了一百三十六粒，這正是他白骨牌的最後招數，全場清。

大豆的硬度雖不及白骨牌，但以林一奇的暗器手法擊出，却足可洞石裂碑。

二人同時出手，也同時收手，因爲蜈蚣精升起在空中的身子，也就在這同一時間，像是突然失去重心，有如山崩般倒塌下來。

玉鵰如果不是振翼得快，這兩人一禽將勢非被砸成肉餅。

玉鵰引頸長鳴，一口氣冲起兩百多丈，才在空中展了一下雙翼，把身形穩住。

尤不平這時也長長呼了一口氣道：「小玉，眞難爲你了，再轉兩圈，讓咱們都輕鬆一下。」

玉鵰低鳴了一聲，從高空慢慢下旋，而牠的神情也顯得無比輕鬆。

林一奇俯身望着蜈蚣嶺上那條死蜈蚣，苦笑一聲道：「老朽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今夜總算是開了眼界。」

尤不平道：「如果沒有前輩幫忙，在下還眞不知道是如何個結局。」

林一奇微愠道：「老弟，你這不是在損我老頭子嗎？我有多少斤兩自己最清楚，如果沒有你坐在旁邊壯膽，老朽不會比那兩個傢伙好多少。」

他說着，指指下面已經被嚇昏了過去的那兩名大漢。

尤不平道：「那是兩回事，假如不是你及時發出那招全場清，擊破牠的第一道關節，事情也許沒有這麼簡單。」

林一奇道：「這怪物項下那道關節，眞的如此重要？」

尤不平道：「那是牠的全身關節總滙，我以滿天花雨手法，一連擊中六十四粒大豆都未能傷牠分毫，顯見山海經上說得不錯，千年蜈蚣難升天，冲破百關就成仙。」

林一奇不解的道：「這是什麼意思？」

尤不平道：「前輩剛才已經看到了，這條蜈蚣精雖然已有千年的道行，但牠仍難升天，身形升空百丈，始終無法脫離地面。」

林一奇道：「那是什麼原因？」

尤不平道：「因爲牠的關節還沒有突破百節大關，所以牠成不了仙，這也就是我決心殺死牠的原因。」

林一奇道：「百足之蟲，修練千年實屬不易，老弟何不成全牠？」

尤不平道：「這條蜈蚣怪已經修練到九十八節，如果讓牠再生出兩節，眞的能升天成仙，咱們還如何能殺得了牠。」

林一奇道：「牠既成正仙，就不會再危害人類，老弟何苦一定要殺牠？」

尤不平道：「事情正好相反，牠眞的一旦修成正仙，只怕人類受害已不僅限於這幾百里之內，而是遍及全國。」

林一奇道：「牧場那漢子只說牠活吞牛羊，並未說牠傷及人類。」

尤不平指指下面仍在昏迷的那兩名大漢道：「前輩剛才已經見到了，我帶他們來的目的就是爲了證明此怪對人類是否有害。」

林一奇道：「老弟用這種方式證明，不是殘忍了一點。」

尤不平道：「就事論事，確是殘忍了一些，但對他們二人而言，又何嘗不是因禍得福。」

林一奇一怔道：「他們沒被活活嚇死已是不錯了，那來的福？」

尤不平道：「禍福本無門，全在一念間，前輩馬上就知道了……」

突聞下面傳來一聲響亮佛號道：「阿彌陀佛！好個禍福本無門，施主雖非我佛門中人，却已深通禪機。」

尤不平一拍鵰頸，落回地面道：「在下根本不懂得什麼叫着禪機，我以爲大師早該出面了，你既然種下了因，就不應該我來收拾這個惡果。」

林一奇這時也看清了在那兩名大漢身旁，已靜立着一個白鬚飄胸的老和尚。這個僧人有多大的年齡，已經看不出來，但他那根根銀鬚，長已及胸，可見已在百歲開外了。

老僧朝二人合什施個禮，又是一聲佛號道：「老衲見性，見過二位施主。」

林一奇見他一身仙風道骨，知道定是武林高僧，趕緊還了禮，連稱不敢，但尤不平却躲到一邊道：「大師當初既有普渡衆生之心，爲何眼見衆生遭殃，却又視同未見？」

見性嘆口氣，又宣了聲佛號道：「施主責備得好，老衲八十年前，本我佛救虎之心，留下了這條孽障，而造成今天這種禍害，却是始料未及。」

尤不平道：「大師既然知道了，而且還來了好幾天，又爲什麼不消弭這個禍害？」

見性一怔道：「施主怎知老衲來此多日？」

尤不平道：「我一到此地，就發現那塊巨石上留有三粒佛珠，痕跡猶新，似乎沒有幾天時間，後來又見到石塊中間有一個佛字，字跡模糊，顯見年代已久，所以我就斷定有一位佛門高僧留在附近看守這條怪物。」

見性道：「施主當眞是天縱奇才，身在危亂中，仍能見微知着，老衲八十年前經過此處，發現了這條孽障，那時牠身長只有九十節，老衲知道此物在五十節之前，每生一節需時百年，但長足五十節之後，每十年即可生出一節，再長五十節，也就是身長到了一百節即可破空飛行，而成了半仙之體，所以我不忍心傷牠，只把牠鎭壓在此處，希望牠能修成正果。」

尤不平道：「大師想效法如來佛，收服孫悟空的辦法，可惜你既不是如來，牠也不是齊天大聖。」

見性慚愧的道：「老衲修行太淺，施主責備得對。」

尤不平見他已有內咎，倒是不好意思太過刻薄，遂也轉變語氣道：「事隔八十年，大師又怎麼想到牠的？」

見性道：「老衲荒山唸佛，早已不問世事，但在半月之前，突然感到心神不寧，隱約中似含有血光預兆，經過三日夜靜坐，才想到了此孽。」

尤不平道：「等大師想到後，找來此地，已經無力收服牠了。」

見性道：「這都是老衲的罪過，我在此處已經守了七日夜，最後以佛門舍利三珠，仍然無法將牠鎭服。」

尤不平道：「大師對牠成仙的希望仍未死心，否則你爲什麼不以佛門至寶殺了牠？」

見性道：「老衲已經百年不開殺戒，我在此地守住牠，是留待有緣人。」

尤不平一怔道：「留待有緣人？大師知道有人會來除去牠？」

見性道：「老衲知道施主一定會來。」

尤不平冷笑道：「大師現在當然知道了，假如我被怪物活吞下去，你一定也會說那是刼數。」

見性莊容道：「出家人不打誑語，老衲怎敢欺騙我佛。」

尤不平見他說得很認眞，反而有些不好意思的道：「在下江湖莽夫，言語有不是之處，還請大師不要見怪，但不知這蜈蚣嶺四周，是否還有其他怪物？」

見性道：「老衲暗中已觀察七日夜，雖有一些毒物潛在其間，但已不足爲害，有神鵰在此，足可做清理工作。」

尤不平笑道：「那倒好，小玉已經十幾年未能進補，難得有此機會。」

見性只是唸了聲佛號，沒有表示意見。

尤不平又指指昏迷中那兩名大漢道：「這兩個人受到怪物嘯聲，迷失了本性，有勞大師施展神功救他們一命。」

見性却嘆了口氣道：「此二人是老衲的記名弟子，雖然誤入歧途，本性並未迷失，經此

一刼，正是他們迷途知返的時候了！」

尤不平有些意外的道：「他們的年齡，怎會是大師的記名弟子？」

見性道：「其實他們的年齡都已在九十開外，只是他們有過一番奇遇。」

尤不平道：「他們的武功並不怎麼高明。」

見性道：「老衲從未傳過他們武功，因爲他們刼數未了，今夜是他們最後一刼，老衲即將帶他們回山，三年之後當下山追隨施主的差遣。」

尤不平一怔道：「三年之後，大師以爲三年之後，武林中還是如此混亂，三三會也無法消滅？」

見性低宣聲佛號道：「刼數，未來十年內，武林不得平靜，也是施主的一段艱苦的人生旅程。」

尤不平道：「在下心願已了，立時退出江湖，我才不管他什麼刼數不刼數。」

見性嘆氣道：「連老衲都跳不出這十丈紅塵，施主想退身江湖，談何容易！」

尤不平道：「大師既然能卜未來，何不事先預防。」

見性道：「施主太高估老衲了，除魔降怪，力挽狂瀾，捨施主之外，無人能當此大任。」

尤不平道：「大師也太看得起在下了，天下之大，奇人異士不知有多少，單以大師來講

你如眞有心造福天下蒼生，我相信消滅三三會也不過舉手之勞。」

見性道：「老衲雖有此心，却無此力，施主請勿與老衲做無謂之爭，三年以後，將可證實老衲所言。」

尤不平冷笑道：「假如在下也跟大師一樣，躲到荒山野嶺去看熱鬧，又該如何說法？」

見性道：「施主那來時間看熱鬧，眼前就有一件重要事情等着你辦。」

尤不平一驚道：「長白牧場出了事？」

見性點點頭，遂又指着那條蜈蚣精道：「此物九十八處關節，藏有九十八粒珠子，雖未成氣候，却能解百毒，施主不可讓它落入歹人之手。」

尤不平道：「這件事交給小玉辦就可以了，在下必須即時趕回牧場。」

見性道：「光靠神鵰一已之力，只怕處理不了，施主既然急着離去，老衲只好替你找兩個人幫忙了。」

他說着袍袖輕拂，已將那兩名昏迷大漢救醒過來，尤不平拱拱手道：「有勞大師了！」

他說着話，轉身正待離去，見性却又把他攔住道：「見面即是有緣，但施主已集天下絕學於一身，老衲謹以此珠相贈。」

尤不平見他雙手很恭敬的捧着一粒佛珠，不由怔了一下，但他很快的也伸出雙手，神情

肅然的接了過來道：「大師既以佛門寶物相贈，必有賜教。」

見性待他接過佛珠後，却一整僧袍，面向西天磕了三個頭，才起身對尤不平道：「此物乃老衲師門至寶，施主有緣得之，但請謹記禪心天道，此間事已有人代爲處理，施主可以請了。」

尤不平見那粒佛珠上雕刻有一個老僧坐像，姿式很怪，一指向天，一指朝心，他不覺口中唸了兩遍禪心天道，而後在突然之間，似乎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正待再向見性詢問時，誰知這個老和尚早已盤膝打坐，長眉低垂，一副寶相莊嚴，對於身外任何事物都已不聞不問。

尤不平知道這是一種佛門禪坐法，這種功夫一旦打坐下來，可能一坐就是三五天，或十天半月才能醒轉過來，有些道行高的僧人，甚至坐上半年，也是常有的事。

他雖有很多事情要問，但見性既不肯說，也就只好算了，輕輕一拉林一奇道：「咱們走吧！」

說着話，二人已展開身形，急忙回頭往長白牧場趕去。

二人都是施展出全力在奔馳，在微弱的星光下，他們的身形快得像是一溜青煙般，向前疾射。

一口氣之下，離開蜈蚣嶺奔出大約已有近百里的路程。

林一奇這時實在憋不住了，開口道：「老弟，那個老和尚像是很有來頭。」

尤不平道：「來頭可大啦！如果不是他守在旁邊，咱們不但除不了怪物，恐怕連骨頭都做了怪物的點心了。」

林一奇道：「他既然是位有道高僧，老弟怎麼對他說話還是如此刻薄？」

尤不平道：「這是我的天性，不平則鳴，恐怕就是見了皇帝老子也改不了。」

林一奇道：「老和尚並不像是壞人。」

尤不平道：「我並沒有說他是壞人，但他既逃避現實，更不願面對現實，却又處處弄個爛攤子留給我收拾。」

林一奇道：「他似乎對咱們的事知道不少。」

尤不平道：「豈止是咱們的，他跟三三會主根本就是個熟人，只是他不敢承認。」

林一奇道：「爲什麼呢？」

尤不平道：「這其中的原因我也說不清楚，但以我的直覺認爲他跟三三會脫不了關係。」

林一奇道：「這個和尚到底是誰？」

尤不平道：「原先我以爲他是少林派的隱世高僧，所以我對他說話才那麼不客氣，但後來他送給我那顆佛珠，才使我想起一個人來。」

林一奇道：「這個人是誰？」

尤不平道：「前輩大概聽說過，兩百年前江湖中出現了一位高僧。」

林一奇道：「聽說過，那是天心禪師，他以一招指法震住江湖黑白兩道，使得混亂分裂的天下武林，整整平靜了一百年，後來聽說這位高僧死了，因此江湖又合久復分，造成今天這種局面。」

尤不平道：「剛才見性老和尚送給我的佛珠，上面雕刻的就是當年鎮壓天下群雄的那招指法——禪心指。」

林一奇道：「這樣說來，見性該是那位聖僧的傳人了。」

尤不平道：「大概差不多。」

林一奇道：「老弟既非佛門中人，見性大師肯以重寶相贈，顯見他對老弟的期望是多麼大。」

尤不平道：「去他的期望，這是一種連甩都甩不掉的包袱，我如果學會了禪心指，就等於把這一生賣給江湖了，他反而倒落得個輕鬆。」

林一奇一怔道：「老弟現在不已經是江湖中人了嗎？而且……」

尤不平冷笑接口道：「而且還是出了名的鏢客對不對？」

林一奇道：「難道不對嗎？老弟的劍術雖不敢說天下無敵，但能接下你一招的人不多。」

尤不平道：「劍術好壞，與成不成名都沒有關係，問題是我這個人所作所爲，從不受師承門派約束，我雖不濫殺，却也從不想做聖人俠士。」

林一奇聽得忍不住發出一聲長笑道：「妙論，妙論！老朽也是從未想到世上還有比我更怪之人，咱們這一對老少配，才眞是臭味相投。」

尤不平道：「咱們只是就事論事，怎麼有資格稱得上怪，我有一位師父，他才是眞正的怪，他生平很少與人接觸，但却最恨那些假冒僞善之徒，滿口仁義道德，却一肚子男盜女娼，他認爲天下人皆可恕，唯斯輩可惡，在下耳濡目染，無形中也受了影響，現在要改過來，可還眞不容易。」

林一奇道：「老弟以爲見性老和尚就是這種人了。」

尤不平道：「他比這種人又好一點，至少他無法做到男盜女娼。」

林一奇想了一下，笑道：「他是個出家和尚，男的既不是盜，當然也找不出女人去爲娼了。」

尤不平道：「但他把燙手的山芋推給我，就是混球作法，我偏不讓他如願，而且還非把他擠出來不可。」

林一奇有些失望的道：「老弟是不準備學禪心指了？」

尤不平道：「當然要學，因爲是他強迫我學的，等我練成了之後，把陸小雲救出來，三三會的事我就不管，而且我專用禪心指去殺中原武林敗類，到時不怕他不來找我。」

林一奇道：「這一手確是很絕，看來見性老和尚這番心機白費了。」

尤不平道：「要是我那位師父遇上了這種事，他會更絕，他練成禪心指後，可能專殺和尚。」

林一奇道：「這倒是有點過分了。」

尤不平道：「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怎麼能算是過分，我雖然拜了九位師父，却從未要求任何人教我武功，都是他們逼着我學的，所以我的行爲不受約束。」

林一奇道：「老弟爲人光明磊落，處處爲武林正義着想，令師等自是無從約束起。」

尤不平道：「那也要看各人所持的角度，在我出面救濟黃河下游災民時，我那位怪師父就連夜把我找到臭罵一頓，他說我管的事太多了，救災的事應由官府去管，還說什麼江湖人的規矩是救難不救災。」

林一奇道：「可是老弟還是管了。」

尤不平道：「我要把武功退還給他，他不敢接受，當然只好讓我管了。」

林一奇道：「令師如眞的接受了，老弟怎麼辦？」

尤不平道：「那太好辦了！他用那隻手教我武功的，他自己砍斷那隻手，我從此不用他的武功，咱們也就從此斷絕師徒之情。」

林一奇一怔道：「你是用這一種方式退還武功？」

尤不平道：「不用這一種用那一種？我的武功又不是跟他一個人學的，他沒有理由廢了我。」

林一奇道：「你們這一對師徒才眞夠資格稱得上怪，老弟是否也想用這種方式去對付那見性和尚？」

尤不平道：「這方法雖然有效，却也要因人而異，老和尚有意逃避，我如果叫他砍下一隻手，却正中了他的圈套。」

林一奇不信的道：「那有一個身負絕世武功的人，願意把自己的手砍下來給別人。」

尤不平道：「一般人當然不肯，但見性乃佛門高僧，他一心向道，情願自己流血，也不願看見別人流血，他這次重出江湖，大概也是爲了把三三會的事推給我。」

林一奇道：「老弟以爲三三會主眞的是天下無敵？」

尤不平道：「世上沒有天下無敵的武功，但他確是江湖上難得一見的魔頭錯不了。」

林一奇道：「他會是誰呢？」

尤不平道：「這個答案只有去問見性才能知道。」

林一奇想想又道：「老弟那位師父現在隱居何處？」

尤不平道：「死了，他是我九位師父之中，最後一位死的。」

林一奇嘆了口氣道：「可惜，如果他還健在的話……」

尤不平冷笑道：「活着也沒有用，他絕對不肯見像你這種人。」

林一奇道：「你是說我還不夠資格見他？」

尤不平道：「事實上也是如此，因爲你根本就不夠資格稱之爲怪。」

林一奇道：「照老弟的說法，我今後該多在怪字上下功夫了。」

尤不平道：「所謂怪與邪也是一種天才，假如天生的就是奴才，光憑下功夫也是沒有用。」

林一奇怔了一下道：「對，老弟罵得對極了，老朽承認是天才的奴才，但我却不是蠢才。」

尤不平也是怔了一下道：「天才加奴才，那豈不成了奇才。」

說完二人相視大笑，但就在笑聲中，他們已奔近長白牧場的防風林外。

林一奇正待飄身而過時，尤不平已攔住他道：「前輩慢點，我覺得有點不大對勁。」

林一奇停下身道：「老弟可是發現了什麼？」

尤不平搖搖頭，他凝神靜聽了半晌，才接口道：「奇怪，牧場中分明已來了敵人，爲何察覺不出一點異聲，難道這個人的武功比見性還高？」

林一奇道：「老弟如何能肯定牧場中來了敵人？老朽怎麼連一點感覺都沒有？」

尤不平道：「我是憑着直覺，不管遇到多麼高強的對手，即使是在生死搏鬥中，我始終保持着這分警覺，所以我才能活到現在。」

林一奇喟然一嘆道：「也只有終日在刀頭上舔血的人，才能生出這警兆，這是一般人所無法具備得到的。」

尤不平道：「應該說這是我求生方式的一種，只是各人所採取的方式不同，因爲我自小就是在戰鬥中長大的，所以說這種經驗就是生命的累積。」

林一奇道：「老朽過去一直以老江湖的身分自居，但跟你老弟一比，可就顯得這八九十年是白活了……」

尤不平不等他說下去，已急忙接口道：「不好，敵人已經潛入了牧場的大廳，這個人的武功不弱，竟然能把沈家兄弟的三絕望月逼了出來。」

林一奇一驚道：「敵人既然能進入內院，只怕三環刀沈天寶和塞外風林飛，他們二人都有危險。」

尤不平道：「他們兩個人都是成了精的老江湖，如不是遇上頂尖高手，大概還不致有生命危險。」

林一奇道：「話雖如此，咱們可也得快點趕去看看……」

尤不平道：「前輩還是先到東北方巡視一番，如發現敵踪，最好不要正面出手，想辦法暗中切斷來敵的增援，或是他們的退路。」

林一奇道：「老弟一個人進入牧場，不會太危險嗎？」

尤不平道：「前輩的任務更危險，但此地只有咱們兩個人，也就別無選擇了……」

他說着話飛身疾躍，人已像一溜青烟般，朝長白牧場大廳激射而去。

幾百丈的距離，只不過眨眼工夫，他已飛進正院，伏身在屋面上，大廳中雖已熄去了燈光，但他隱身在十丈外，仍然把現場情形看得一目了然。

只見沈天寶橫躺在大廳門口，雙目緊閉，三環金刀依然抓在左手，看情形似是受傷昏迷未醒。

而沈宋賓兄弟却緊守在沈天寶身側，雙刀飛舞，像是在抗拒着一股無形潛力。

但在大廳門外五丈之處，却站着一個身穿皮衣皮帽的老人，這個老人的年齡看起來，跟陸上飛差不多，他沒有携帶兵器，身上却掛着四個藍皮袋子，每一個都是鼓鼓的，不知裝的什麼東西。

尤不平看清了現場情形，並沒有發現林飛，不由暗中一驚，猛然一提眞氣，全身輕得如同無物般，自十丈外朝大廳中飛了進去。

但他在經過那怪老人身邊時，也沒有見他是怎麼出的手，竟然順勢把老人右邊掛的藍皮袋子也同時帶進了大廳中。

由於他的出現太過突然，不僅是站在大廳外面的老人，颯然倒退出七丈，而沈氏兄弟的雙刀也在他身形乍現的剎那，同時施出三絕望月的奇招，硬把他捲進了層層刀幕之中。

尤不平在匆忙中，左手仍是緊緊的抓住那個藍皮袋子，而右手却在這間不容髮之際，很巧妙的抓住了沈長賓的左腕，順勢横推，總算把沈宋賓那攔腰横掃的一刀架開了。

沈氏兄弟不由暗中一驚，但當他們看清來人是尤不平時，却更爲吃驚的道：「原來是大俠……」

尤不平放開沈長賓的左腕，笑笑道：「二位進步很快，怪不得連名震關外的五毒魔君也不敢擅越雷池。」

七

沈宋賓却紅着臉道：「大俠出手半招不到，就把咱們制住了……」

尤不平正色道：「我沒有遭到斬腰之厄，全是靠運氣，二位缺少的是與高手搏殺的經驗，在對敵時眞力將竭，如果中途換招，是犯了武家大忌，假如你們收招後再發，時間上也許慢了一點，但空間却完全被招式所控，如果你們做到了這一點，我不但抓不住令弟脈門，更擋不開你那攔腰一刀，絕學只能意會，我相信你們會懂的。」

沈宋賓兄弟想了一下，突然抱刀長揖道：「多謝大俠指點。」

尤不平道：「你們想通了就好，也用不着謝了。」

他微微一頓，才望着那個皮衣老人道：「閣下夜闖長白牧場，是爲了銀子，還是爲了人？」

皮衣老人冷聲道：「兩樣都有，你如果不希望有人死亡，就把老夫的兩只皮袋子還給我。」

尤不平道：「這話應該是我說的，你老兄如想活着離開長白牧場，就該把另外兩只袋子

也留下。」

皮衣老人厲聲道：「放屁，你既能認出老夫是五毒魔君，就應該知道我在殺人時的手段。」

尤不平道：「當然知道，而且也領教過了，他們兩人的刀光一收，你的無形之毒不是跟着湧進來了嗎？」

五毒魔君道：「你既已有了感覺，大概也嘗到滋味如何了！」

尤不平道：「很好，只可惜你帶的毒不夠多，所以牠們吃得還不過癮。」

他說着並把左手中那兩只藍皮袋子揚了揚。

五毒魔君見那兩只藍皮袋子，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被用指穿了幾個小孔，不由變色道：「小子，你是怎麼知道這種方式的？」

尤不平冷笑道：「這有什麼希奇，在下雖不是靠毒起家，但我的夥計却是吃毒的老祖宗。」

五毒魔君不信的道：「老夫九歲就開始玩毒，還沒有會過武林名家，你那個伙計叫什麼名字？」

尤不平道：「告訴你也不會知道，反正等一下你就可以見到了。」

五毒魔君興奮的道：「他眞的會來？」

尤不平道：「當然會來，可是你還沒有說出你來此地眞正目的。」

五毒魔君道：「老夫也是這長白牧場的半個主人，你對我說話豈可無禮！」

尤不平却有些意外的道：「這麼說你是爲找陸場主而來的了？」

五毒魔君道：「可以這麼說，但老夫已經見過他了，我現在要找的是鏢客。」

尤不平暗中一震，道：「你把陸場主怎樣了？」

五毒魔君道：「沒有怎樣，他很好。」

尤不平道：「你找鏢客是爲了保鏢了？」

五毒魔君道：「既保鏢也保人，鏢客在那裡快叫他來見我，老夫沒有工夫跟你多說廢話。」

尤不平冷聲道：「在下就是鏢客。」

五毒魔君也有些意外的道：「你就是鏢客尤不平？」

尤不平道：「正是！」

五毒魔君怔了一下道：「老夫聽說你的價碼很高？」

尤不平道：「是條件很苛，你要想請我保鏢，就必須接受我的條件。」

五毒魔君道：「怎麼樣奇法，你說說看。」

尤不平道：「人不對不保，貨不扎手不保，銀子不多不保，不夠刺激還是不保。」

五毒魔君哈哈一笑道：「果然是人如其名，看來老夫這趟貨是正合你的胃口。」

尤不平冷聲道：「你先別太自信，待我看完了貨才能作決定。」

五毒魔君道：「一般鏢行的規矩，大都是先談酬勞、地點，很少有要求東家看貨的……」

尤不平道：「在下是個單幫鏢客，既不靠行，也不掛牌，只是看我興之所致，假如我親口答應接下這趟鏢，就保證給你送到地頭。」

五毒魔君道：「憑大俠的金字招牌，這一點老夫倒是信得過。」

尤不平道：「你信得過我，我可信不過你，所以我必須先看貨。」

五毒魔君道：「老夫託保的不是貨，而是兩個人。」

尤不平怔了一下道：「既然連五毒魔君都保不住，那一定是兩個扎手人物了。」

五毒魔君道：「可以這麼說，尤大俠敢不敢保？」

尤不平冷聲道：「笑話，在下這個鏢客，就是因爲保人才保出了名的，現在我反而擔心你付不起這筆酬金。」

五毒魔君道：「老夫擔心的也是價碼問題，尤大俠可否先露點口風，讓老夫也好斟酌斟

酌。」

尤不平道：「不必繞圈子，我讓你看事實好了。」

他說着向沈宋賓兄弟招招手道：「請兩位把帶的貨都拿過來吧！還有令叔身上的一份也一起拿來。」

二人依言解下背上包袱，並且把沈天寶身上的包袱也解下來，一起送給尤不平。

尤不平把三個包袱都擺在大廳中一張棗木桌子上，很快的解開接頭，並拆開內層的油紙包，看看五毒魔君，指指桌上的東西道：「這是在下一趟鏢的酬勞，閣下可以斟酌了。」

五毒魔君看清那三個包袱中包的盡是珠寶銀票，如果全部折合銀子，少說也在六七百萬兩，他雖是江湖中出了名的魔頭，但面對這批金銀財寶，仍不禁怦然心跳，一時竟看直了眼。

尤不平冷笑一聲道：「怎麼樣，閣下如是感到手頭不方便，咱們可以改期再談，但鏢酬却不能減少。」

五毒魔君陰聲道：「老夫目前手頭確實不太方便，而且就算方便，一時也湊不出這麼多的金銀珠寶，但是老夫有一件貨，價值却遠超過尤大俠的酬勞。」

尤不平哼了一聲道：「在下保鏢還有一項單行法。」

五毒魔君一怔道：「什麼叫做單行法？」

尤不平道：「現金交易，不接受任何抵押，就算你用三環刀沈天寶的生命作要挾，我照樣不會接受。」

五毒魔君又是一怔道：「尤大俠，別忘了你的銀子是從那裡來的！」

尤不平道：「銀子是沈天寶開賭場賺來的，但到了我的手裡就是我的了。」

五毒魔君道：「爲了銀子，大俠連沈天寶的生死全都不顧了？」

尤不平道：「我顧不了那麼多，而且沈天寶並不一定會死。」

五毒魔君道：「他已中了老夫的無形之毒，當今天下武林能夠解我這種毒的只有一個人……」

尤不平道：「只要有一個人能夠解就夠了，而且也更證明中了你的毒並不一定死。」

五毒魔君道：「能解老夫毒的是聖手華陀，但這老兒早在三十年前就死了，目下當今武林再也找不出第二人能夠解老夫這無形之毒。」

尤不平道：「你把自己捧得太高了，假如你的無形之毒眞的那麼厲害，你也不會替三三會主跑腿了。」

五毒魔君臉色一變，道：「老夫此次到長白牧場來，只是爲了處理一點私事。」

尤不平道：「你愛處理什麼是你的事，但你是不是親眼看見聖手華陀死的？」

五毒魔君道：「老夫雖未親眼看到，但江湖人大多知道這件事，三十年前聖手華陀在大巴山採藥中毒而死。」

尤不平冷聲道：「眼見尚且不可靠，何況是傳說。」

五毒魔君道：「大俠可是以爲聖手華陀沒有死？」

尤不平道：「我沒有那麼說，只是我相信你的無形之毒不一定就能毒死人。」

五毒魔君冷聲道：「你如不是仗着老夫那一對七彩珠王，此時焉有命在。」

尤不平哈哈一笑道：「你總算是說了實話，你找我保鏢是假的，想殺死我才是眞的。」

五毒魔君道：「老夫先前不知道你是尤大俠，所以才多有冒犯。」

尤不平道：「現在你知道了，打算怎麼辦？」

五毒魔君道：「老夫以沈天寶生命作爲代價，務必請大俠替我保一趟鏢。」

尤不平道：「你以爲沈天寶會答應嗎？」

五毒魔君道：「老夫以爲他會答應的，因爲他中了我的毒並不好受。」

尤不平道：「你說了半天，還是一廂情願的話，爲什麼不去問問沈天寶？」

五毒魔君道：「老夫現在就問問他……」

他說着話身形飄動，人已欺近沈天寶身邊，一舉左手兩只皮袋子，正待朝沈天寶背上送

去，突然刀光驟湧，沈宋賓兄弟已聯手使出一招三絕望月。

這招刀法五毒魔君雖已見過了好幾次，但他却始終想不出解破之策，人還在一丈外，而雙刀上湧起的煞氣，却硬把他逼得倒退三丈。

但幾乎在這同一時間，大廳中也傳來了兩聲慘號。

衆人抬目看去，尤不平仍是坐在原來位置，似乎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但在堆放珠寶銀票的那張桌面上，却多了兩隻斷手，這兩隻手是自小臂被一種利器斬斷的。

而在靠近尤不平身側的地面上，也有兩隻斷手，四隻斷臂傷勢完全一樣，從流血的情形上判斷，被斬斷的時間也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兩隻在桌面上，兩隻在地面上。

沈宋賓兄弟的雙刀，仍保持着聯手攻擊之勢，但他們却是一臉詫異之色。

而五毒魔君却是臉色鐵青，高舉着左手兩只藍皮袋子，似是正在考慮一件重要的決定。

尤不平仍是輕鬆一笑道：「老毒物，你不必裝腔作勢，我勸你還是保留一點壓箱底玩藝，否則你連逃命的本錢都沒有了。」

五毒魔君厲聲道：「小子，你夠狠，可是你知這是誰的手臂嗎？」

尤不平聳聳肩道：「管他是誰的，這種髒手既毒又臭，連狗都不吃，還會是什麼好東西。」

五毒魔君獰笑道：「罵得好，他們是衡山雙雄老大韓剛的兩個入室弟子，一個叫廻峯劍梁世高，一個叫小南嶽魯定山，你認爲他們是不是好東西。」

尤不平一怔道：「衡山雙雄在江湖中雖不太壞，但他這兩個徒弟跟你狼狽爲奸，就絕不是好東西，何況是他們先找上我的。」

五毒魔君道：「誰先找上誰都是一樣，反正你跟衡山雙雄的樑子是結定了。」

尤不平道：「我既然敢惹上三三會，又何在乎多個衡山雙雄。」

五毒魔君道：「老夫是爲了你好，衡山雙雄在中原武林道上，人頭可熟得很。」

尤不平冷笑道：「你是泥菩薩過江，恐怕連自身都保不住了，還是多爲自己後事想想吧！」

五毒魔君陰聲道：「小子，你把老夫估計太低了，如果你不把這批財物交出來，殺人流血的事馬上就要開始。」

尤不平道：「是你把自己估計太高了，你以爲就憑你帶來的那幾個小混混，和你那個麻臉老婆，也想有一番作爲。」

五毒魔君臉色一變，道：「你怎麼知道的，你沒有去蜈蚣嶺？」

尤不平道：「我當然去過了，但在我未去蜈蚣嶺之前，就知道你們要來，而且衡山雙雄

那兩個寶貝徒弟，也是我故意放他們走的。」

五毒魔君道：「你眞的殺了那條蜈蚣精？」

尤不平道：「不錯，但殺得很費力。」

五毒魔君想想道：「你把那兩隻七彩珠王還給我，老夫答應今後不爲難你。」

尤不平有點玩味的道：「銀子也不要了。」

五毒魔君道：「你說得不錯，老夫帶來的都是一些小混混，很難有大作爲，連廻峯劍梁世高，小南嶽魯定山都斷臂而逃，老夫就算把這批財物弄到手，只怕也難保得住。」

尤不平冷笑道：「難得你能如此想得開，只可惜太晚了一點。」

五毒魔君道：「一點也不晚，老夫那些手下雖不成材，但如放手一拼，你們也不會好到那裡。」

尤不平道：「只怕你那批不成材的手下，連拚命的機會都沒有，我明明知道你們是爲了這些銀子而來的，而且財既然已經露了白，你想還能給他們機會嗎？」

五毒魔君臉色再變道：「小子，你亮出銀子，是故意把他們引到這附近來下毒手的？」

尤不平道：「我坐在這裡連動都沒動，你幾時見過我出手的？」

五毒魔君不信的道：「整個長白牧場除了你們這幾個人而外，陸上飛和他的老婆都被我

制住了，還有一個塞外風林飛，他只是伏着兩條腿跑得快一點，要是眞動起手來，他連我的老伴三招都接不下。」

尤不平冷聲道：「你既然如此有信心，爲什麼不把你的老伴叫出來問問。」

五毒魔君也覺得情形有些不對，自己帶來的人，除了梁世高二人被斬斷雙臂外，其他的人怎麼會沒有一點消息。他想到這裡，暗中一驚，猛然一提眞氣，彈腿弓身，竟原地不動拔起三丈多高，空中再一伏身，正待朝左首屋面上落去，但幾乎與他起身同時，一條身影，疾如閃電般迎面飛到。

雙方勢子都快，五毒魔君前進受阻，後退又不甘，他不由目中凶光一閃，殺機倏起，左手已運足全力拍出一掌。

他這一掌不僅勁道奇猛，而且更隨掌風暗中湧出了大片毒粉，將迎面撲來的人，整個罩在一片毒霧之中。

可是就在他掌中帶毒擊中人的剎那，他突然發現這條身影竟是他的老伴拘魂無痕麻三娘。

五毒魔君看清之後，差點驚叫出聲，眼看麻三娘中掌後朝地面摔落，他只好一沉眞氣，搶先而下，幸好他的功力不凡，就在麻三娘將摔落地面剎那，被他伸手接住了。

麻三娘身上有好幾處穴道被人點中，硬挨他一掌，又中了劇毒，此時人已氣若游絲，臉

呈黑青色。

五毒魔君趕忙餵她服下幾粒藥丸，並替她解開穴道，經過一陣推拿，她才吁了口氣，挺身坐起來。

五毒魔君蹲在她旁邊，正想問明經過，不料麻三娘揚手就是一個耳光子，怒聲道：「老毒鬼，你竟敢對老娘下那麼重的手！」

五毒魔君撫摸着半邊通紅的老臉，道：「三娘，妳知道我不是故意的。」

麻三娘冷聲道：「我當然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否則我不宰掉你才怪。」

五毒魔君搖搖頭，苦笑一聲道：「咱們這一次，眞的是栽到了家，妳是着了林飛的道吧？」

麻三娘道：「憑他也配，老娘是被一個躲在暗中的人，發出幾粒大豆襲中穴道的。」

五毒魔君道：「此人能用幾粒豆子擊中了妳的穴道，可見不是個簡單的普通人物。」

麻三娘道：「也不見得高明到那裡，他是躲在暗處，而仗着手法奇特，我才一時大意被擊中的。」

五毒魔君道：「妳連對方是什麼樣的人也沒見到？」

麻三娘道：「見到人他還跑得了嗎？」

五毒魔君道：「此人既能以大豆擊中妳的穴道，他的武功絕不在妳之下。」

麻三娘冷聲道：「他只是手法奇特一些，我發現身前有點怪聲音，正待察看時，背後的穴道就被擊中了。」

五毒魔君道：「妳又怎麼會到此地來的？」

麻三娘道：「我的穴道受制後，就糊裡糊塗被人帶到此地，這人好像是林飛那個混蛋……」

只聽一陣哈哈大笑，自夜空中傳了過來，說道：「麻婆子，妳眞的一點人味都沒有，老夫抱着妳在長白牧場轉了好幾個圈子，妳不但不領情，反而背後罵我。」

麻三娘聞聲，颯然跳起來道：「林飛，你再跑就是我養的，快給老娘滾出來。」

林飛仍是大笑道：「有妳的老公在旁邊，老夫出來豈不是自討沒趣……」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麻三娘已自懷中摸出一根長約一尺七八的竹管子，振腕疾抖，朝發話處甩了過去。

竹管在她甩出兩丈後，發出一聲輕爆，自動裂了開來，裡面飛出一條金色閃閃的小蛇，竟比閃電還快，朝林飛撲去。

尤不平見了那條小蛇，不由臉色一變，因爲金蛇的飛行速度太快，想出手攔截已來不及，

急得高聲大叫道：「老林，小心點，那是金線蛇！」

但他提出警告後，却沒有得到林飛的反應，而那條小金蛇飛出之後，也沒有再飛回來。

五毒魔君似乎也有些意外的道：「三娘，小金兒去了這樣久，怎麼還沒回來，不要又中了林飛的詭計。」

麻三娘道：「小金兒刀劍難傷，牠連火都不怕，我不相信賊強盜有那種能耐……」

突然又傳來林飛一陣怪笑道：「這可好，小偷罵強盜，妳這個毒婆娘當眞反臉無情，放出那麼一條毒物，如不是老夫皮生得厚，此刻連骨頭也不剩了。」

麻三娘厲聲道：「放屁，你的皮再厚，也經不起小金兒一口，你把牠怎樣了？」

林飛道：「妳那條金線蛇很可愛，而且又被妳養得很肥，被我的好朋友生吞活嚥下去了。」

麻三娘大怒道：「鬼話連篇，你給老娘滾出來……」

不知是什麼時候林飛已笑嘻嘻的站在她身旁，道：「老夫不跑可以，但妳可不能再放蛇咬我……」

麻三娘微微一怔，也不由爲他這一身神出鬼沒的輕功暗中感到心驚。

而五毒魔君却在此時，一聲不響的右手疾揚，狠狠劈出一掌。

可是當他迅疾無比的劈出一掌之後，早已又失去了林飛的影子。

只聽數十丈外傳來林飛一陣嘲笑道：「老毒物，你吃什麼乾醋，老夫就算再不爭氣，也不致於眞的看中你那麼一個麻臉婆子。」

麻三娘氣得潑口大罵道：「你這個賊強盜簡直不是人，有種就出來跟老娘拼上三百招。」

林飛道：「好男不與女鬥，老夫雖是強盜出身，但比起你們小偷還是高一級。」

麻三娘氣得一擺身形，就待追過去，五毒魔君把她攔住道：「不要理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咱們就守在這裡，不怕他不來。」

麻三娘道：「光守着也不是辦法，咱們還是先收拾了這幾個小的再說。」

五毒魔君苦笑道：「如果好收拾還等到現在，鏢客尤不平是不用說，而這兩個小子那兩把刀，就有點邪門。」

麻三娘不信的道：「我去試試看，他們刀法有什麼驚人之處……」

她說打就打，身形輕閃，已欺近了沈氏兄弟身前五尺之內，左手一招分花拂柳，尖銳的指風，分襲沈長賓前胸五大要穴，右掌平拍，却使一招拒虎門外，暗勁潛送，却逼得沈宋賓無法與他弟弟的左刀配合。

拘魂無痕麻三娘不僅是用毒大行家，而她的內功修爲及臨敵經驗，尤有獨到之處。

她出手一招，不但搶盡了先機，更兼備了快、狠、準，而更難得的是她左手指風完全依仗輕功取敵，右手的一掌，却是硬碰硬的打法，力道強勁沉猛，沒有數十年修爲，很難接下她這一掌。

也許是麻三娘的流年不利，她先被林飛戲弄一番，憋了一肚子氣，滿以爲可以把這口氣洩在兩個年輕人身上，所以出手就是狠招，可是她做夢也沒想到，這兩個年輕人竟是以殺手出身，而他們所學的更是殺手絕學——三絕刀法。更加上他們兩兄弟自小就被沈三寶訓練成爲名符其實的眞正殺手。

麻三娘出手招式奇快無比，在此時此刻，即使是尤不平出手解救，也來不及，眼看左手指風已完全控制了沈長賓的前胸五處死穴，但就在她蓄勁將發未發的千鈞一髮之際，沈長賓的身前突然湧起一片凌厲無比的刀煞，寒氣逼人，使她剛剛有了一種不吉的意念，已感到左手齊腕處一涼，一陣刺骨的劇痛，使她在潛意識之下，颯然飄身倒退三步，但緊接着的右臂又是一陣奇痛，她忍不住哼了兩聲，身形踉蹌的退回五毒魔君身側。

這一連串的變化，不僅五毒魔君感到意外，連尤不平也很意外，他看看沈長賓，表示嘉許的道：「小兄弟，眞難爲你了，在這短短時間之內，能有如此成就，麻三娘的那招分花拂柳，只有你這招葉底飛瀑才能破解，否則連我也只有遺憾了！」

沈長賓道：「我們也是受了尤大俠的啓示，不怕環境對我們不利，只怕我們自己的意志不堅。麻三娘攻出的那一招，我根本就不知道是什麼名稱，而且也自以爲是死定了，但却在突然之間，我想到了生存競爭的最好公式，就是先殺死敵人。」

尤不平不由一怔道：「兄弟，看來你比我懂得多了，在那種情況之下，如果是換了我，絕不會想得那麼多，一刀解決，比什麼都來得有效。」

沈長賓道：「我們這兩手比大俠可差得遠了，雖然一刀砍斷了麻三娘的左臂，我却根本就不知道那招刀法叫葉底飛瀑。」

尤不平嘆了口氣道：「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兩位老弟以後最好不要跟我學……」

五毒魔君乘他們說話之際，很快的飛身過去，彎腰撿起地上的麻三娘兩條斷臂，正待回身替她接上時，而中毒躺在地上的沈天寶，却突然挺身出刀，一招枯樹盤根，逕削五毒魔君的雙腿。

五毒魔君怎麼也沒想到中毒昏迷的沈天寶，此時還有能力傷人，雖是一記很平常的招式，由於事起倉卒，而他雙手又拿着麻三娘的斷臂，一時竟被逼得無法還手，暗中一提眞氣，彎腿縮胸，身子半斜着躍起八尺，躲過三環刀，正待飛出廳外，但沈天寶招到中途，却由枯樹

變爲野火燒天，這兩招雖然都很平凡，却變得太絕了，枯樹遇上了野火，驟然爆發出一股燎原之勢，但見滾滾刀光，硬把五毒魔君纏在一片煞氣之內。

五毒魔君是全憑一口眞氣，保持着身體平衡，而自半空朝圈外衝出的，因爲他自始至終，就沒把沈天寶看在眼裡，所以他也就沒有想到沈天寶能使出這樣一招刀法。

等到他發現三環刀的招式變化之後，他才知道沈天寶不僅招式遠在沈宋賓兄弟之上，而刀身上內力尤見雄厚。

他此時如用麻三娘的斷臂當作兵器，逼開沈天寶的刀並非難事，但這樣一來，麻三娘勢必落得終身殘廢，而時間又不容許他多作考慮，因此他猛一咬牙，暗將眞力運集左臂，硬朝疾劈而至的三環刀封去。

沈天寶也是個老得不能再老的江湖，焉有看不出他的用意，遂也把心一橫，暗中又加三成眞力，三環刀剛與五毒魔君的左臂接着，驀見金光環繞，一陣輕微響聲之後，沈天寶悶哼一聲，身形斜退出七八步，尤不平臉色一變，以奇快無比的身法，把他抱到一張椅子上，並迅速餵他服下三粒藥丸。

五毒魔君左臂已被三環刀絞碎，可是他左手緊握的拳頭，却嵌在沈天寶的右肋上，而沈天寶被他這斷腕一擊，不僅右肋骨全斷，內腑也受到奇重內傷。

五毒魔君丟掉右手中被三枚金環絞碎的麻三娘雙臂，狠毒的瞪着沈天寶，道：「沈老兒，你比老夫還夠狠。」

沈天寶冷聲道：「老夫是靠開賭場起家，什麼樣狠角色我沒見過，你不過是靠一些凶殘毒物，缺少人性而已，眞講狠你還差得遠。」

五毒魔君厲聲道：「不錯，老夫如果早肯放棄三娘的斷臂，你就不會像現在這樣輕鬆了？」

沈天寶道：「那不過是拿別人當作犧牲品，又怎能算得上狠。」

五毒魔君怒道：「放屁，你以爲怎樣才叫狠？」

沈天寶道：「假如你肯在我出手第一招就放棄雙腿，老夫絕難逃一死。」

五毒魔君怔了一下，道：「不錯，在那種情形之下，老夫隨便一掌，都足以要了你的命。」

沈天寶道：「所以我說你只會拿別人發狠，自己却是個貪生怕死之徒。」

五毒魔君冷聲道：「你算個什麼東西，老夫豈肯犧牲雙腿，換取你的一條賤命！」

沈天寶道：「最後你還是犧牲了一條胳臂，而老夫的賤命也還是活着。」

五毒魔君厲聲道：「老夫的胳臂不會白白犧牲，你們誰也別想活着……」

他右手疾抖，那兩只藍皮袋子裡却很快的飛出四條形如蛇類的怪物。

這四條怪物的長相跟蛇類差不多，只是體積沒有蛇那麼長，粗如兒臂，長僅不過五六尺，全身漆黑，頭是三角形，兩肋生有薄翼，兩隻怪目却有酒杯那麼大。

四條怪蛇飛出藍皮袋子之後，先在大廳門口飛繞了一圈，牠們看到廳中有人，似乎顯得異常興奮，發出一連串的「呱呱」怪叫，有若小兒啼哭，而後飛回到院子上空打轉，似是在欣賞人類的恐懼神色。

怪蛇的喃叫聲，帶有懾魂作用，功高如尤不平，乍聞其聲也是感到心神一震，胸中有一種說不出的悶氣，沈宋賓兄弟功力較差，已經有些把持不住了。

尤不平見狀暗中一驚，他一向少用長劍，這時已握在手中，站在沈天寶面前，全神戒備，並低聲對沈宋賓兄弟道：「二位多加小心，這四條怪蛇叫做璃蝮，乃龍蛇雜交所生，屬於蛇類一種，其性凶殘，專以活人爲食，但牠們在吃人之前，總是先行啼叫示威，作出各種恐怖行動，使人類失去抵抗意志之後，再行任意擇食……」

只聽院中又是一聲悽厲啼叫，打斷了他的話聲，但啼聲未完，夜空中突然疾如流矢般，出現了一團黑影。

這個黑影才一出現，尤不平已是精神大振，道：「小玉來了，這幾條怪物可遇上了尅星

隨着他的話聲，玉鵰已發出一聲震耳長鳴，自高空中對準那四條毒物疾撲而下。

玉鵰的動作其快無比，乘下撲之勢，嘴爪齊出，一下子就被牠捉住了三條，還剩下一條璃蝮逃得像溜青烟般，飛回五毒魔君手中的藍皮袋子裡，動也不敢動一下。

玉鵰捉住三條璃蝮，神情非常興奮，伸直長頸擺動一下，含在嘴裡的那條已被牠活吞下去，而後舉起雙爪，使用同樣的辦法，一口一個，三條南荒毒物，不過眨眼工夫，全都成了牠腹中美食。

牠伸着長嘴，在羽翼上擦了幾下，却顯出意猶未盡的樣子，望望尤不平。

尤不平點頭笑笑，牠得了主人的默許，突然一斂雙翅，探爪就朝五毒魔君右手的藍皮袋子抓去。

五毒魔君眼見牠活吞了三條璃蝮，早已又驚又恨，現在見牠朝自己撲來，不由殺機陡起，一提眞氣，憑空拔升三丈多高，將全身功力都運集在雙腿上，迎着玉鵰下落之勢，狠命朝牠胸部踢去。

可是玉鵰對他踢出勢如千鈞的雙腿，根本不理，右翼輕拍，已把個五毒魔君打得鼻口噴血，翻飛出數十丈外。

接着左爪疾伸，已順勢抓住藍皮袋子，長嘴一啄，僅剩的一條璃蝮，也被牠吞了下去。

而後振動雙翅，却只在低空飛行徘徊，似乎仍在等待着另一頓大餐。

沈天寶傷勢雖然不輕，却被這驚心動魄的一幕，看得忘了痛，忍不住嘆口氣道：「如不是神鵰回來得快，這類前古毒物，絕非人力能敵。」

尤不平道：「根據記載，璃蝮具有龍蛇的雙重凶殘與耐性，皮肉堅厚，不畏刀劍，平日均以活人爲食，想不到五毒魔君邪惡至此，竟豢養了四條。」

沈天寶道：「假如神鵰未能及時趕至，老弟的劍氣是否能殺得了牠？」

「在下如運集全力馭劍一擊，就是再加四條，也擋不住我的劍氣，但問題是牠們絕不會集中在一起，而專攻在下一人，所以我擋在沈兄前面，是準備先搏殺兩條，假如兩位小老弟雙刀聯手，能擋住另兩條一撲之勢，我就有時間接上去了。」

「老朽猜想也是如此，老弟面對董堅那樣高手，長劍尚不肯出鞘，剛才見你仗劍運氣，我就知道情況不比尋常，他們兩兄弟刀法雖精，內功根基却不夠。」

「我也擔心這一點，不過我知道小玉就在附近。」

「老弟是如何知道的？」

「麻三娘放出的那條金線蛇，也是南荒異種，奇毒無比，林飛的雙腿雖快，但他絕快不過金線蛇，結果他不但沒被咬死，反而連追出去的毒蛇也不知下落，如果不是小玉幫忙，只

怕塞外風早就變成孤魂野鬼了……」

他話未說完，已傳來林飛一陣怪笑，道：「好小子，我的兩條腿都快要跑斷了，你還在背後說老夫壞話，我要是早知道沈老兒身上揹的是銀子，就不會讓他輕鬆的躺在那裡看熱鬧了。」

尤不平道：「我不讓你知道，可是爲你好，麻三娘和五毒魔君手臂，還留在這裡，他們也都是爲了銀子！」

林飛道：「老夫才不會笨得自己去動手，我只要告訴老毒物銀子就在沈老兒身上，等他們動手拚命時，老夫倒落得撿個現成便宜。」

尤不平道：「這個便宜現在還是替你留着，銀子都在此地，你拿去吧！」

林飛怔了一下，却怒聲道：「你這種借刀殺人之計，老夫可不上當。」

尤不平道：「你既然喜歡銀子，而現在有了銀子却又不敢要，這可難辦了。」

林飛嘆口氣道：「老夫生就是付窮骨頭，安貧樂道，有酒有肉，如眞發了橫財，說不定還得陪上一條老命。」

尤不平哈哈一笑道：「很難得你看開了，別再胡思亂想，多跑跑腿，對上了年紀的人倒是有幫助消化。」

林飛怒哼一聲，却不再說話了。沈天寶接口道：「林兄，你是怎麼看出我沒有中毒的？」

林飛冷聲道：「你左手握刀，身形斜躺，分明就是一招攻勢，那裡像中毒的樣子，否則這小子來了這麼久，豈有不聞不問任憑你躺着的道理！」

尤不平道：「沈兄本來還可以裝得更像一點，可是他太過於關心兩位小兄弟經驗不足，我來的時候，五毒魔君也正對沈兄起了懷疑，所以我才故意用話激他，又把銀子亮出來，他才把注意力轉移到銀子上面去。」

沈天寶苦笑道：「老朽守住這大廳門口，大約在二更左右，五毒魔君帶着衡山雙雄的兩個徒弟來，我被老魔纏住，梁世高和魯定山衝進大廳，被舍侄雙刀聯手震飛長劍逃走，但五毒魔君內力相當驚人，我盡出所學，力戰三十餘招，仍然處在下風，爲了拖延時間，才僞裝中毒，而尤老弟也恰於此時趕到。」

林飛不解的道：「五毒魔君乃武林中有數的幾個老毒物之一，老夫奇怪的是你沈老兒怎麼會沒中毒？」

沈天寶道：「林兄忘了老朽是靠賭起家，在賭場中，三教九流，什麼樣人物都有，對用毒我雖是外行，但防毒却學有專長。」

「既然如此，你也傳老夫兩手，也免得今後受此等小人之氣。」

「老朽所以不怕毒，不過是仗着一粒避毒珠，可沒有什麼眞才實學。」

「看來沈老兒在八道溝開那間賭場，倒是撈了不少！」

「假如林兄有興趣，老朽在八道溝還有一批現成的班底，你現在就可以去接收。」

林飛怒聲道：「油水都被你們撈光了，想叫老夫去收拾那個爛攤子！」

八

「假如你眞能收拾起來，倒不失爲生財之道。」尤不平接着說。

「老夫的一點賭本早就被你小子刮光了。」林飛一臉憤怒之色道：「再賭下去，就只有玩命。」

「等下我送你一粒蜈蚣珠，既可避毒，又可當作賭本，也算是我還你的一份情。」

「小子，你眞的殺了那條蜈蚣？」

「如果我殺不了牠，就只有被活吞下去！」於是尤不平把搏殺蜈蚣精，以及遇到見性和尙經過說了。

沈天寶和林飛簡直像是在聽神話，正當他們入神之際，林一奇和陸上飛也來了，後面還跟着好幾十名長白牧場中高手。

他們抬着幾個偷襲的受傷敵人，梁世高和魯定山也在內，五毒魔君所帶來的人，竟一個也沒有走掉。

五毒魔君被玉鵰那一翅打得雖然不輕，但他功力深厚，經過一陣調息，已復原大半，左

手斷臂傷口已運氣止住了血，並且還敷上藥，連麻三娘斷臂傷口也包紮好了。

他此時眼見大勢已去，不由也就橫定心，伸出僅存一隻右手，扶起重傷的麻三娘，反迎着陸上飛等人，衝過去道：「姓陸的，你神氣不了多久，我眞後悔，剛才沒有殺了你。」

「師弟，咱們情義雖斷，但師兄弟名份仍在。」陸上飛苦笑道：「三十年前你殺不了我，三十年後你更沒有能力殺我，如果我想殺你，倒是易如反掌。」

「放屁！老夫剛才很輕易的就點中了你的穴道，如不是爲了這批銀子的下落，我隨便一掌就可以把你的狗頭打得稀爛。」

「你到現在還以爲你眞的制住了我的穴道，爲了避免傷及無辜，我當時只是讓你高高興興，同時也是爲了想知道你的確實來意是什麼。」

「你以爲老夫是爲了搶你的老婆來的？」

「事情已經過去幾十年了，你還說出這種話，不覺得很無知嗎？」

「你認爲應該說那種話，銀河玉簫歸夢如本來就是我的老相好，假如不是你橫刀奪愛，她早已變成我的老婆了。」

「你爲什麼不檢討一下自己的行爲，她如眞對你有感情，又豈肯委身下嫁於我！」

「像她這種水性楊花的女人，對你也同樣的沒有眞感情，她嫁給你是爲了你的虛名，而

你娶她則是貪圖她的美色，事實不過如此而已。」

「事情既已過去了，再爭論也毫無意義，你把解藥留下來，可以帶着你的人走了。」

「留下解藥又有什麼用，就算你醫好你老婆的內傷，也解不了她中的毒中之毒！」

「什麼！你對她下了毒中之毒？」

「我的老婆既然是個大麻臉，你的老婆就不該永遠是個大美人，既然你已承認咱們的師兄弟情份還在，就應該有醜同當。」

陸上飛目中殺機一連速閃，但他終於還是把抬起的右掌又收了回來，道：「你走吧！今夜我絕不殺你。」

「錯過了今夜，你姓陸的再想殺老夫，可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我知道，但我已經發過誓，在未找到師父屍骨之前，絕不殺你，找到之後再捉你活祭，假如我沒有本領活捉你，就挖出自己的心來祭他老人家。」

他說得聲色俱厲，五毒魔君雖是殺人不眨眼的魔頭，仍禁不住暗中冒口冷氣，強自鎮定一下，道：「假如你永遠找不到他屍體呢？」

「我當然是有一定的限期，現在還剩下三年半的時間，在這段時間中，如仍找不到他老人家屍體，我就活捉你和麻三娘，去東天目山遙祭。」

「既然你的最終目的還是殺我，又何必再去找那老鬼的骨頭！」

「對你來說，早晚是免不了一死，對我意義却有很大差別，金劍眞人不僅是我的恩師，也是我的岳父，我不能讓他永遠暴屍荒山。」

陸上飛提到金劍眞人，尤不平和林飛都同時驚啊出聲，因爲金劍眞人歸算子，在武林中聲望，遠在少林、武當等各大掌門之上，他自組無爲門，顧名思義，他的武功顯已到了江湖十大高手之一，但他生性怪僻，很少與江湖人打交道，而生平所收門徒亦不多，想不到塞上隱農陸上飛竟是這位奇人門下，而且還兼女婿。

聽他們談話，連五毒魔君似乎也是無爲門中人，這是人家門戶之密，誰也不便多問。

尤不平暗暗嘆了口氣，他本來不想多事，偏偏江湖中的怪事，都被他遇上了，見性和尙硬將禪心指塞給他，而陸小雲又被董堅擄去，除了救濟災民，他本身還有更多的事，而每一件事却又是那麼棘手……

他在沉思中，却被窗外一點極輕微的響聲所驚動，這種聲音非常小，不僅陸上飛未能發覺，連林飛也未發現，尤不平表面上仍是不動聲色，暗中却凝神運起天聽法，很快的就察覺出有兩個人緊貼在窗外。

這兩個人的輕功似不在陸上飛之下，但尤不平奇怪的是，他們怎麼能躲過玉鵰的監視，

而林一奇既然出手截住了五毒魔君帶來的人，又怎麼會沒有發現這兩個人？

這一連串的問題，在尤不平腦海中轉了幾轉，他很快的就有了答案。

那就是窗外來的這兩個人，如果不是江湖上頂尖高手，就是長白牧場中的人有了問題，否則他們絕逃不過玉鵰的監視。

但是長白牧場中假如隱藏着這樣兩名高手臥底，那倒是一件值得重視的問題。

大廳中那麼多的老江湖，他們居然潛近窗外未被發現，單憑這份輕功，已可斷定來人絕非等閒之輩了。

五毒魔君扶着麻三娘，帶領一批手下，已經走了，院子中只剩下陸上飛和林一奇、林飛等三個人。

沈天寶仍在運功調息，沈宋賓兄弟雙手抱刀，仍緊守住廳門。

隱身在窗外的兩人，並未乘混亂之際離去，可見他們必有所恃。

尤不平並未採取任何措施，他反而在桌上撿出十粒珠子，雙手不停把玩。

這十粒珠子並不是什麼價值連城的寶珠，但尤不平分握在雙手中，却隨着他的十指不停的旋轉，看起來像是在磨練指力，又有點像一般人在玩鋼膽。

他是背向窗戶的，所以隱身在窗外兩個窺視的人，根本無法看到珠子繞他手指旋轉的姿

勢，可是站在院中的林一奇和陸上飛，却看得聳然動容。

這兩個人都是暗器名家，因爲練暗器的基本功夫，必須先練指力，有雄厚的指力，才能把握住暗器的準確性，所以凡是練到飛葉傷人、隔空點穴的最高境界功夫，不僅是內力修爲已臻於爐火純青，其指力也必有驚人之處。

院中的三個人，林飛雖不擅長暗器，但他可是武林名家，而且又終年在江湖中打滾，所以他乍見尤不平的珠子繞指手法之後，他比林一奇、陸上飛二人反應更快，只一眼他就看出那是一種深奧絕世的指法。

乍看起來珠子在他手指之間滑滾繞轉，似是雜亂無章，其實却暗含五行生尅，乾坤定位之道，不僅變化無窮，更是每繞一轉，都根據人身三百六十五處穴道爲準。

這種精深浩大武學，林飛雖然看出一點頭緒，但也只能知道它是一種絕世指功，却無法做進一步的瞭解。

但更令林飛不解的是，尤不平劍術在江湖中，已達到以氣馭劍，意與神合境界，躋身於劍道高手之中的高手，他的劍不出鞘則已，出必傷人，却從不知道他除了劍術之外，還身懷此種絕世指法。

當然林飛還不知道尤不平遇到見性，以及見性硬塞給他禪心指法的經過。

林飛與尤不平相交已有十多年，他們見面雖然爭吵不休，但二人的感情已到了心會神領之境，林飛略加沉思，突然神色一動，身形僅僅一閃，便已像夜風般，驟然消失不見。

他的身形才動，林一奇和陸上飛也都有了警覺，二人互看一眼，一左一右的自大廳兩側包抄過去。

而就在他們身形閃動的同時，尤不平手中的十粒珠子，却也在突然之間飛出了八粒。

沒有人看清珠子是怎麼出手的，也未帶起任何破空風聲，尤不平仍是好好的坐在原處未動，但窗外已經有了廻響，一聲怒哼之後，緊接着就是夜行人飛身逃走的聲音。

但是哼聲才起，就聽到林飛的怒罵聲，以及林一奇和陸上飛的怪吼聲。

從各種跡象判斷，似乎林飛等三人聯手，仍無法攔截住來人。

站在大廳門口的沈宋賓兄弟，已經有些沉不住氣了，一緊手中大刀，正待飛身撲出，尤不平已低聲道：「不許亂動，二位好好保護令叔，不論外面發生任何事情，你們都不要管……」

就在他說話分神之際，大廳正門突然出現一道劍氣，緊接着一條人影，竟比閃電還快，直朝尤不平撲去。

怒嘯的銳風，帶起尖厲的蕭煞之氣，把尤不平全身都罩在一片劍幕之中。

沈宋賓兄弟大驚，一擺雙刀，正待出手，突聞尤不平一聲大喝：「不准動！」

隨着喝聲，尤不平的右手已連續彈出三指，凌厲的劍氣，與指風才一接觸，那漫天劍幕，在瞬息之間已消失於無形。

只見尤不平一臉凝重之色，他的右臂有一道很長的劍傷，鮮血仍在不停的流着，把他右半邊的儒衫，已染成了血衣。

但在他身前五尺處，站着一個面目含煞的少女，包頭的青巾，已被指風震碎了，地面上還飄着幾許青絲，她右臂下垂，長劍已跌落在地面上。

沈天寶看清這個少女後，不由失聲道：「劍客，妳怎麼會是個女……」

尤不平冷笑道：「劍堡主人一劍摯天呂孝章的女公子呂艷秋，在下想不到，妳竟然也看中了這趟鏢！」

呂艷秋怒聲道：「你早知道我的身分了？」

尤不平淡然的道：「不錯，劍堡的門規是劍在人在，劍斷人亡，假如我不知道妳是呂堡主的千金，我不會爲了保全妳的劍，而甘心讓妳刺一下的。」

呂艷秋的臉色一連變了數變，終於彎腰撿起長劍，冷聲道：「算我欠你一劍，咱們後會有期。」

她說着就想離去，但尤不平却聳聳肩道：「要是認眞的算起來，妳欠我的就不止一劍了，妳把整個人都賠上，還是不夠。」

呂艷秋紅着臉，怒聲道：「殺人不過頭點地，你再說話如此刻薄，我只好拼了……」

尤不平笑笑道：「我是實話實說，妳馭劍撲擊時，用青巾蒙着臉，我根本不知道妳就是劍客，所以我發出三指，第一指是取妳的包頭巾，第二指就是要震斷妳的長劍，可是當妳的頭巾被指風震碎後，我發現是妳，這時再想收回攻取長劍的指風，已經來不及了，匆忙中我只好硬收眞力，改擊妳的小臂，同時我也準備犧牲一條胳臂，總算妳手下留情，使我只受到一點輕傷……」

呂艷秋仍是冷聲道：「假如我的手臂穴道不被你指風點中，你受的傷就不會如此輕鬆了。」

尤不平道：「我知道這是一種很冒險的嘗試，但爲了保持劍堡的傳統精神，就算犧牲一條胳臂，仍是值得的。」

呂艷秋哼聲道：「爲了一個專門跟你作對的人，你如此犧牲不是太大了嗎？」

尤不平笑道：「假如妳以後不再跟我作對，而我們又能成爲好朋友，我以爲還是值得的。」

呂艷秋紅着臉看他一眼道：「也許你的計劃是白費心機……」

尤不平趕忙接口道：「小姐，妳想錯了，我是臨時被逼作此孤注一擲，絕不是有計劃行動，因爲我是一個劍手，怎麼可以拿自己的右臂冒險。」

呂艷秋想想道：「就算是我說錯了，但你是怎麼知道劍堡的堡主就是先父？」

尤不平道：「咱們打了兩三次，雙方心裡都已有了個底，江湖上除了劍堡以外，沒人會摯天劍法，而呂堡主又沒有傳人，雖然妳用呂劍秋名字，但在下早已經猜知妳的身分……」

呂艷秋嘆口氣道：「我以爲劍堡的劍法已足以傲視武林，但跟你兩度交手，才知道摯天劍法並不是眞的天下無敵，而且我也知道你每次和我動手，並未出全力。」

尤不平道：「江湖上根本就沒有無敵劍法，而每一家劍法均有其長處和缺點，何況呂堡主生前已是江湖上頂尖劍手，只是小姐的內力修爲稍嫌不足，所以未能將劍法精華全部發揮出來，雖然如此，目前在江湖上劍法能跟小姐放手一搏的人仍不多。」

呂艷秋道：「只一個鏢客，就打得我焦頭爛額，假如再多幾個，恐怕這個江湖連我立足之地都沒有了。」

尤不平道：「我不能算，因爲我不是靠劍起家，如果在劍術上我打不過人家，我可以用指，或用掌，甚致用暗器，我只是一個鏢客，並不是爲了成名，所以我跟人家打架，能保得

住鏢，才是我的原則，因此我絕不受江湖的規矩限制，在攻出一劍之後，我可能隨着會發出一大堆的暗器……」

呂艷秋笑道：「我明知道你這種歪理不能成立，但我又找不出更好的理由駁倒你。」

尤不平道：「妳最好不要找理由，因爲我是鏢客，我過的是天涯飄零四海爲家的生活，我闖蕩江湖，完全是以我自己的原則爲準繩，既不受門規約束，也不受教條限制。」

呂艷秋冷聲道：「可是你的所作所爲，並不如你所說的那麼荒謬。」

尤不平道：「我的荒謬地方，妳還沒有見過，鏢客之所以爲鏢客，除了愛財，就是荒唐。」

呂艷秋冷笑道：「你也是江湖成名人物，爲什麼不改掉你那種玩世不恭的作風？」

尤不平聳聳肩道：「這也許就是本性難移吧！我想僞裝也僞裝不來，尤其在好朋友面前，我更不願意擺出一付假道學面孔。」

呂艷秋紅着臉道：「誰是你的好朋友？」

尤不平笑道：「當然是妳，鏢客和劍客，都是屬於江湖的流浪漢，何況我們還是打出來的朋友，不過妳出身劍堡世家，我可能高攀不上。」

呂艷秋黯然的道：「自先父去世後，劍堡世家早就在江湖中沒落了，我所以喜歡劍客這

個名字，也就是因它適合於流浪。」

尤不平一怔，笑道：「如此說來，我這一劍倒是沒有白挨了！」

呂艷秋也笑道：「鏢客，我到現在才發現你這個人很有意思。」

尤不平道：「不是很有意思，而是很可愛。」

呂艷秋的臉更紅了，道：「也更可怕，你的心機深沉，凡是跟你接近的人，隨時都得小心……」

尤不平笑道：「妳只說對一半，我喜歡用點心機是事實，但也是被環境逼出來的，而跟我接近的人只要不想殺我，我絕對也跟他們坦誠相交。」

呂艷秋想想道：「你準備什麼時候把這批銀子送給朱總兵救災？」

尤不平道：「現在還沒有一定，因爲我是不掛牌的鏢客，出鏢的排場，也就和一般鏢局不同。」

呂艷秋道：「你這一路入關，最好小心一點，目前引起關外綠林道上注意的，不是你這批鏢，而是你的人。」

尤不平道：「我知道，窗外那兩個人，就是爲了掩護妳，但關重九怎麼來轉了一下就走了呢？」

呂艷秋臉色一變，道：「你都知道了？」

尤不平點點頭道：「我知道關重九來了，却沒有想到妳也來了。」

呂艷秋道：「我跟他們並不是一夥的。」

尤不平笑笑道：「我絕對相信，而且將來妳很可能會成爲我們一夥的。」

呂艷秋道：「將來的事很難說，爲了滅少無謂的傷亡，但我很希望你能放棄長白牧場。」

尤不平道：「不行，長白牧場花費了陸場主半生心血，絕不能輕言放棄。」

呂艷秋道：「就憑你們這幾個人能守得住嗎？」

尤不平道：「守一天算一天，萬一眞守不住時，咱們乾脆就搬到興安嶺去住。」

呂艷秋一怔道：「你瘋了！」

尤不平道：「瘋的不是我一個人，凡是參與這項行動的都是瘋子，而且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妳也會變成了瘋子……」

呂艷秋沉思一下，苦笑道：「也許眞會有那麼一天，咱們後會有期，你身上有的是靈丹妙藥，我相信那點傷是難不倒你的。」她說着就待轉身離去。

尤不平道：「慢點，妳這一劍雖然刺得很凶，但還不致影響到我的功力，倒是有樣東西麻煩妳把它帶走。」

呂艷秋道：「什麼東西？」

尤不平指着身旁兩只藍袋子道：「這是五毒魔君的兩隻千年七彩毒蛛，此物奇毒無比，連我的玉鵰都制服不了牠。」

呂艷秋不解的道：「神鵰乃百毒尅星，牠既制服不了，你交給我又有什麼用？」

尤不平道：「我剛才提在手中時，已暗施三昧眞火，把牠焚化了，現在只剩下兩堆毒灰，妳的處境也許比我更危險，把它帶在身邊，可能對妳有幫助。」

呂艷秋神色一動道：「這種灰可是比毒藥更毒？」

尤不平道：「世上沒有比它更毒的東西，無色無味，中人無救。」

他一面說話，一面伸出左手從懷中掏出一只空瓶子，掌心暗吐眞力，袋內的毒灰已變成數十粒丸形，自動的飛到瓶中去了。

尤不平面色凝重的將瓶子交給呂艷秋，道：「如不遇上特級高手，最好不要輕易動用它，萬一用到它時，妳必須選在上風，而後用內力彈出一粒，不管他武功有多高，中後不出片刻，將化成一堆血水。」

呂艷秋接過瓶子，臉上却顯出爲難之色。尤不平笑笑道：「在下並非出身名門正派，所以做事並不講求手段，我只是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說得現實一點，就是以血還血，

用這種毒物，妳也許認爲不太光明，但爲了生存，我相信妳在路上有需要用它。」

呂艷秋嘆口氣道：「我承認有很多地方還需要向你學，可是……」

尤不平哈哈一笑道：「妳跟我學永遠也無法學得像，因爲我們出身不同，遭遇更不同，但妳能懂得學習，就表示妳已經進步了。」

呂艷秋也笑道：「能得你鏢客讚賞，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尤不平道：「這倒是事實，塞外風跟我相交了十多年，他除了挨罵，從沒聽過一句好話……」

他一句話還沒說完，大廳外已傳來一陣怪笑道：「好小子，你總是喜歡在背後消遣我老人家。」

尤不平冷聲道：「只能怪你來的不是時候，每次我在說你好話時，你總是聽不到，而我罵你時，你却剛好趕上了。」

林飛怒聲道：「混賬，你什麼時候說過我老人家好話的！」

尤不平道：「好話不是掛在嘴邊上的，如果一開口就說你好，那樣反而對你是一種侮辱。」

林飛冷聲道：「反正我老人家是被你吃定了，還是廢話少說吧！你這條胳臂如再不敷藥，

可能就要報銷了。」

尤不平道：「眞的廢了一條胳臂也是值得的，我這個鏢客在江湖中混跡多年，什麼都不缺少，就是缺少一位能令我心折的伴侶。」

林飛冷笑道：「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那付德性，劍客是來殺你的，可不是來愛你的。」

尤不平一聳肩道：「她既然沒有殺我，那就表示她已經愛上了我。」

林飛哼了一聲道：「你把劍堡被毀的經過告訴她了？」

尤不平道：「沒有，現在還不是時候，等我把眞兇揪出來，再告訴她還不遲……」

呂艷秋臉色一變道：「鏢客，你如眞把我當作朋友，就請把家父遇害經過告訴我。」

尤不平道：「不行，現在我告訴妳，妳也不會相信，何況證據不齊，連我自己也沒有把握。」

呂艷秋道：「你的話我絕對相信。」

尤不平道：「我眞說出來妳就不信了，所以還是不能說……」

呂艷秋急了，道：「爲什麼不能說，總該讓我心裡上有個準備！」

尤不平想了一下，道：「我只能告訴妳，多注意跟妳最接近的人……」

呂艷秋不等他說完，已跳起來道：「會是他！我早覺得他行跡可疑了……」

她也不等尤不平答話，身形疾閃，人已像一縷青烟般穿出院外。

林飛嘆口氣道：「你這一句話，可能眞的害了她。」

尤不平道：「不會，她既能孤身隻劍在江湖上闖出這個劍客名號，就表示她還有點頭腦。」

林飛笑道：「小子，你這一次苦肉計用得很成功。」

尤不平正色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我豈可拿自己的血肉去換取她的信任，我雖然發覺大廳前後都有人潛進來，却沒有想到她也來了。」

林飛道：「你既然不知道是她，爲什麼那一指不把她的劍震斷，而且還情願挨她一下？」

尤不平道：「你把劍客估計得太低了，她的馭劍術最少已有七成火候，禪心指雖是武林絕學，但我總共練習還不到半個時辰，那一指能點中她小臂穴道，已經是很勉強了，如果她不是對我有所顧忌，我這條胳臂早就報廢了。」

林飛仍有些不信的道：「你擊中她頭上的那一指，本來是可以要她命的，爲什麼僅震碎她的包頭巾和一撮髮絲？」

尤不平道：「不錯，那一指是可以殺了她，但當我發現她是劍客時，我還能殺她嗎？」

林飛冷笑道：「不管怎麼說，反正你小子早就已經知道她是個女的了。」

尤不平道：「我不但知道她是個女的，而且還知道她就是劍堡堡主一劍摯天呂孝章失踪的女兒。」

林飛道：「你既然早就知道了，爲什麼還一直對老夫保密？」

尤不平道：「呂孝章遇害的事，你多少也知道一點，我們不僅對她的身分要保密，而對她的仇家更要保密。」

林飛終於苦笑道：「老夫本來是過着無憂無慮的獨行大盜生活，却硬被你小子拖出來蹚這趟渾水，看來這條老命也只好交給你了。」

尤不平道：「以目前江湖的局勢，就算我不拖你出來，他們能允許你安靜嗎？我本來也只想爲災民盡點力，並揭穿一項武林陰謀，却沒想到竟冒出一個三三會，而他們的實力又是如此的龐大，現在連我也成了騎虎難下。」

林飛道：「老夫這幾天觀察，以咱們現有的人，實難與三三會抗衡。」

尤不平道：「事在人爲，咱們的人手也許少了一點，但行動起來却方便得多。」

林飛道：「這只是自我解嘲的說法，對方派在長白牧場臥底的兩個小角色，其武功竟不在陸老兒之下。」

尤不平冷聲道：「那是你把塞上隱農估計低了，我發現窗外有兩個人時，還是陸場主事

先向我暗示的。」

林飛一怔道：「你是說陸老兒先發現他們的？」

尤不平道：「不錯，我得到陸場主暗示，才抓起十粒珠子開始練禪心指。」

林飛冷聲道：「你這現學現賣，倒是很成功，如果不是你發出八粒珠子阻擋他們的退路，就算老夫和賭怪聯手，仍無法留得住他們。」

尤不平道：「可是他們被你留住了。」

林飛道：「他們被你發出的珠子逼在一個圈子裡打轉，我和林老怪才把他們捉住，交給陸老兒。」

尤不平道：「你可曾看清我發出珠子的手法？」

林飛怔了一下，跳起來道：「好小子，原來你是把林老怪的那招四歸一合併使用。」

尤不平道：「不錯，賭怪的發牌手法我只是在暗中學了一次，我既然能把他們困住，難道林一奇親自出手還制服不了他們！」

林飛又是一呆，不由怒聲道：「原來你們是老少混賬一對，竟聯合起來寃老夫。」

尤不平笑道：「並不是我們有意整你寃枉，而是因爲你太喜歡出風頭了。」

林飛怒聲道：「放屁，老夫只是比他跑得快一點，怎麼能算是出風頭！」

尤不平嘆口氣道：「老林，你是個老江湖了，怎麼一點也不知道藏拙呢？咱們的對手實在太厲害了，所以隱藏自己的實力，是最好的辦法，也最不容易引起對方注意，在鐵翅鷂子董堅襲擊長白牧場時，塞上隱農本可奮力一戰，但他沒有這麼做，反而把大部份實力隱藏起來，他如此做法，你也許不以爲然，可是因此，長白牧場却仍保持着相當的實力。」

林飛冷聲道：「老夫絕不同意他這種做法，雖然保存了少數實力，却犧牲了多數無辜。」

尤不平道：「在那種情形之下，如果換了你怎麼辦，是不是拚命？把人都拼死光了，連個翻本的機會都沒有，只要我們能保留個小局面，那怕比長白牧場更小的局面，我們仍有翻本的機會。」

林飛哼了一聲道：「就憑我們這幾塊料，還想翻本！」

尤不平道：「我們的人手是少了一點，但你和賭怪，還有陸場主，都是名重武林的前輩，有你們登高一呼，還是大有可爲。」

林飛大怒道：「混賬，你小子是在轉彎抹角的來損老夫，賭怪和我都是惡名遠播，在江湖上連個立足之地都沒有，不要說登高一呼，就是爬到雲端裡叫破喉嚨，也不會有人響應的。」

尤不平道：「不一定，因爲這一戰並不是咱們這幾個人對三三會之戰，而是整個武林正

邪之戰，表面上看起來只有我們這幾個人在當敢死隊，但我相信暗中早已有一股力量在支持着我們。」

林飛冷笑道：「你小子是在自我陶醉，江湖九大門派，除了少林寺和那些和尚還有點人性外，其餘八派都是一批自私自利的小人，他們自顧尚且不暇，還會支持你。」

尤不平道：「除九大門派之外，江湖上正義之士仍然很多，如見性大師，他如果不自動出面，誰也不知道江湖上還有這麼一位佛門高僧。」

林飛仍是冷冷的道：「高僧又有什麼用，他還不是遠遠的躲在一旁看熱鬧。」

尤不平道：「他的熱鬧看不了多久的，時機到了就算他不出來，我也有辦法擠他出來。」

林飛道：「現在說這些都沒有用，既然上了你的賊船，老夫也就認了。」

尤不平還想說什麼時，賭怪已自廳外大笑着走進來，道：「老強盜，你總算想得開了，人生不滿百，你已經活了八九十歲，縱然死了也不算夭逝。」

林飛怒聲道：「老夫就算眞的死了，也要拖你這賭鬼做個墊背。」

林一奇笑道：「咱們是一根線扣住兩隻麻雀，飛不掉你，也跑不了我，反正大家泡上了。」

尤不平道：「二位不必再爭了，陸場主是怎樣處理兩個臥底的人？」

林一奇道：「陸上飛自活了一大把年紀，做起事來仍是優柔寡斷，既問不出名堂，還在那裡乾耗。」

尤不平道：「他在問供？」

林一奇點點頭道：「要是依照老夫性子，早就一掌劈了他們，而陸老兒却說這兩個人身上有重要線索，不能殺他們。」

尤不平看看沈宋賓兄弟倆道：「陸場主對此道是外行，麻煩兩位去把他們帶來交給令叔處理。」

沈宋賓兄弟正待轉身，大廳外面已傳來陸上飛聲音道：「不敢有勞二位，老朽已將他們帶來了。」

說着話，陸上飛雙手已各提一名大漢，自大廳外走了進來。

尤不平見這兩個人都已三十出頭，全身傷痕累累，顯然是剛才受到重刑。

他看看陸上飛道：「這兩個人跟隨場主有多少年了？」

陸上飛道：「十五年了，是老朽從中原帶回來的，當時他們才只有十五歲，是雙胞兄弟，父母已亡，在黃河一帶替人做苦力，我看他們資質不錯，就把他們帶到牧場來，並教了他們一身武功。」

尤不平道：「他們剛才在外面所施展的武功，也是場主教的嗎？」

陸上飛一怔道：「那倒不是，看來他們在未遇老夫之前已經身懷絕學了。」

九

尤不平道：「他們身懷武功竟能瞞過場主，可見這是一項有計劃的行動了。」

陸上飛苦笑道：「老朽眞是打了一輩子雁，反而被雁啄瞎了眼。」

尤不平道：「場主光明磊落，當然容易被宵小暗算。」

陸上飛嘆了口氣道：「老朽的唯一缺點，就是太容易相信別人。」

尤不平道：「相信別人並不是缺點，待人處事本來就該以誠相見，只是對方太狡猾了，在十五年前就作了準備，是誰也料不到的。」

陸上飛道：「想不到他們十五年前就看上了長白牧場。」

尤不平道：「可能更早，只是他們那時的羽毛還沒有豐，還不敢公然向陸場主挑戰。」

陸上飛道：「老朽本來是厭倦了江湖生活，才隱居關外，以牧爲生，想不到他們仍是不肯放過我。」

尤不平道：「這是一項有計劃的陰謀，場主只不過是其中被害者之一。」

陸上飛嘆口氣道：「沈大俠的傷勢如果不妨碍，還請多勞駕。」

沈天寶笑道：「老朽整人的法子倒有，如果眞的問供恐怕也問不出名堂。」

陸上飛道：「他們的口可緊得很。」

沈天寶道：「我並不擔心他們不開口，問題是像他們這種角色，所知恐怕不會太多。」

陸上飛道：「他們已經潛伏在長白牧場十五年之久，咱們的一舉一動，對方無不瞭如指掌。」

沈天寶道：「那是他們對你的瞭解，但三三會的動向，這兩個人未必知道。」

他說着雙手齊出，已將二人被點的穴道解開，但却順手在他們的百滙穴上輕點了一下。

陸上飛等人看得暗暗驚奇，百滙穴雖是人身大穴，可是沈天寶的兩指却點得很輕，似乎連一個普通的人都傷不了。

可是就在衆人怔神之際，兩名被點穴道的大漢，突然跪在地上，顯出痛苦不堪的樣子，口吐白沫，目中流露出乞憐之色。

而沈天寶却連看都不看他們一眼，竟坐在椅子上閉目調息起來。

過了大約有半盞茶光景，左首的大漢終於忍受不住，輕哼出聲道：「沈大俠，你想問什麼？」

沈天寶冷冷的道：「你知道我是誰？」

大漢點點頭道：「關東有誰不知道三環刀沈大俠……」

沈天寶冷冷一笑道：「老夫不過是賭場老千，從來也不敢以大俠自居，老兄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有什麼話就說什麼話，由你們自由發言，不必徵求我的意見。」

那大漢聽完沈天寶的話，像是中了魔一樣，身不由主的向沈天寶磕了個頭道：「小的名叫孫小乞，他是我弟弟叫孫小龍，咱們原是武當俗家弟子，後來投到三三會，被派到長白牧場臥底，改名池金城和池金乾，負責監督牧場的動向……」

林飛忍不住怒聲道：「混賬，老夫又不是聽你唸家譜，快告訴我三三會主是誰？」

那大漢連看也不看林飛一眼，又朝沈天寶磕了個頭，才繼續道：「沈大俠，我說的都是實話，咱們今天晚上接到指示，配合兩位無名劍客行動，目的是要拔下這批銀子。」

沈天寶咳了一聲，一口濃痰狠狠的吐在那大漢臉上，道：「那兩名劍客的長相，你可曾見過？」

那大漢本來是精神萎靡，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却被沈天寶那口濃痰吐得精神一振，道：「小的只知道他們叫無名劍客，並未見過他們，咱們兄弟任務，是在牧場接應，並負責放毒。」

沈天寶道：「你們放的是什麼毒？」

大漠道：「這種毒叫做仙女香，中毒的人不會馬上死，却如入仙境，妙用無窮……」

沈天寶突然大喝一聲道：「你們對這種仙境可是嚮往已久了？」

孫小乞和孫小龍被他這一聲大喝，俱都顯出神色茫然的點點頭道：「不錯，咱們是很嚮往那種人間仙境。」

沈天寶道：「你們去吧！朝你們嚮往的地方走，那裡有你們夢想的仙境。」

二人又磕了個頭，一語不發，轉身就待離去。

沈天寶却縱身一躍，已擋在二人身前，道：「二位走錯路了，記住出門往西。」

他在說話之際，已伸手往西指了一指，但在收回手時，却奇快無比的在二人氣海穴上各點一指。

他雖然傷勢很重，但這一指仍將二人武功全廢。

孫小乞和孫小龍似是着了魔一樣，他們武功雖失，脚下仍毫不停留的放腿往西直奔。

沈天寶這種問話的方式，不由將大廳中高手都看得直了眼，林飛忍不住冷聲道：「眞是邪門，就憑這一手，老夫在八道溝輸掉的銀子也只有認了。」

沈天寶哈哈一笑道：「林兄也未免太小氣了，區區幾萬兩銀子，直到現在仍耿耿於懷。」

林飛道：「老夫當了一輩子強盜，只有那麼一點積蓄，却被你這個郎中在轉眼之間騙個

精光，我又怎能甘心！」

尤不平冷笑道：「你的那筆賬記在我身上好了，等咱們破了三三會，我一定替你打口金棺材。」

林飛道：「好，老夫衝着你小子這句話，不再提這件事就是了。」

尤不平聳聳肩道：「孫小乞他們兄弟倆身上都帶得有銀子，你要不要跟去撿個便宜。」

林飛不信的道：「他們不過是兩隻可憐蟲，怎麼會有銀子？」

尤不平道：「就算沒有銀子，你跟去看看他們行動也是好的。」

林飛怔了一怔，道：「他們的武功已失，還有什麼好看的？」

尤不平道：「他們武功雖失，藥力却未散，你跟去看看就知道仙女香的妙用了。」

林飛想了一下，突然跳起來道：「好小子，你又是誠心整我老人家，他們既然中了仙女香，此時的醜態已可想而知……」

尤不平道：「反正都是大男人，你去看看多增點見識也好。」

沈天寶嘆口氣道：「那種醜態不看也罷，三三會的手段也眞夠卑鄙，竟然連這種下流藥物也用上了，那兩個人此時恐怕早已脫陽而死。」

陸上飛道：「老朽跑了一輩子江湖，今夜還是第一次聽到仙女香這個名字，沈兄是怎麼

識得的？」

沈天寶道：「在下是江湖混混起家，凡是江湖中下流玩藝，很少能瞞得過我，仙女香也是迷魂藥一種，但比起一般迷魂藥要厲害千百倍，不管你功力多好，一旦中了仙女香，神智盡失，不分男女，更不分禽獸，竟相互爲用……」

陸上飛道：「他們既是在窗外放毒，怎麼自己反而中了毒？」

沈天寶道：「是尤老弟發現他們在外面施毒，以凌空攝物手法，把兩盒仙女香隔空攝了過來，交給老朽，我當時也不知是何藥物，挑出一點放在口裡嚐了一下，誰知這一嚐幾乎連我自己都把持不住，幸好我身上帶有避毒珠，趕緊取出含在口中，並暗用眞力把毒藥聚於一點，也就是我後來吐出的那口濃痰。」

陸上飛仍是不解的道：「沈兄在他們百滙穴上點那兩指，難道能使他們中毒？」

沈天寶笑道：「我那兩指只是一種障眼法，因爲他們的穴道被林兄的重手法點中太久，我乘他們穴道初解，張口欲待說話之際，彈進兩點仙女香，而後又在他們百滙穴上點了兩指，硬逼他們把毒藥吞下。」

陸上飛嘆了口氣道：「佩服，佩服，沈兄的手法高明，竟連咱們這批老江湖都瞞過了。」

沈天寶道：「雕蟲小技難登大雅之堂，倒是讓陸場主見笑了。」

陸上飛正色道：「沈兄如此說法，就是沒把我陸某當朋友看待。」

沈天寶還想說什麼時，尤不平已接口道：「沈兄以後說話的口氣，確有改正的必要，咱們在場的人，誰也不是出身名門正派，但咱們的目標和理想却是一致的，將相本無種，我們無須對自己妄自菲薄。」

陸上飛首先叫好道：「對，長白牧場是我們大家所共有，在未消滅三三會之前，我們都是處在汪洋中的一條破船上。」

尤不平道：「陸場主是老關東，而在地理上你也比較熟悉，所以在指揮調度和人手分配方面，仍請你多偏勞一些……」

陸上飛急忙接口道：「老朽才德平庸，這件工作應由老弟負責。」

尤不平道：「今夜晚輩就要入關，兩位沈兄弟我帶走，牧場的事務請場主偏勞。」

陸上飛一怔，道：「老弟現在就要動身。」

尤不平道：「不錯，這批銀子慢兩天交給朱總兵還沒有關係，但另外一件事却片刻也不能耽誤。」

陸上飛道：「老弟入關除了護送銀兩還有別的事？」

尤不平道：「現在還難說，但以我的直覺，這次總兵府之行，並不單純。」

林飛接口道：「小子，就你們三個人入關，人手似嫌不足……」

尤不平道：「夠了，我們乘坐玉鵰，不出兩個時辰，即可抵達山海關，而後我再叫牠趕回來，替你們擔任防守工作。」

他說着話已吩咐沈宋賓兄弟，將桌上珠寶銀票分成兩包揹在背上，遂又向林飛一伸手，道：「拿來！」

林飛呆了一呆，道：「拿來什麼？」

尤不平道：「老林，你少給我裝蒜，我發出的那八粒珠子，不是被你收去了嗎？」

林飛紅着臉道：「你這帶去的珠寶、銀票加起來不下千萬，又何在乎那區區八粒珠子……」

尤不平冷笑道：「你當眞是賊性難改，八粒珠子雖不是大數目，但你知道可以救活多少災民嗎？」

林飛道：「老夫如不順手把它收回，還不是一樣便宜了別人。」

尤不平道：「從我手中發出的珠子，你說能便宜誰，何況我是使用林老的四歸一手法，你把它藏在身上，應該知道後果！」

林飛暗中一驚，趕忙低頭看時，只見袍襟上已整齊的多了八個洞。

他怔了一怔，正待跳起來傷人，尤不平已搖手笑道：「毀了一件袍子算得什麼，如果珠子換了個方向出去，恐怕你連跳的機會都沒有了。」

林飛苦笑一聲，不再說話了，尤不平略事交代一下，即在廳外招來玉鵰，並在牠翅下取出一個小包袱，那是見性大師交給牠的，裡面除了九十八粒蜈蚣珠，還有一粒核桃大的丹丸，並留字說明那粒藥丸是百年前天心禪師所遺留的禪心丹，世上僅此一粒，不管受到多重傷勢，只要心脈未停都能救活，希望他善加保管，同時並說明蜈蚣珠的用途。

除了這些說明以外，另外有一張字條，告訴他在一月內赴玉鵰宮救陸小雲時，最好是一個人去，因爲玉鵰宮凶險萬分，以尤不平的一身修爲，不管能不能救出人，脫身都較容易，假如人多反而誤事。

尤不平看完後，把蜈蚣珠及禪心丹收好，並把字條毀了。這時沈宋賓兄弟倆已整理好行裝，抱刀站在他身旁。

尤不平向陸上飛等擺擺手，三個人已跨上鵰背。

玉鵰一振雙翅，冲天而起，片刻之後，長白牧場已遠在數百里外了。

從長白牧場到山海關，不下千里路程，如果步行，最快也要三五天的時間，但玉鵰破空飛行，不到兩個時辰，山海關已經在望了。

此時天色還未完全大亮，東方露出一抹魚肚白色，三個人坐在鵰背上，俯視茫茫大地，看着北國風光，是如此的雄壯，但是誰又能想到在這妖嬈的大地上，即將有一場腥風血雨的屠殺。

總兵府是駐紮在古北口，這是一個重要的城市，也是出入山海關的必經之地。

朱總兵自古北口，沿山海關一帶，駐紮有十萬以上的大軍。

玉鵰飛抵古北口東方二十里外降落，三個人躍下鵰背後，尤不平對牠吩咐一陣，神鵰振翅而起，逕朝長白牧場飛了回去。

尤不平看了一下天色，道：「現在時間還早，關門沒開，咱們入關容易引起別人注意，在下利用這點空閒的時間，再教二位一招刀法。」

沈宋賓聞言立即肅容道：「多謝大俠指點。」

尤不平道：「咱們的年齡都差不多，以後最好還是兄弟相稱，二位不必拘束，我這招刀法是在三個時辰前才領悟出來的。」

沈宋賓道：「那一定是三絕刀法中最具威力的一招了。」

尤不平道：「這招刀法不是三絕刀法，是我從一招指法中體會出來的，它可以當作刀法，也可以當劍使用，它的威力遠超過三絕刀法，但這一招太耗眞力，二位內力不夠，只好從基

本功夫練起。」

沈宋賓道：「但憑尤兄吩咐。」

尤不平伸手折下一截樹枝，道：「二位注意看看，我手中的樹枝可以當刀，也可以當劍，雖然只有一招，變化却有十二式，前四式多爲基本式，中四式爲攻擊式，後四式是殺手式，如能連貫使用，其威力不下於馭劍術。」

他一邊說一邊練，招式由慢而快，十二式練完了，從頭再來一遍。

大約經過半個時辰，沈宋賓兩兄弟算是勉強練完八式，但二人已練得連刀都握不穩。

尤不平笑笑道：「二位吃虧在內力不足，但短短時間能有此成就已不錯了。」

沈宋賓慚愧的道：「小弟天資愚蠢，有負尤兄厚望。」

尤不平道：「慢慢來，你們休息一下，把刀給我，用眞刀演練一遍，你們就可看出他的威力了。」

沈宋賓也確實需要休息，依言交過大刀，兄弟二人背對背坐在那裡調息，但他們雙目却貫注在尤不平手中的刀身上。

尤不平接刀在手，輕輕抖了一下，刀身突然之間幻起一片白茫茫的煞氣，起先僅及刀身，慢慢的把整個人都纏在那片刀煞之中，只見光芒所經之處，不管是高矮或大小樹木，都齊根

朝兩旁倒飛出去。

突然之間，刀光盡斂，但在樹木倒飛的盡頭，却出現了一個小小土洞，而更令人吃驚的是，劍客呂艷秋此時竟全身是血倒臥在土洞中。

從外表上看，她是受了嚴重的傷，但她右手仍是緊握長劍，而劍身所擺的攻擊姿式，却正是尤不平剛才所演練的刀法中最後一式，也是最厲害的一式。

尤不平對於呂艷秋重傷臥在洞中，似乎並沒有感到意外，他把手中的刀丟給沈宋賓，逕自走到呂艷秋身前，道：「小姐，妳太好強了，我演出的十二式刀法，有六式可以幫助妳療傷，可是妳情願置傷勢於不顧，而拚命把十二式練完。」

呂艷秋吃力的道：「你早就知道我在此地了？」

尤不平道：「我知道妳會有危險，却沒想到妳走得這樣快。」

呂艷秋道：「我眞後悔沒有聽你的話，否則他們一個也別想活。」

尤不平笑笑道：「用毒並不是一種光明手段，只要妳能留得命在，以後還有的是機會。」

呂艷秋道：「我傷得很重，鏢客，你的神鵰還會回來嗎？」

尤不平道：「不回來了，妳的傷也許我可以治好。」

呂艷秋道：「很難，我左胸中了一劍，幾乎把心臟都穿通了。」

尤不平道：「那有什麼關係，我現在是醫生，妳是病人，醫生替病人看病，當然要全身檢查了。」

呂艷秋怒聲道：「你只能檢查受傷部份，憑什麼全身檢查！」

尤不平聳了下肩，道：「不全身檢查，我怎麼知道妳是傷在那裡。」

呂艷秋道：「我會告訴你，假如你隨便亂動手，小心我的毒粉！」

她說着一抬左臂，那瓶毒粉却正抓在手中。

尤不平伸了下舌頭，道：「小姐，妳如果早這麼狠，也就不致受這些活罪了。」

呂艷秋嘆了口氣道：「現在說這話都沒有用，你先看看我左肋的傷勢，還有背後、前胸……」

尤不平道：「妳先服下我兩粒保命金丹，把內傷穩住了，再醫外傷。」

他一面說話已伸手從懷中掏出兩粒丹丸，揑去臘壳，並餵她服下。

呂艷秋吞下藥丸後，看看尤不平道：「鏢客，這不會是毒藥吧？」

尤不平笑笑道：「很難說，這兩粒藥丸是我昨晚從五毒魔君身上摸來的，可能是救命仙丹，也可能是穿腸毒藥。」

呂艷秋也笑道：「既然如此，我也只好認命了。」

尤不平道：「妳還可以翻身嗎？我先檢查妳背後的傷勢。」

呂艷秋道：「沒有辦法，我假如不練你那一招劍法，還保留有兩成眞力，可是現在連最後的一點力氣都用完了。」

尤不平乘她說話不注意時，以最快速的手法，檢查完她身上三處劍傷，也忍不住一聲苦笑道：「小姐，妳對敵人很仁慈，但對自己却很殘忍。」

呂艷秋道：「我的傷是不是沒有救了？」

尤不平道：「笑話，在我鏢客眼中，還沒有救不活的人，只是妳身上幾處傷口太大，敷上藥後必須及時包紮起來，否則一時不易收口。」

呂艷秋想了一下道：「你看着辦吧！只要不太過分，我還是可以原諒你的。」

尤不平道：「我是替妳治傷，就算過分一點，妳也要忍耐……」

他說着話，暗中一用力，只聽「嘶」的一聲，呂艷秋身上所穿的儒衫，已被撕得粉碎。

呂艷秋一挺身，人已坐了起來，怒聲道：「你想幹什麼？」

尤不平又聳了下肩，道：「妳緊張什麼，我如不把這些衣服撕掉，傷口如何敷藥……」

他口中說着，雙手却更快，左撕右扯，傷口附近的衣服已被撕光，而呂艷秋的上身已等於是半裸。

呂艷秋心中一急，揚手就是一掌，摑在尤不平臉上，但尤不平却如同未覺，雙手毫不停留，一面敷藥，一面止血點穴，等他把三處傷口都敷上藥包紮好時，已累得滿頭大汗。

尤不平足足忙了有半個時辰，才喘了口氣，解下背上小包袱，拿出自己一件儒衫，披在呂艷秋身上道：「先將就點吧！咱們進關後再想辦法。」

呂艷秋見他身上隱現汗漬，一臉蕭然之色，本來是滿肚子怒氣，這時反而發不出來，怔了一下道：「鏢客，很對不起，我剛才打了你一掌，現在你就可以加倍打回去……」

尤不平正容道：「剛才發生的事我一點都不知道，我已將全付精神放在醫療工作上，因爲妳的傷勢太重，我不能分心，也不能有一點差錯，別說打我一掌，就是刺我一劍，我也不會有知覺。」

呂艷秋感動的道：「你的動作很容易使人誤會……」

尤不平笑笑道：「每一個病人，都容易誤會醫生，而且是個稱職的醫生。」

呂艷秋怔了一怔，道：「不錯，你確實是個稱職的醫生。」

尤不平道：「妳快點把衣服穿好，我現在是鏢客，已經不是醫生了。」

呂艷秋紅着臉，穿好衣服道：「鏢客，你的藥眞有效，我傷口已經不痛了。」

尤不平道：「我剛才給妳服下的只是三流藥物，有一天妳的心臟眞被人刺穿了，妳就會

對我另眼相看。」

呂艷秋笑道：「我現在仍然是把你當作大國手看待……」

尤不平突然目中殺機一閃，擺擺手道：「有人來了，可能是追踪妳的。」

呂艷秋冷聲道：「他們來得正好，免得我去找他們。」

尤不平道：「妳的傷口還沒有結合，目前絕對不能和人動手。」

呂艷秋恨聲道：「我管不了那麼多，就算拼掉命，我也要殺這批卑鄙小人。」

尤不平道：「妳如果強行出手，傷口再裂開，我可沒有衣服給妳換了，何況來的這兩個人並不是正點子，妳要找的人早已入關了。」

呂艷秋道：「你怎麼知道的？」

尤不平道：「我是根據事實判斷，攔擊妳的可能是三個人，而且其中一個又是你最尊敬的人……」

呂艷秋目中充滿殺機，道：「不錯，這兩個人我可以不出手，可是那個老畜生我非宰他不可！」

尤不平道：「可以，這兩個人由我打發，入關後那個老的交給妳。」

呂艷秋點點頭不再說話，閉目打坐調息起來。

尤不平一招手，沈宋賓兩兄弟已奔了過來，他吩咐二人守住洞口，不管發生任何事情都不得離開。

他交代完畢，已飄身飛上一株大樹，運起天聽法觀察來人動向。

過了將近半盞茶工夫，來人已走近三十丈內，尤不平故意弄出點聲音，果然那兩個人聽到聲音後，齊朝尤不平隱身處奔了過來。

可是當他們看到那些斷樹殘枝時，不由一怔，立時停在當地不動。

尤不平見來的是一道一俗，覺得他們面孔很熟，一時竟想不起來，二人年齡都在六十開外，走在前面的是個勁裝老人，後面是個道人。

老人指着那些斷樹道：「道兄，你看這些樹木斷處平坦，刀法俐落，絕不是樵子山夫所能做得到的。」

道人接口道：「劉兄說得不錯，不僅樵子做不到，即使一般武林人物也無法出刀如此自然，顯見這是一種上乘刀法。」

老人道：「這倒是件怪事，呂家那丫頭不會使刀，而關外一帶也未聽說有使刀名家。」

道人道：「從現場上看，好像是有人剛在此地練刀不久……」

二人這一對話，尤不平突然想到他們是誰，不由目中閃出駭人殺氣，暗道：「原來是你

們這兩個該死的老東西，想不到崑崙、武當竟然派出高手效忠三三會。」

原來那個道人竟是武當七劍之一，浮雲劍清松道人，而老人却是崑崙二子的老二，逍遙子劉四海。

這兩人不僅是出身武林九大門派，而他們本身更是江湖中極負盛名的劍手。

尤不平雖然一向對九大門派沒有好感，却怎麼也想不到，憑這兩個人的身分，竟也投靠三三會。

劉四海與清松道人仍是一面談話，一面注意斷樹上的刀法家數。

二人正在指指點點時，突然勁風罩體，他們還沒來得及閃讓，只覺臉上一熱，二人竟同時被打了兩個耳光子。

這出手的人當然是尤不平，他打完後已橫身擋在二人面前，冷冷的道：「二位還記得在下吧？」

劉四海和清松道人都是江湖成名已久的人物，他們莫名其妙的挨了兩個耳光子，正在怒不可遏之際，突見尤不平擋在面前，不由暗中一驚，同時出口道：「原來是鏢客……」

尤不平冷聲道：「難得你們還認識我，這兩掌總算沒有白打。」

劉四海怒聲道：「尤不平，你這是什麼意思……」

尤不平冷冷一笑道：「小意思，我那兩掌打得很輕，你們現在滾回去還不晚。」

清松道人厲聲道：「姓尤的，你欺人太甚了，貧道乃是尋找劍客，咱們跟她有點私人過節……」

尤不平哈哈大笑道：「你看你那付德性像個貧道嗎？我眞替你們九大門派感到羞恥！」

清松道人被他一罵，才發現自己的一身打扮，道不道俗不俗，不由老臉一紅，道：「貧道爲了行事方便，才臨時易了裝……」

尤不平臉色一沉，道：「你當眞不知廉恥爲何物，既然出了家，還可臨時易裝，那麼你們武當派的老道，隨時都可以還俗了。」

清松道人道：「這是貧道私人的事，與武當無關。」

尤不平冷聲道：「除非武當正式宣佈將你逐出門外，否則你的行爲，武當就該負責。」

清松道人怒聲道：「尤不平，你太過分了，貧道因爲尊重你的爲人，所以一直忍讓……」

尤不平道：「你爲什麼不說是尊重我的劍，你不必忍讓，現在可以拔劍了！」

清松道人似已憤怒到了極點，「唰」的一聲，已拔出長劍。

尤不平冷漠的道：「這才像話，我聽說你們兩位都是成名劍手，因此我現在答應在你們臨死前，讓你們開開眼界，看清什麼叫做劍手。」

劉四海有些緊張的道：「尤老弟，你準備對咱們用劍？」

尤不平冷酷的道：「一個劍手最大的願望，就是能死在劍下，我用劍正是爲了完成你們的心願。」

劉四海道：「武當、崑崙是兩個大派，門下弟子遍佈天下，你今夜就算殺了咱們，只怕你也不會活得太久。」

尤不平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二位還是爲眼前多準備一下吧！只要你們聯手能接下我一劍，在下負責把劍客交給你們帶走。」

清松道人趕忙接口道：「貧道聽說鏢客是金字招牌……」

尤不平冷笑道：「你們用不着拿話扣我，在下說出口的話絕對算數，只要你們能接下我一劍，就可以把人帶走。」

清松道人向劉四海使了個眼色，二人很快的就把距離拉開到十五丈外。在一般劍手來說，十五丈距離根本不可能傷到人，就算尤不平在一擊之下，能殺了其中一人，而另一個人却可從容逃走，即使逃不走，但一招之限已過，活着的人仍有權帶走呂艷秋。

尤不平當然已看出他們的心意，但只是冷冷一笑道：「在下聽說武當派的浮雲劍法爲武林一絕，我就先領教武當絕學。清松，你準備好了嗎？」

他說着話已伸手朝背後摸了摸。清松道人早已提氣運劍，聽說他要先找自己，竟連話也不說，乘尤不平摸向背後時，振腕疾抖，劍身已幻出朵朵浮雲，形成一片雲海朝尤不平捲去。

可是尤不平雖伸手摸向背後，却沒拔劍，清松道人運劍攻出時，已失去對方身影，不由暗中一驚，猛然凌空旋身，劍身浮雲再起，且隱挾風雷之聲，緊隨尤不平身後跟踪而至。

停身在十五丈以外的劉四海，見清松道人已發動攻勢，急忙一提眞氣，人已躍起七八丈高，一招天外飛虹，正待凌空撲擊時，突然被一股無法抗拒的吸力，硬把他拉着朝清松道人撞去。

清松道人此時已運集十二成眞力，身形飛旋空中，形同瘋狂，他雖已發現劉四海向他撞來，因爲尤不平離他不遠，却也不敢收招，只好一咬牙，運劍如風，劉四海的前後胸立時被他刺中七劍。

劉四海怎麼也想不到他竟對自己下手，中劍後身形已無法停留空中，就在下落之際，遂也運集最後一口眞氣，將手中的劍對準清松道人飛射出去。

這一劍乃是他集畢生功力射出，等清松道人發覺時，劉四海的長劍已自他的後胸直透前胸。

這個變化太大了，清松道人中劍後，一口眞氣已經散失，隨着劉四海之後，同時跌落地面。

清松道人絕望的看着劉四海道：「我早就知道你們崑崙派難成大事，却也沒想到你是如此窩囊……」

劉四海怒聲道：「你們武當七劍也不過如此，我這招后羿射日，乃崑崙劍法中精華，本來是準備對付尤不平的，却因爲你被逼出手。」

清松道人冷冷的道：「你是在做夢，尤不平如果好對付，你就不會朝我劍上撞了。」

劉四海道：「我是逼不得已，你爲什麼不躲開。」

清松道人道：「浮雲劍法有若天空浮雲，一旦施展出來，中途收招很難。」

劉四海嘆了口氣道：「尤不平的劍根本就沒出鞘，看來我們是死得太冤了。」

尤不平冷冷接口道：「一點都不冤，至少你們現在還可以保留個全屍，假如我的劍出鞘，憑你們那兩手，連個全屍都保不住。」

清松道人獰聲道：「尤不平，你太卑鄙了。」

尤不平道：「你們自己互相殘殺，怎麼怨得了我！」

清松道人道：「你如不使用詭計，我的精招不會出手那麼快，而逍遙子也就有足夠對付你的時間。」

尤不平道：「我明明知道你們做好了圈套，總不能還把脖子往裡伸，假如劉四海不存心使詐，我也不會把他拉回來。」

清松道人道：「你本來是叫我準備的，自己却逃走了，這不算卑鄙！」

尤不平道：「我只是叫你準備，並沒叫你出劍，何況我根本就站在你身後沒動。」

清松道人不信的道：「胡說……」

尤不平冷聲道：「像你這種人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我實在懶得跟你多說，你問問劉四海吧！」

清松道人還想說什麼時，劉四海已接口道：「他確實是站在你身後，我正想招呼你，却糊裡糊塗的被一股力量拉過來。」

清松道人道：「眞有這回事？」

劉四海嘆口氣道：「咱們都是垂死之人，我又何必騙你呢！」

清松道人道：「這樣死法我實在不甘心。」

尤不平道：「你們這樣死法是最好的結局，因爲雙方都是死於誤會，至少還可以保留一點武當、崑崙的劍術榮譽。」

清松道人道：「我們都是被推選出來的劍手，未能死於正式劍擊之下，只有恥辱，那來榮譽！」

尤不平冷笑道：「我剛才已經說過了，如想死在我的劍下，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清松道人怒聲道：「鏢客，你也是個劍手，應知劍手的願望是什麼。」

尤不平道：「我當然知道，但是你們還不配做劍手，甚至連劍手基本條件都沒具備，因

爲一個眞正的劍手，不僅心胸光明磊落，更有視死如歸的精神，像你們這種貪生怕死，典經忘祖的小人，如果用我的劍殺了你們，對我將是一種很大的侮辱……」

清松道人乘他說話之際，倒在地上的身子突然凌空飛了起來，右手的長劍一招浮雲遮日，帶起滿天雲霧，挾排山倒海之勢，朝尤不平當頭罩落。

他卒起發難，劉四海的劍，還留在他身上，這是誰也想不到的事。

眼看漫天劍影即將逼近尤不平頭頂時，劍氣却又在驟然之間消失了，而清松道人手中的長劍，却寸寸斷落，最後只剩下半截劍柄，隨着他的身子，重又摔落地面。

尤不平哈哈大笑道：「這招浮雲遮日，才是浮雲劍法中的精華，你保留最後一口眞氣，仍未能殺死我，眞是遺憾。」

清松道人厲聲道：「你是怎麼弄斷我的劍的？」

一〇

尤不平伸出左手，露出掌心兩粒大豆道：「武當劍法不愧爲武林一絕，可惜你心術不正，至死仍難有大成。」

清松道人不信道：「我練了一輩子的劍，假如連你兩粒豆子都抵不住，那才是笑話。」

尤不平道：「信不信由你，反正你的劍是斷了。」

劉四海接口道：「不錯，清松道兄中了我的劍後，身形落回地面時，我看到他劍身上有兩粒豆子，只是當時沒有注意。」

尤不平道：「你注意也沒有用，因爲連你也不知道他留有一手，你那招后羿射日脫手一劍，他本來可以躲過，而却故意讓你擊中，並且你的劍是斜着刺進的，劍尖剛好從命門穴刺入，這一劍雖然要了他的命，却也使他在臨死前功力暴漲一倍，所以他在落地時，手中的劍依然擺出攻擊姿式，我就知道他還留有一招殺着……」

清松道人不等他說完，已「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雙腿一蹬，終於死了。

尤不平看看劉四海道：「你的傷勢如果還可以救的話，我這裡有一粒靈丹。」

劉四海道：「不必了，死在關外反而乾淨一點，免得使崑崙蒙羞。」

他說完也自斷心脈而死。

尤不平看看兩人的屍體，搖搖頭轉身朝洞中走去。

呂艷秋的傷勢，經過這一陣調息，已好了大半，尤不平走進時，她的臉不自覺的紅了起來，道：「鏢客，這件事你辦得很好，只是太殘忍了一點。」

尤不平道：「妳都聽見了，假如我不殘忍，躺在洞外的就不是他們了。」

呂艷秋道：「你怎麼知道清松老道藏有一招浮雲遮日的？」

尤不平道：「我不知道他的招式名稱，但我知道他藏有一招殺着，如光憑他使出的那幾招劍法，根本就傷不了妳。」

呂艷秋道：「假如只有他和劉四海兩人，也同樣傷不了我。」

尤不平道：「如妳肯聽話，再乖一點，我保證在六個時辰之內，替妳活捉另外一個人。」

呂艷秋道：「眞的？」

尤不平道：「當然是眞的，但妳絕不能任性胡鬧。」

呂艷秋道：「可以，只要你把那個老混球替我活捉來，就是再刺我兩劍也行。」

尤不平道：「如果再刺妳兩劍，恐怕連我身上這件外衣也保不住了。」

呂艷秋紅着臉道：「我說的是眞心話，你怎麼老是尋我開心！」

尤不平道：「我說的也是實話，我總共只有兩件長衫，妳穿了一件，假如再要包傷，只好撕我身上這一件了。」

呂艷秋的臉更紅了，趕忙岔開話題道：「咱們幾時動身？」

尤不平道：「當然是越快越好，妳可以行動嗎？」

呂艷秋道：「可以，咱們現在要到什麼地方去？」

尤不平道：「先到古北口。」

呂艷秋一怔道：「到古北口幹什麼？那裡都是官兵。」

尤不平道：「妳忘了我是鏢客，去交銀子給朱總兵。」

呂艷秋道：「等你交完銀子，六個時辰早就過去了。」

尤不平聳聳肩道：「妳忘了鏢客的金字招牌，我答應六個時辰內交人，絕誤不了。」

呂艷秋笑道：「好，有你這句話我就安心了，咱們走吧！」

尤不平道：「此去古北口還有好幾十里，妳如傷勢不便，就由我揹妳一程好了。」

呂艷秋紅着臉道：「你把我看得這麼沒用？」

尤不平道：「妳是成名劍客，誰敢小看妳，我只是擔心妳傷口剛剛結疤，如果奔馳，可

能又會裂開。」

呂艷秋道：「咱們走慢一點，大白天讓你揹着走像什麼話。」

尤不平道：「如果妳怕被人看到，就在此地等着，我先到總兵府一趟。」

呂艷秋一怔，道：「這是爲什麼？」

尤不平認眞的道：「我請朱總兵傳令下去，凡出入關的人，一律限令閉着眼睛走路，我揹妳進城時，就不會有人看見了。」

呂艷秋哼了一聲道：「我一直把你當作正人君子，想不到你是如此油腔滑調。」

尤不平正容道：「如果妳把我當作正人君子，咱們這個朋友就交不成了。」

呂艷秋不解的道：「爲什麼？」

尤不平道：「什麼也不爲，因爲我是個鏢客。」

呂艷秋道：「難道鏢客中就沒有正人君子。」

尤不平道：「幹保鏢這一行的，大多都是正人，但却不是君子。」

呂艷秋一怔道：「正人與君子又有什麼分別？」

尤不平道：「分別可大了，正人是講究信用，一諾千金，爲了維護道義，縱然犧牲生命，亦在所不惜，而幹保鏢這一行的，大部分都能做到這一點。」

呂艷秋道：「那爲什麼就不能做君子。」

尤不平聳聳肩道：「非不能耳，所不爲也。君子講究不欺暗室，光這一點，鏢客就做不到。」

呂艷秋哼了一聲道：「既然連這一點都做不到，又豈能算是正人。」

尤不平道：「幹保鏢這一行，跟亡命江湖過的同樣是刀頭舔血生活，有時出趟遠鏢，可能要一年半載，甚或亡命途中，那麼這些臨時光棍鏢客，花街柳巷一番自是免不了的，尤其在他們交了貨之後，更需要輕鬆刺激，而減輕緊張的心情。」

呂艷秋冷笑道：「荒唐，實在荒唐。」

尤不平道：「一點都不荒唐，而且在他們來說，這是應得的酬勞。」

呂艷秋道：「你到了古北口，把銀子交給朱總兵後，是不是也需要輕鬆輕鬆？」

尤不平微微一怔，隨即大笑道：「我很想輕鬆，而且我也更需要輕鬆，但時間却不允許我輕鬆，目前這趟鏢是否能安全交到總兵府，還是問題，我看咱們還是早點趕路吧！」

呂艷秋笑道：「如果你不說了那麼一大堆歪理，我也不會和你扯這麼遠，我只希望你以後少油腔滑調。」

尤不平聳了下肩道：「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是我的本性，想改也改不掉。」

呂艷秋道：「我有一樣改變這種本性最好的藥……」

尤不平接口道：「七彩蛛王的毒，如果妳眞要對我下手，最好把我債務也頂過去。」

呂艷秋一怔道：「你還欠債？」

尤不平道：「我欠朱總兵一筆可觀的債，他是位好官，妳不能連他也害了。」

呂艷秋道：「那就等你還清了債我再下手。」

尤不平道：「恐怕那時妳要改變心意了。」

呂艷秋道：「很少人能改變我的決定。」

尤不平道：「我應該例外，因爲我是鏢客，女人絕不殺鏢客，尤其是有靈性的女孩子。」

呂艷秋終於紅着臉走出洞外，道：「妳不要太自信，最好還是多小心一點。」

尤不平也跟着走出來，道：「過了這段山區，前面就是官道，爲了減少麻煩，還是由我帶路吧！」

呂艷秋道：「你是不是又要亮出總兵府的特使身分？」

尤不平道：「那只是爲了方便，咱們必須盡快行動，而且還不能暴露我們四個人的身分。」

呂艷秋道：「那怎麼可能呢？現在是大白天，咱們四個人走在一起，而且每個人又都帶

着刀劍。」

尤不平道：「鏢客保鏢有很多種方式，妳不要多問，只要跟着走就行了。」

他說着話已飄身走在前面帶路，但到了官道後，他的身形突然加快起來。

呂艷秋走在中間，沈宋賓兄弟倆緊隨在她身後。

四個人一口氣奔出十多里，這時不過是天色剛亮，但在關外已有濃重的寒意，所以路上行人並不多。

四人正在奔行間，迎面突然來了一小隊騎兵，爲首一人像是個小隊長，他見到尤不平，很遠的就從馬上跳了下來，朝尤不平敬個禮，道：「尤大俠可是在路上發生了事故？兄弟接獲神鵰通知，在這條路上已等了將近三個時辰。」

尤不平道：「是發生了一點意外，盛兄帶來的這批人可靠嗎？」

這個小隊長是總兵府的十大護衞之一，叫七星手盛太平，他帶着一批親信，化粧成巡邏隊伍，是專程來迎接尤不平的。

盛太平道：「他們都是總兵府親信，官職不在兄弟之下，奉總兵之命來迎接大俠的。」

尤不平道：「總兵府沒有其他人知道？」

盛太平道：「假如這些人中沒有問題，就不會有其他人知道。」

尤不平道：「應用之物帶來了嗎？」

盛太平道：「兄弟已事先派了四名便衣騎士，他們就在右邊林中等候。」

尤不平道：「好，有勞盛兄帶路。」

盛太平一揮手，他身後那一小隊騎兵仍然照常巡邏，但由隊伍中間却又走出一個小隊長，在前面領隊。

尤不平點點頭道：「盛兄設想週到。」

盛太平嘆口氣道：「兄弟原先還不相信他們眞敢到總兵府來，但接連發生幾次事情之後，我不得不小心。」

他說着話當先帶路，走進右邊林中時，早有四名便衣壯漢牽着馬匹等在那裡。

盛太平揮揮手道：「此地沒有你們的事了，請各位分批回總兵府，並請注意可疑人物。」

四名壯漢施了個禮，轉身疾奔而去。

盛太平從馬背上取下四套官兵服裝，交給尤不平道：「兄弟到林外看看有沒有閒雜人等，大俠易裝吧！」

他說完也轉身出林而去。

尤不平對呂艷秋道：「還是妳先找個地方換衣服，咱們三個人替妳把風。」

呂艷秋微顯不安的道：「你的鬼名堂眞多，爲什麼咱們不大大方方的進城？」

尤不平道：「現在時間很緊迫，我原以爲妳最快也要天亮後才能趕到此地，沒想到妳竟比我估計的快了六個時辰，因此只好改變原來的計劃。」

呂艷秋道：「我在中途遭到突襲，一路拚命的跑，所以快了幾個時辰。」

尤不平道：「這幾個時辰對我們非常重要，妳快點去換衣服，如果耽誤太久，人跑了我可不管。」

呂艷秋紅着臉道：「你忘了我是女孩子家，現在大白天怎麼好意思換衣服！」

尤不平道：「那有什麼關係，林中到處都是樹木野草，如果有人敢偷看，我就挖掉他的眼睛。」

呂艷秋萬分不願的抱着衣服走了。

尤不平低聲對沈宋賓二人道：「兄弟，你們也換吧，但動作要快，最好不要離開我太遠。」

沈宋賓兄弟倆也拿兩套服裝，他們就在尤不平身後一株大樹下很快就換好了。

沒有多久，呂艷秋也穿着官兵的制服走了出來，背揷長劍，神光煥發。

尤不平拍手道：「好洒脫，只是這柄長劍容易出毛病。」

呂艷秋道：「我寧願用我的本來面目闖進去，也不願放棄長劍。」

尤不平道：「不必放棄，用塊布把它包起來放到馬鞍上去，更像個軍官。」

呂艷秋依言把劍包好，道：「你怎麼不換官兵制服？」

尤不平道：「我是主角，只有用我本來的面目現身，才能把他們注意力引到我身上來。」他招招手，把沈宋賓兄弟叫到面前，低聲吩咐了一陣，二人點點頭即轉身出林而去。

呂艷秋一怔道：「你叫他們到那裡去？」

尤不平道：「他們跟盛大人先走，我擔心總兵府的十大護衞不可靠。」

呂艷秋道：「咱們如何走法？」

尤不平道：「咱們當然是要走在一起，妳是軍官，是朱總兵派來接我的……」

呂艷秋道：「接你的大頭鬼，總兵府在什麼地方我都不知道。」

尤不平道：「不必急着去總兵府，先找家客棧把我安排個好房間，而妳必須把我當作貴賓看待，因爲從現在起，妳就是總兵大人派來伺候我的特別侍從。」

呂艷秋一怔道：「什麼叫做特別侍從？鏢客，你是不是在整我？」

尤不平苦笑道：「現在是什麼時候，我那還有心情整妳。」

呂艷秋道：「你的鏢主意最多，我不得不對你特別提防一點。」

尤不平聳了下肩道：「妳既然如此對我不信任，咱們還是趁早拆夥，免得到了緊要關頭，妳扯我後腿。」

呂艷秋道：「我本來在那個土洞中就打算跟你拆夥的，但我却發現你這個人還有點可取之處。」

尤不平道：「妳既然認爲我還有點可取之處，目前最好還是聽我的，如有疑問，慢慢再談。」

呂艷秋想想道：「好吧！但這只是權宜之計，你別眞把我當作你的侍從。」

尤不平道：「穿上龍袍就得像個太子，妳既是侍從，一切就得聽主人的吩咐……」

呂艷秋幾乎要跳起來，尤不平趕忙擺擺手道：「快走，越快越好！」

呂艷秋見他說得認眞，也只好點點頭道：「古北口我不熟，你就在前面帶路吧！」

尤不平道：「如果我帶路，豈不是我變成妳的侍從了！」

呂艷秋道：「我連路都找不到，如果我帶路，一進城不就露出馬脚了！」

尤不平道：「進城後順着大路一直走，有一家南北客棧，是古北口最大的客棧，我已和盛太平約好，咱們就住在那裡。」

呂艷秋道：「如果我不能稱職，你可得提醒我。」

尤不平道：「當然，妳對店家不妨盡量凶一點，擺出軍官的威風，但我的話妳却不能違抗。」

呂艷秋道：「唯命是從，但也該有個限度吧？」

尤不平笑道：「我當然不會叫妳替我端洗脚水，不要說話，有人來了……」

就在二人快要進城時，對面却飛也似的奔來兩匹快馬，走在前面的是一名六十開外的老人，跟在老人身後的是個二十多歲青年。

尤不平乍見這一老一少，不由目中殺機驟閃，猛然一提繮繩，他座下的馬竟像閃電般，側向左方對着老人疾衝過去。

老人的反應竟也出人意料的快，他不等尤不平近身，右掌疾拍，逕擊尤不平的馬頭，左手一按馬鞍，身形已凌空飛起三四丈。

尤不平冷冷一哼，雙脚一踏馬蹬，人已超越在馬前，左手一引，已將老人拍來的掌力卸於無形，跟着一提眞氣，已反攔在老人前面，右手微揚，兩粒大豆直取老人雙目。

老人雙手一拍，竟然硬將尤不平的兩粒大豆接在手中。

這一連串的變化，也不過是電光石火之間的事，二人已在空中連換兩招。

老人落回地面後，尤不平也同時站在他面前，冷冷的道：「聞非群，這可眞叫做寃家路

窄，你如果不到關外來，我還眞沒時間找你。」

原來這老人是崆峒派長老，叫鷹爪劍聞非群，那個青年是他徒弟，叫銀劍鐵指蘇寒山，這師徒兩人在中原武林道上名氣不小，壞事也做得更多。

聞非群不認識尤不平，他打量了一眼道：「小子，你能引開老夫那一掌，大概就是鏢客吧？」

尤不平道：「不錯，咱們半年前在黃河下游孫寡婦家裡曾有過一面之緣。」

聞非群臉色一變道：「原來那次是你這小子在暗中偷襲老夫……」

尤不平冷聲道：「你把自己估計太高了，就憑你們這兩個老少敗類，還值得我偷襲！」

聞非群獰聲道：「你剛才出手時，也並未先打招呼。」

尤不平怒聲道：「聞非群，不管你的聲名好壞，但你也總是崆峒一派的長老，想不到你如此卑鄙，我剛才如果是偷襲，你還能活到現在。」

聞非群道：「出手不先打招呼，就算偷襲。」

尤不平道：「你們這種連禽獸都不如的混蛋，我懶得和你多說廢話，叫你那個寶貝徒弟一起來吧！你們活着狼狽爲奸，死後仍是壞蛋一對。」

聞非群厲聲道：「尤不平，老夫聽說你一向以俠義人物自命，可是你說起話來，却連個

市井之徒都不如。」

尤不平道：「行俠仗義也要看對象，對你們這種人還講什麼俠義。」

聞非群道：「現在是大白天，而你又跟官府的人走在一起，老夫不想和你動手，由你決定個時間、地點，咱們不死不散。」

尤不平道：「你是在做白日夢，此時此地你已經死定了。」

聞非群道：「你是想仗官府的勢力？」

尤不平道：「不管你怎麼說，我今天非殺你替孫寡婦母女報仇，你既然強暴了孫寡婦，就不該叫徒弟強暴她的女兒，結果害得她們母女都投水自殺。」

聞非群道：「那是她們想不開，以老夫的愛徒，能看上孫寡婦的女兒，豈不是她們的造化！」

尤不平道：「你們是老少混賬一對，今天能死在我的劍下，也是你們的造化，那次在黃河下游，如不是劍客莫名其妙的橫加插手，你們絕難逃一死，剛才你接下我的兩粒大豆子，我本可毀掉你的拾指，廢去你的鷹爪功，但我仍給你一個公平的機會。」

聞非群哈哈大笑道：「小子，你也不怕大話閃了舌頭，就憑你那兩粒豆子也想……」

誰知他笑聲未完，突然感到一陣刺心劇痛，趕忙低頭看時，只見左右雙手兩個小指頭已被齊根震斷，而斷口處却又分別被兩粒豆子堵住，所以連血都沒流。

聞非群臉色立時變成一片死灰，尤不平仍是冷冷的道：「你相信了吧！我如果想廢掉你的鷹爪功，易如反掌，現在你們師徒一起上，只要能接下我一劍，以後我絕不再找你們麻煩……」

聞非群連忙朝蘇寒山使個眼色道：「寒山，準備好了嗎？」

蘇寒山道：「好了，但我先要找個人質……」

他說着話，飛身疾撲，探臂就朝呂艷秋抓去。

他想這個年輕軍官還不是手到擒來，先抓個人質，也好留個退步。

可是他做夢也沒想到，這個年輕軍官竟是要命煞星劍客喬裝。

蘇寒山也是崆峒派年輕一輩高手，他這蓄勢一抓，不但快而且狠，右手五指眼看已扣上呂艷秋的左肩，可是在突然之間，眼前已失去人影，緊接着暴響連聲，左右臉上已被狠抽了兩皮鞭子。

他還沒弄清楚是怎麼回事，只覺脖子一緊，人已被摔到十丈外，正好跌落在尤不平的身旁。

尤不平不但未對蘇寒山出手，反而皺了下眉，故意朝呂艷秋拱拱手道：「兄台好俊的身

手。」

呂艷秋道：「多承大俠誇獎。」

聞非群見呂艷秋在舉手之間就傷了蘇寒山，也很感意外，他不覺又多看兩眼，冷聲道：「總兵府當眞是藏龍臥虎，敢問兄台怎麼稱呼？」

呂艷秋哼了一聲道：「無名小卒，你不必多問！」

聞非群冷冷一笑，正想對呂艷秋採取行動，尤不平已接口道：「在下耐性有限，假如你們自己放棄機會，我可要先出手了。」

聞非群聞言，趕忙拔劍在手，並朝蘇寒山使個眼色。

蘇寒山被呂艷秋摔了一跤，並沒受傷，只是臉上兩鞭子抽得痛不可忍，此時正待爬起來，見到聞非群暗示後，乾脆閉着眼睛躺在地上不動。

尤不平冷聲道：「咱們現在是拚命，不是比武，劍、掌、暗器均不受限制，死的人就是輸了，活着才是贏家。」

聞非群陰聲道：「你好像認定老夫是包輸。」

尤不平道：「我沒有這個想法，但你們死的成份總比較大些。」

聞非群道：「死了就是輸嗎？」

尤不平道：「那只是你個人輸，而你們那個集團仍有翻本機會。」

聞非群臉色一變道：「老夫如死在你的劍下，崆峒派當然不會放過你。」

尤不平冷笑道：「只怕崆峒派沒有這個能耐，兩個時辰之內，我已經遇上了三大門派，你們九大門派對關外好像特別有興趣。」

聞非群吃驚的道：「你遇上那幾派人？」

尤不平道：「武當清松和崑崙劉四海，你們應該是一條線上的人。」

聞非群道：「他們人呢？」

尤不平哈哈一笑道：「你們師徒很快就可以見到他們了……」

就在他的笑聲中，一道青芒，似有似無，在四周繞了一圈，而後隨即消失。

青芒出現得快，消失更快，在人們感覺中沒有留下任何印象，但聞非群和蘇寒山却併排的躺在一起，他們都沒有死，而他們師徒兩個人身上加起來，最少也有一百道以上的傷口，那是劍傷，每一劍都沒傷及內臟，所以沒有死。

崆峒派這兩名老少高手，除了雙目中流露出死亡前的恐懼外，却無法做出任何表示，甚至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身上到底中了多少劍。

死亡也許不可怕，但等待死亡却是世上最殘酷的懲罰。

尤不平望着聞非群冷酷的道：「你們的心最少還可以跳動一個時辰，我是給你們一個懺悔的機會，多想想生前的罪惡。」

聞非群嘴唇蠕動一下，却沒有發出聲音。

尤不平依然冷冷的道：「你們比武當和崑崙那兩個敗類死得有價值多了，至少你們完成了一項任務，使我用了一招劍法。」

他突然轉身面對左邊樹林道：「各位可以出來了，你們老是躲着，永遠也破解不了我的劍法。」

他說完後等了很久，却沒有回響。

呂艷秋低聲道：「林中還藏有人？」

尤不平眨眨眼道：「可能是幾頭野狐狸，請你老兄多派一些官兵，從樹林四面放火，咱們給牠來個活烤。」

呂艷秋笑道：「這件事好辦，我先派五百人放火，再派兩百名弓箭手圍在四周，保證連一隻飛鳥也逃不掉。」

尤不平笑道：「這確是好辦法，就請兄台趕快調派人手。」

他說完又擠擠眼。

可是這樣一來，却把呂艷秋給難住了，她原是隨口說說而已，如果眞叫她調幾百名大軍，當場就得出洋相。

就在她不知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時，盛太平却適時在來路上出現，他似乎已聽見這邊談話，很遠就接口道：「李大人專司是接待尤大俠，這件小事就交由下官代辦好了。」

他說着又朝尤不平敬了個禮道：「總兵大人接獲報告，聽說有匪徒埋伏其間，企圖攔劫大俠的銀兩，特命下官帶人趕來接應。」

尤不平道：「只是兩名攔路毛賊，在下已經打發了，怎敢勞動盛大人大駕！」

盛太平道：「應該，應該，大俠可是想燒掉這座林子，此地百姓也說這林子不太乾淨，時有野怪出現，總兵大人早就有意把它燒掉，既然大俠也有此意，下官這就派人動手。」

他說完朝身後隨從一揮手道：「傳令下去，派五百名火營軍，準備放火燒林，另外派兩百名弓箭手，圍困四周，不得放走任何動物野獸。」

盛太平的話，自有一番威嚴，他這一道命令傳下去，不到片刻工夫，整座森林已被圍得水洩不通。

呂艷秋看得暗皺眉頭，這時只要盛太平一聲令下，整座林木將成一片火海，而林內野獸亦將遭到空前浩刼，縱然林中藏有頂尖高手，但在火勢與弓箭齊施之下，也絕難有逃出的機

會……

就在她沉思之際，林內已傳出冷冰冰的聲音道：「鏢客，原來你是個十足的小人，如果你是號人物，就該自己到林子裡來，怎麼靠起官兵替你撐腰。」

尤不平哈哈一笑道：「在下已經打過招呼，却沒有人答話，後來又聞到一股騷味，我還眞以爲是成了精的野狐狸。」

林內冷聲又起道：「你眞的要放火燒林？」

尤不平道：「當然是眞的，你沒聽到盛大人的話，這座樹林不乾淨，有狐狸精作怪。」

林內怒聲道：「放屁，姓盛的這顆狗頭暫時寄在他的項上，姑奶奶今天不想殺人，但總有一天我要血洗你們總兵府。」

尤不平冷聲道：「你不準備殺人，是準備被殺了？」

林內哼聲道：「就憑你們這批飯桶也想留人！」

尤不平道：「你怎麼不試試，就算你眞是飛天狐狸，只怕也飛不出去。」

林內大怒道：「姑奶奶就飛給你看！」

隨着話聲，樹林的東北角已冉冉的升起一片七彩雲霞。

這片雲霞面積不大，但却飄動甚速，而在雲層中間，正併排的立着三名少女。

她們的衣着打扮，完全是配合雲霞色彩，三人雙袖飄浮，置身雲中，若隱若現，當眞有如仙女。

包圍在四周的弓箭手都看呆了，他們竟忘了放箭。

就這一眨眼工夫，那朵雲霞已升空三十多丈，盛太平突然一聲大喝道：「放箭！」

盛太平帶來的這些弓箭手，都是千中選一的好手，他們不但臂力強，而射技亦遠非一般弓箭手可比，三十多丈高的距離，在一般弓箭手來說，是絕對無法射中目標，但却難不到這批經過特別訓練的弓箭手。

在盛太平一聲令下，空中立時交織成一片箭網，一陣破空的銳嘯聲，已將正在飄動的雲彩密密包圍住。

可是那數以千支的尖銳長箭，在射達雲彩一丈左右時，竟自動的落回地面，沒有一支能透過雲彩傷人。

這一來不僅是弓箭手呆了，連盛太平也暗中震驚，其中有一名弓箭手忽然大叫道：「狐狸精，她們會妖法，快找條黑狗來，用黑狗血抹在箭頭上，就能破她們妖法了……」

正當衆兵士亂成一團之際，突然又有人大叫道：「仙箭！仙箭出現了，看狐狸精往那裡跑！」

就在衆人叫嚷聲中，空中突然出現十三支長箭。

這十三支出現得太過突然，沒有人看到它是從那裡來的，有人說是降妖箭，也有人說它是天兵放的仙箭，專爲射殺狐狸精放的。

但這十三支箭飛行的速度並不快，在空中形成一片不太大的包圍網，不僅阻止了雲霞的去路，而且還正慢慢的向隱身雲霞中的三名少女包圍過去。

剛開始時，那三名少女尚在拚命的舞動着雙袖，企圖掃落逼近的飛箭，但經過一陣掙扎之後，她們不僅未能將箭震落，而且連她們仗以逃生的雲霞也消失了。

很快的地面上就散落無數彩色綢緞碎片，緊接着那三名少女也從空中跌落下來。

那一雙善於舞動的彩色長袖消失了，而在她們的前胸和背後，却縱橫交織各穿四支長箭。三人身上十二支長箭，却沒有一箭傷到人，可是她們那件隨風鼓起的彩色雲衣上，已被射得像馬蜂窩一樣，而那四支長箭更把已經破碎了的雲衣絞得緊緊的，連雙臂雙腿都被她們自己的衣服困住了，因此在摔落地面後，每個人都是躺在那裡乾瞪眼，就是不能動。

這時四周已圍滿了兵士在觀看，有幾個膽大的士兵走上前去踢了她們幾脚，並狠狠的道：「難怪這座林子常在深夜鬧鬼，原來是妳們這幾頭騷狐狸在作怪！」

另有一名年紀大一點的兵士道：「百年黃鼠千年狐，這幾頭狐狸既然成了精，可能已有

千年以上的道行，她們的皮一定很值錢……」

跟着又有人接口道：「這幾頭狐狸精既然能騰雲駕霧，大概就是靠着她們的皮，咱們把她們的皮剝下來披在身上，也就可以飛了……」

說着就有好幾個人拿着小刀子，爭先恐後的準備上前剝皮。

呂艷秋這時已經知道這三個少女是誰了，她心中暗暗好笑。

而爲首的那個少女此時正抬起頭來，她紅着臉大罵道：「鏢客，你簡直不是人，更不配作江湖人，如此折磨姑奶奶，爲什麼不把咱們殺了。」

一一

尤不平冷笑道：「你們飛天三狐不是一向喜歡裝神弄鬼嗎？今天就讓妳們過足神癮。」

這三個少女當然不是什麼狐狸精，他們原是江湖中出了名的難惹人物飛天三狐，老大叫翻天狐顏菁菁，一身輕功獨步武林，老二是覆雲狐顏露露，擅長用毒，一身功力不在五毒魔君之下。老三佈雨狐顏嬌嬌，專練媚術，大凡被她看中的江湖豪客，很難有人能逃過她的迷惑，所以在飛天三狐中，她雖然年紀最小，功力却最高。

飛天三狐自出道以來，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狼狽過，顏菁菁怒聲對尤不平道：「鏢客，你如果還承認自己是個江湖人，就叫這批混蛋滾遠一點，咱們的問題，咱們單獨解決。」

尤不平聳聳肩道：「我保我的鏢，妳當妳們的狐仙，咱們之間有什麼問題好解決的！」

顏菁菁大怒道：「放屁！你在江湖中幾時出過鏢了？」

尤不平道：「我保的是暗鏢，當然不像一般鏢師掛着鏢旗，出動大批人馬，吆五喝六的招搖過市。」

顏菁菁道：「你仗着官方的勢力，用來對付江湖人，不是犯了江湖大忌嗎？」

尤不平道：「那只是做做樣子，如果妳們早一點大大方方的出來跟我見面，就不會弄到這種地步了。」

顏菁菁道：「以聞非群師徒的劍上造詣，竟然連出招的機會都沒有，就中了你一百零三劍，咱們出面還不是白送死！」

尤不平神色一動道：「妳能看出一百零三劍，就證明妳在劍術方面比聞非群師徒高明多了。」

顏菁菁道：「如以劍術造詣來說，咱們姊妹三人聯手也接不下聞非群的二十招，因爲我自小就練成了天韻視覺，你出劍再快，仍逃不出我的聽覺。」

尤不平一怔道：「天韻視覺？我記得在天竺武學中，好像有這種功夫。」

顏菁菁道：「不錯，咱們都是天竺人，來到中原已經有兩百多年了……」

顏嬌嬌冷聲道：「大姊，妳是不是看中了鏢客？怎麼連家譜都告訴了人家？」

顏菁菁怒聲道：「我只告訴他咱們是天竺人有什麼關係，我又沒有做出什麼見不得人的事。」

顏嬌嬌哼了一聲道：「誰都知道妳是冰潔玉身，可是鏢客會愛妳嗎？我是專門使用媚術勾引男人的，妳就叫姓尤的殺掉我跟二姊好了！」

顏菁菁嘆口氣道：「三妹，妳的個性總是改不掉……」

顏嬌嬌大叫道：「我爲什麼要改，妳快點叫姓尤的殺了我，他如不殺我，將來我第一個要勾引的男人就是他！」

尤不平笑笑道：「我倒很想找個機會試試，鏢客什麼都不缺少，所缺少的就是女人。」

顏嬌嬌也大笑道：「這就對上了，我佈雨狐什麼都不需要，所需要的就是男人。如果你有興趣，咱們倒可以來個現場表演……」

顏菁菁怒聲道：「三妹，妳越說越不像話了！」

顏嬌嬌媚笑道：「那有什麼關係，男歡女愛，本是人之常情，尤其是像鏢客這種男人，全身都是魅力，妳如說妳不愛他，鬼才相信。」

這時四周的官兵都睜大着眼睛聽他們對話，有的膽子大一點的，竟然走到顏嬌嬌身邊，毛手毛脚起來。

顏菁菁氣得連眼淚都快要流出來了，她望着尤不平道：「鏢客，我求求你把這些官兵叫走好嗎？」

尤不平也覺得那麼多人圍在這裏太過招搖，反正目的已達，誰都知道鏢客已經到了古北口，而且是一個人來的。

於是他對盛太平低聲交代幾句，由盛太平出面，把全部官兵都撤走了，他身邊只留下四名隨從和呂艷秋。

顏菁菁仍不滿意的道：「鏢客，你難道還需要這幾個軍官做保鏢？」

尤不平還沒答話，盛太平已搶先接口道：「咱們是奉了總兵大人之命來迎接尤大俠的，絕不過問你們江湖人的恩怨，咱們留下六名軍官，乃是爲了對尤大俠表示敬意。」

顏菁菁冷聲道：「敬意個屁！你們還不是爲鏢客身上的銀子！」

盛太平笑笑道：「假如連尤大俠自己都保護不了他身上的銀子，咱們留下來又有什麼用。」

顏菁菁想想道：「既然兩百名特級弓箭手對姑奶奶都束手無策，你們這六個飯桶又能成什麼大事。」

呂艷秋臉色一變，就待發作，尤不平趕忙接口道：「妳有什麼話，現在可以說了。」

顏菁菁道：「難道你沒有話問我？」

尤不平怔了一下，但他仍是搖搖頭道：「該知道的我都知道了，不該知道的問妳也不會說。」

顏菁菁不信的道：「你知道什麼？」

尤不平玩味的道：「我知道的很多，但也可以說什麼都不知道。」

顏菁菁苦笑道：「鏢客，你確實是個了不起的人物，不但武功高，人更機警。」

尤不平道：「妳也不錯，我在這幾個時辰內所見到的人，他們的機智如有妳一半，也就不會死了。」

顏菁菁道：「你不殺咱們？」

尤不平道：「我剛才說過了，鏢客所缺少的就是女人，怎麼會殺死妳們。」

顏菁菁道：「有條件？」

尤不平道：「也不算是條件，妳只要把我剛才出手的一百零三劍招數，從頭說一遍，我就放掉妳們。」

顏菁菁道：「如果我說不齊全呢？」

尤不平道：「說不齊全我就留下妳做個人質，等妳把我這招劍法看懂了才放妳回去。」

顏菁菁想想道：「你還是殺了我好了，只怕我這一生永遠也看不明白你那招劍法。」

尤不平道：「妳不是學過天韻視覺嗎？既然能聽出一百零三劍，瞭解招數還有什麼難的……」

顏嬌嬌冷聲道：「她是個瞎子，能憑着聽覺察知你發出一百零三劍，已經不容易了，要

想了解劍路，當然永遠也做不到。」

尤不平一怔道：「她的雙目不是好好的嗎？怎麼會是瞎子？」

顏嬌嬌道：「你該問她自己。」

顏菁菁身軀顫動了一下道：「鏢客，你想知道嗎？」

尤不平道：「每人都有一段不願爲外人道的往事，在下從不打聽別人的私事。」

顏嬌嬌似乎顯得失望，而顏菁菁却嘆了口氣道：「鏢客，我可以問你一個問題嗎？」

尤不平道：「可以，但回不回答却在我。」

顏菁菁想了一下道：「那我問簡單的好了，你剛才發出的十三支箭是用什麼手法，能破了我的碧空飛雲功？」

尤不平道：「這是屬於武學上的秘密，恕難奉告，但我只能告訴妳那是一種綜合手法。」

顏菁菁道：「謝謝你，這個啓示我已經很滿足了，因爲你的起手式很像賭怪的清一色手法，可是憑林一奇的那招清一色，絕對破不了我的碧空飛雲功。」

尤不平淡淡的道：「妳很博學，只是太自信了一點，妳所謂碧空飛雲功，不過是仗着妳們三件天蠶絲所做成的衣服，天蠶絲韌性雖強，但經妳們染上色彩後，它的原有韌性已遭破壞，所以我只用一種普通手法就輕易的把它射碎了。」

顏菁菁道：「你很了不起，居然一眼就看出它的缺點，看來我以後必須改進了。」

尤不平道：「我破它的方法很多，不管妳怎麼改進，對我來說，都起不了作用。」

顏菁菁臉色變了一下道：「你不是射出十三支箭嗎？怎麼還有一支沒飛回來？」

尤不平笑笑道：「顏姑娘，妳大概是太緊張了，最後那支箭不就在妳的右腋下嗎？妳們從三十多丈高空摔落下來沒有受傷，全靠那支箭上的潛力，把妳們的重力卸去的。」

顏菁菁的臉色又是一變道：「一箭穿三界，這是佛門至高心法，已達到無相境界，否則不管怎麼緊張，自己腋下穿着一支箭，還瞞不過我。」

尤不平也是神色一動道：「顏姑娘果然高明，妳們可以走了。」

他說着話，伸手一招，十三支已有八支回到他手中，但另外五支却剛好插成一個圓型，把顏嬌嬌圍在中間。

顏嬌嬌呆了一下，却興奮的道：「鏢客，你可是捨不得我走？」

尤不平冷聲道：「在飛天三狐中，只有妳的惡行重大，而武功又高，妳想我會放妳走嗎？」

顏嬌嬌驚聲道：「你想殺我？」

尤不平道：「我本來是有這個意思，但看在妳的兩位姊姊的情面，暫時饒妳一次不死，

可是妳必須自己走出那座箭陣。」

顏嬌嬌不信的道：「就憑這五支箭也想困住我！」

尤不平道：「妳最好不要小看它，此乃諸葛武侯留下的五五箭陣，如果用在戰場上，可以困住千軍萬馬。」

顏嬌嬌冷聲道：「我就偏不信邪……」

她說着，伸手就朝當中那支箭拔去。

可是她的手距離箭桿尚有半尺，插在土中的箭簇突然倒轉過來，直朝她心窩射去。

在近距離下，這支箭射得又快又準，顏嬌嬌被逼無奈，只好功聚左臂，硬朝箭身抓去。

可是箭才入手，她突然感到右臂一震，運集的功力盡失，趕忙撒手退回原來的位置時，右手的五指已被全部震裂，鮮血泊泊流出，痛得她暗暗咬牙，目中也不停的閃動殺機。

尤不平冷笑道：「要不要再試試？」

顏嬌嬌恨聲道：「當然要試，等下我出去就有你們好看了！」

她說着身形已凌空飛躍起來，右腿疾出，一招橫掃千軍，朝正面兩支箭桿踢去，但不等踢實，左掌聚然反拍，藉力使用，人已升起六七丈，在空中猛一挫腰，正待飛出陣外，誰知插在地上的五支箭，竟像有靈性一樣，隨着顏嬌嬌飛起的身形也跟着飛了起來，而且是箭簇

朝內，每一支箭都指向她身上的一處要穴。

顏嬌嬌不由大怒，雙手疾揚，兩把粉紅色粉末已隨着出手，順勢沉臂，雙手也不收回，一下就抓住身前的兩支箭。

可是她顧得了身前，却無法顧及背後，另外的三支箭竟以閃電方式，射中了她背後三處穴道。

顏嬌嬌也眞夠狠，一咬牙拔出背上三支長箭，拼着最後一口眞氣，振腕疾抖，把五支箭一齊向盛太平射去。

她知道想傷尤不平沒有那麼容易，所以把目標放在盛太平身上。

這一着連尤不平也甚感意外，正待出手解救，但站在一旁的呂艷秋却突然舉起手中的馬鞭，一抖一揚，把五支長箭又捲得倒飛回去。

顏嬌嬌勉強擲出五箭後，眞力早已不支，而她背後又有三處穴道受傷，呂艷秋反捲過來的箭，手法雖很平常，她却無力閃讓，眼睜睜的讓箭射在前胸和小腹上。

她摔落地面時，全身浴血，人已昏了過去。

顏菁菁疾忙趕過去，先點住她的穴道，替她止了血，又掏出一瓶藥粉給她敷上，才嘆了口氣道：「鏢客，你用這種手法不覺得太殘忍嗎？」

尤不平道：「這是我行事的準則，像她這種人，我對她仁慈，就是對自己殘忍。」

顏菁菁道：「你可以殺了她，我和二妹都不會怪你。」

尤不平聳一下肩道：「像她那麼漂亮的女孩子，我下不了手殺她。」

顏菁菁道：「你口是心非，你既破去她的武功，又使她身中劇毒，這比殺了她更殘忍。」

尤不平道：「毒是她自己放的，我如不及時把它逼回去，妳知道要死多少無辜，假如她的心地有妳一半善良，我也不會破去她的武功，何況像她這種女人留着一身武功，將來不知有多少人遭殃。」

顏菁菁冷着臉道：「現在你可以放心了，她的武功既失，將來找你的機會也不大！」

尤不平道：「如果她也能對我構成威脅，我乾脆躲在中原也不必往關外跑了。」

顏菁菁怒聲道：「我承認你是個奇才，但却更佩服你說謊的本領。」

尤不平一怔道：「妳是指的……」

顏菁菁寒着臉道：「在我的記憶中，諸葛武侯好像根本就沒有留下什麼五五箭陣，如果你沒有說謊，就是我讀的書太少。」

尤不平紅着臉道：「姑娘學富五車，那確是在下隨口說來唬唬令妹的。」

顏菁菁道：「如果被困住的是我呢？你唬不到又該怎麼辦？」

尤不平苦笑道：「我在箭上用了迴風手法，每支箭身都蘊藏七成以上眞力，即使江湖一流高手，只要他碰上箭身，絕難逃五箭穿心之厄。」

顏菁菁道：「你總算是說了眞話，你的目的是殺死她，但後來你發現舍妹能耐僅此而已，所以你就破了她的武功。」

尤不平道：「令妹的爲人，妳是知道的……」

顏菁菁道：「我自小看着她長大的，豈會不知道她的爲人，不瞞你說，就連我和二妹都想殺，又何況是別人。」

尤不平一怔道：「會有這種事？」

顏菁菁道：「當然有這種事，我剛才不願說穿你的詭計，只是想假你之手懲戒她一下，却沒想到你竟如此殘忍。」

尤不平想了一下道：「在下也許有辦法使她的功力恢復……」

顏菁菁沉着臉道：「不必了！她如果能因此而落個善終，倒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她說着話，已彎腰抱起顏嬌嬌，却伸出另一隻手抓住顏露露道：「二妹，咱們走！」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人已遠在百丈之外。

呂艷秋和盛太平同時驚聲道：「這是什麼身法如此快，難道她們眞會妖術？」

尤不平却一臉凝重之色，望着顏菁菁的背影道：「這是天竺武學中的縮影術，相等於中原佛家的須彌芥子禪功縮地千里，可惜天竺武學不是正宗功夫，此女既已練成縮影術，只怕她的生命活不過三十歲。」

呂艷秋輕哼一聲道：「你這才是杞人憂天，她的年齡恐怕早就超過三十歲了。」

尤不平正色道：「天竺武學不必從基本功夫練起，却能速成，但要減少一個人的平均壽命的一半，尤其是這種縮影術，最耗生命，妳別看她輕輕的走這麼一趟，可能要減少好幾年生命。」

盛太平道：「這種功夫既然如此可怕，怎麼還有人去學它？」

尤不平嘆了口氣道：「江湖步步險惡，咱們又爲什麼拚命往裏面捲？這是同樣的道理。」

呂艷秋想想道：「你看顏菁菁會不會把這種功夫傳給她妹妹顏嬌嬌？」

尤不平道：「她急急離開，我擔心的也就是這一點。」

呂艷秋道：「顏嬌嬌本來已是夠壞了，如果她眞的練成縮影術，不是要天下大亂！」

尤不平苦笑道：「現在的天下難道還不夠亂嗎？走一步算一步吧！未來的事現在煩惱也沒有用。」

盛太平道：「大俠說的不錯，你的客棧已經準備好了，下官這就回去覆命。」

他說完，已帶着手下匆匆離去。

經過這連續兩場搏殺，天色已近午時，尤不平運功暗中默察一下，證實這附近一帶已沒有人，他才趕忙攤開手中一張字條，只見上面草草的寫着幾個字：注意總兵安全，不可小視三三會。

尤不平看完後，掌心眞力暗吐，字條已化成碎灰，隨風飄散。

呂艷秋冷笑道：「這張字條可是顏菁菁留給你的？」

尤不平點點頭道：「她在伏身去抱顏嬌嬌時，順手彈給我的。」

呂艷秋道：「她告訴你這兩句話是什麼意思？」

尤不平道：「凡事多小心一點總沒有錯……」

呂艷秋冷聲道：「我不相信三三會眞敢殺官造反！」

尤不平道：「他們不必殺官，更不必造反，只要控制住朱總兵守住山海關，使中原正派俠士出不了關，那麼整個武林很快就是三三會的天下了。」

呂艷秋道：「朱總兵會如此窩囊？」

尤不平道：「不是他窩囊，而是在某種情況之下，他爲顧全大局就必須如此做，比如說他現在聽我的話，不明內情的人還以爲他是受到我的挾持。」

呂艷秋道：「你雖是在替他做事，也等於是在挾持。」

尤不平道：「這就是各人看法不同，朱總兵並不是個糊塗官，他明知這樣做等於犯了欺君之罪，然而黃河兩岸百萬災民，却處於嗷嗷待哺的水深火熱之中。」

呂艷秋道：「三三會的人會不會利用這個弱點而威脅朱總兵？」

尤不平道：「很有可能，否則顏菁菁就不必留字示警。」

二人一路低頭說話，不知不覺間，已到了南北客棧，店小二早在門口迎接了。

呂艷秋跨前一步道：「盛大人通知你們準備房間，都準備好了嗎？」

店小二趕忙哈腰道：「一切都準備好了，您是李大人和尤大俠吧？」

呂艷秋不耐煩的道：「準備好就帶路，還囉嗦個什麼！」

店小二道：「是，大人請隨小的來。」

說着已領二人走進一間上房，裏面茶水、點心，一切都已準備妥當。

尤不平看了一下佈置道：「這是盛大人叫你們準備的？」

店小二道：「是的，盛大人親自交代後，剛才又派一位官爺來。」

尤不平神色一動道：「那位官爺還在嗎？我有點事要問他。」

店小二道：「走了，他剛走不久，這房裏的茶水、點心都是那位官爺親自佈置，他還特

別交代，說大俠長途勞累，叫小的不要吵你。」

尤不平道：「我是很累，小二哥，這裏沒有你的事了，明天我請盛大人多賞你一點銀子。」

店小二連連稱謝轉身走了。

呂艷秋等店小二離開後，才低聲道：「這裏的茶水有問題？」

尤不平點點頭道：「盛太平是個很謹愼的人，他既然親自來交代了，就不可能再派一個不相干的人，而這個人明明又是躲避我們。」

呂艷秋道：「這家店不會有問題吧？」

尤不平道：「南北客棧是間老店，南來北往的三山五嶽人物，大多都在此落脚，所以這是一個龍蛇混雜的地方，店家本身絕不會有問題，但住店的客人就很難說了。」

呂艷秋道：「咱們先試試這些食物是否有毒？」

尤不平道：「我已經試過了，不但茶水點心有毒，連桌椅上都塗滿了劇毒。」

呂艷秋一怔道：「我怎麼沒有看到你試？」

尤不平伸出手笑道：「鏢客終年都是過着刀頭舔血的生活，別的本領我沒有，却學有幾手妙手空空的專長。」

呂艷秋見他左手所挾的竟是一隻全身發紫的蠍子，在北方不管是客棧或住家，房屋的牆壁大多是泥土造成，而在春天過後入冬以前，蠍子已成了泥土牆上的特產，所以北方人視蠍子爲很平常的事。

可是尤不平手中挾住的這隻蠍子却太不平常了，因爲一般蠍子長度大多不超過三寸，雖有毒却不嚴重，普通家庭都備有解藥。

但如果體長超過五寸，或生有雙尾的蠍子，其所蘊藏的劇毒則相當可怕，不論人畜一旦被螫中必死無異。而尤不平此時手指夾住的這隻蠍子，不但長有七八寸，且更生有三尾，乍看起來竟像是一隻小青蛙。

呂艷秋不由變色道：「我從來也沒有看過這樣大的蠍子，尤其是生有三尾，你是怎麼捉住牠的？」

尤不平道：「咱們進門時，牠正準備向妳發動攻勢，我一時情急，又不便招呼，只好用昨夜才學的指法把牠捉住了。」

呂艷秋道：「牠好像已經死了？」

尤不平道：「不錯，我利用在跟店小二說話時，把牠放在點心和椅子上當試驗品，而所得的結果，竟連這隻蠍子也承受不住對方所下的劇毒。」

呂艷秋怔怔的望着那隻三尾蠍子，終於嘆了口氣道：「我現在才知道自己的淺浮，我要向你學的地方實在太多了……」

尤不平却聳聳肩道：「有些事情並不是能學得來的。」

呂艷秋冷聲道：「你眞以爲自己是位天才？」

尤不平道：「跑江湖與天才根本扯不上關係，就以這隻蠍子來說吧！就算是天才也不可能知道牠會躲在此地，而牠攻擊的目標當然也不會是妳！」

呂艷秋道：「你是怎麼發現牠的？」

尤不平道：「我是憑着感覺，進門後我就覺得屋裏有點不對，但那裏不對，連我自己也說不上來，因此我就暗中留意……」

呂艷秋接口道：「我懂了，這應該說是生命累積的點滴，天才並不能包括它。」

尤不平苦笑道：「妳可以這麼說，但也並不完全對，因爲我從事保鏢工作還不到十年，而我的生命更沒有值得可歌可泣的事蹟……」

呂艷秋冷聲道：「你這個人越是跟你接近，越覺得你不容易瞭解，有時你狂妄得令人生厭，可是有時候你又很懂得謙虛。」

尤不平道：「謙虛是一種美德，凡是有教養的人都應該懂得謙虛，但也要看對象，假如是遇上三三會主，或是這個放毒的人，我總不能也對他謙虛，否則這隻蠍子早已叮在妳的脖子上了。」

呂艷秋一縮脖子道：「你不要再嚇人了，這隻蠍子不像是北方產物，你想這個放毒的人會是誰呢？」

尤不平笑道：「如果用妳這種推理方式去判斷敵人，却正中了人家的圈套，三尾蠍子雖產於南荒，但也同樣的可以把牠帶到關外，用不着咱們傷腦筋，我保證那個下毒的人會自動送上門來。」

呂艷秋怔了一下道：「對，這是個好辦法，咱們現在就裝成中毒的樣子。」

尤不平道：「辦法是不錯，但要妳這位劍客肯配合才行。」

呂艷秋道：「我早已恨透了這種小人，你說怎麼辦，我完全聽你的。」

尤不平道：「這是妳親口答應的，可不能反悔！」

呂艷秋怒聲道：「你這個人怎麼婆婆媽媽的，再囉嗦下去人家早跑了。」

尤不平已自懷中掏出兩粒綠色珠子道：「這是千年蜈蚣珠，妳把它吞下去，這一生都不怕任何毒，而且還有增強功力之效。」

呂艷秋接過吞下，尤不平也吞了一粒，而後舉起左手中那隻蠍子道：「妳就臥在進門口

處，我把這隻蠍子放在妳脖子上，妳可不能亂動，免得讓人看出破綻……」

呂艷秋不等他說完已跳起來道：「鏢客，你怎麼會想出這種混帳的辦法，弄那麼大的蠍子放在我脖子上多噁心！」

尤不平苦笑道：「妳剛才還說聽我的，現在却又罵我了。」

呂艷秋苦着臉道：「除了把蠍子放在我脖子上，就沒有別的辦法？」

尤不平道：「當然有。」

呂艷秋道：「什麼辦法你快說！」

尤不平道：「很簡單，把店小二叫來，替咱們另外換一個房間。」

呂艷秋道：「那不是等於告訴人家咱們沒有中毒。」

尤不平道：「咱們本來就沒有中毒，但裝就要裝得像。」

呂艷秋不安的道：「我從小就怕長蛇和蠍子，如果想到牠就爬在我的脖子上，可能眞的把我嚇死了！」

尤不平道：「妳不想就不會怕了，何況我就倒在妳的旁邊。」

呂艷秋咬着牙道：「好吧！但你要看清楚，牠是不是眞的死了！」

尤不平笑道：「我總不能拿一隻活蠍子放在妳那麼嫩的脖子上。」

呂艷秋終於紅着臉趴在地上，但雙目却閉得緊緊的。

尤不平剛把蠍子放好，已聽到後除響起一陣脚步聲，他趕緊低聲道：「妳千萬不可亂動或睜眼偷看，等聽到我的通知就跳起來殺人！」

他說完也側着半邊身子，倒在呂艷秋不遠處，右手搭在椅背上，左手却裝出去扶呂艷秋的樣子。

他們剛準備好，外面已響起敲門聲道：「尤大俠在嗎？盛大人來看你了！」

聲音怪異，聽來非常刺耳。

尤不平想了半天，始終覺得這個聲音很陌生。

停了一下，怪異聲音又起道：「盛大人，還是你自己去叫門吧！」

只聽盛太平低沉着聲音道：「我不信就憑你們兩個人能計算倒鏢客！」

這個說話的的確是盛太平的聲音，尤不平暗中一怔，只聽另一個沙啞聲音又道：「姓盛的你信不信都沒有關係，推開門進去看看就知道了，老娘聽說這小子還不錯，所以我的藥量下得不重，現在出手解救還可以保住他一條命，再遲就來不及了。」

盛太平道：「二位既然如此有信心，你們爲什麼不自己進去！」

沙啞聲音怒道：「混帳！老娘叫你進去你就進去，沒有討價還價！」

只聽「砰」的一聲響，房門已被撞開了，盛太平的身子被人踢得直朝內間飛去，眼看就要碰到桌椅茶水，但突然間一斜身反順勢摔到床鋪上去了。

尤不平暗中又是一怔，他知道以盛太平的武功，在急切間不可能將前衝的方向改變，但緊隨着盛太平身後，走進一個白髮老媼和一個身形高大的老人。

老媼看清了地上的尤不平和呂艷秋倒臥的姿式，不由又是一陣怪笑道：「姓盛的你的運氣眞好，剛才如果撞上桌椅，可就沒有現在好受了。」

盛太平坐起身子喘着氣道：「尤大俠眞的中了你們的詭計……」

老媼冷聲道：「他們走進這間屋子，就已經是死定了！」

尤不平暗中看清來人，不由心中一震，忖道：「原來是南北二毒，這兩個老毒物在一起當眞令人頭痛！」

那個高大老人是秦嶺毒屠白青楓，老媼叫千毒姥姥楚湘君，是江湖黑白兩道聞名喪膽的人物。

他沉思間，已聽盛太平接口道：「我確實不知道銀子放在那裏，你還是先把尤大俠救醒問問他。」

千毒姥姥冷聲道：「你緊張什麼，我說過死不了就死不了，先讓他多躺一會，老娘搜搜

這間房子。」

白青楓叫道：「老婆子，好像有點不對，妳這隻三尾蠍子怎麼不會動？」

千毒姥姥道：「牠吃飽了當然不動……」

她一眼瞥見呂艷秋的脖子仍的細嫩無比，沒有一點中毒跡象，也不由一呆道：「怪了！這小子明明已被三尾蠍子螫中，怎麼皮肉仍是那麼嫩……」

白青楓道：「依老夫看，妳的蠍子根本就不螫人。」

千毒姥姥怒道：「放屁！你又不是沒見過少林寺那幾個和尚的死狀！」

白青楓道：「可是盛太平這名手下，却不像個死人的樣子！」

千毒姥姥哼了一聲道：「是有點古怪，待我檢查一下。」

她說着從身上掏出一隻特製的手套，戴好後才彎腰去捉呂艷秋脖子上的三尾蠍子。

可是就在她彎腰伸手之際，呂艷秋突然雙脚一挺，人已站了起來，左腿橫掃，右手併指逕取千毒姥姥雙目。

千毒姥姥反應也特別快，呂艷秋身形才動，她就知道不好，彎下的身子就勢疾旋，讓開呂艷秋掃出的一脚，左手反托，硬扣她右腕脈門。

呂艷秋怒哼一聲，右手沉勁前抓，原勢不變仍然取向雙目，左手却快如電光石火般，一

掌拍中了千毒姥姥的前胸。

她剛才咬着牙讓尤不平把那隻死了的三尾蠍子放在脖子上，早已憋了一肚子怨氣，所以這一掌雖是匆忙出手，已用上了九成眞力。

呂艷秋沒有中毒，已經出了千毒姥姥的意外，她更是做夢也沒想到，盛太平的一名手下會有這麼高的武功，前胸中了一掌，竟連她的五臟都被打翻了，而她的左手雖然適時扣住呂艷秋的右腕脈門，可是抓在手中的却像是抓住了一塊燒紅的鐵，不但未能阻住對方攻勢，反而把她五根指頭震斷了。

呂艷秋的攻勢却絲毫不減，力貫雙指，硬生生的把千毒姥姥的雙目挖了出來。

千毒姥姥大叫一聲，身子飛起來撞在牆上又反彈回來，雙目、鼻、口不停流血，但她仍強忍着坐了起來，厲聲道：「小子，你是誰？盛太平的手下絕沒有你這種身手！」

呂艷秋冷冷的道：「妳把這隻蠍子吞下去，我就告訴妳我是誰！」

千毒姥姥厲聲道：「老娘是靠着吃毒長大的，一隻蠍子算得什麼！」

呂艷秋道：「好，妳現在就吃下去！」

千毒姥姥伸出雙手，摸索着道：「拿過來！」

呂艷秋正待遞過去，尤不平却突然站起阻止道：「不能給她吃！」

呂艷秋一怔道：「爲什麼？」

尤不平道：「南北二毒都是靠着毒物爲生，這隻三尾蠍子生長南荒，恐怕已有幾百年，且毒性也特強，如果讓她吃下去，她所受的內傷很快就可自行療好。」

呂艷秋道：「她內傷好了又能怎樣，那個姓白的交給你，他如果跑了唯你是問！」

尤不平道：「他的銀子還沒拿到，怎麼會跑呢？」

白青楓冷聲道：「鏢客，老夫的毒對你既然失去效用，我承認不是你的對手，可是你別忘了你的兩名保鏢還在老夫的控制之下。」

尤不平一怔道：「我本身既是鏢客，怎麼還有保鏢？」

白青楓冷笑道：「說他們是你的殺手也未嘗不可，你把沈家的那兩個傻小子扮成軍官，可以騙得了別人，不騙不過老夫。」

尤不平道：「你大概吃了他們不少虧吧？」

白青楓道：「他們那幾手確實還不錯，可是你忘了老夫是靠什麼起家。」

尤不平哈哈大笑道：「他們既然是我訓練出來的殺手，又豈是你能制得住的！」

白青楓冷聲道：「他們那兩個傻小子，頭腦可沒你那麼好，現在正乖乖的躺在總兵府，你如果肯交出銀子，老夫答應給他們解藥。」

尤不平道：「你太相信你的用毒能耐了，我既然敢派他們去總兵府，豈能沒有一點準備。」

白青楓道：「你可以問問盛太平，他們是不是都中了毒！」

盛太平道：「不錯，那兩位沈兄弟中的毒比我還嚴重。」

尤不平道：「沒有的事，他們如果眞中了毒，早就通知我了，而且也不會讓南北二毒活着到我這裏來。」

盛太平一怔道：「大俠的意思是說那兩位沈兄弟，故意讓兩個老毒物找來的？」

新書介紹

談笑出刀

奇儒 著

才俊作家「奇儒」先生，首部作品「蟬翼刀」搬上電視映演，創下武俠劇集收視率最高峯，足見其筆下功力，本社爲饗廣讀者，特重金禮聘「奇儒」先生執筆，巨著「談笑出刀」有您意想不到的情節爲武壇近年來難得一見的作品，近日出版。

裕泰出版社 啓

「鄧小閒小說集」

賭怪大駭客

作者	鄧小閒
發行人	尹照亭
出版者	裕泰出版社 郵撥：0585118 5
發行所	裕泰出版社 台北市重慶南路2段21號9F之3 電話：392—7536
總代理	裕泰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2段21號9F之3 郵撥：0003277—1 電話：321-3946・394-9850
法律顧問	羅行律師
印刷所	明裕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民樂街150號

中華民國77年2月初版　　定價：每冊新台幣170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683號

中央標準局商標註冊證第00358219號

親愛的讀者：

電影「情人、看刀」劇情，係依據本書濃縮、看過電影之讀者，務請再看本書，未看電影之讀者，更需看本書。

古龍啟